

北京明星

李薰風著

明星

集二第

李薰風著



北京明星（第二集）目錄

第六回

波瀾春光奈何遣此夜
望穿秋水難得見伊人

第七回

疑雨疑雲茫塗門外漢
繪聲繪影浪漫文學家

第八回

可愛女畫師錦心繡口
不如小說匠辣手鴻才

第九回

伯道無兒誰爲承繼者
使君有婦同是可憐蟲

北京明星目錄

MG
I246.4)
97



寫實
小說
北京明星
(第二集)

第六回
洩漏春光奈何遣此夜
望穿秋水難得見伊人



李薰風著

劉震亞看出鳳第老八的蕙菇主義來，他由於無如之何，轉而哈哈長笑起來了。說道：「老八，你是不走的了。你猜我呢？我來了，還走不走？」鳳第老八躺在床上，抬手不知那裏，抄來一枝香烟，嗤的一劃火柴，香烟就燃着了。噴雲吐霧，吸着她的香烟，把眼一瞭劉震亞。聳着肩頭一笑道：「甚麼？你走？你打算走麼？碰見我來，無巧不巧，你打算一走了之，那是休想了！」劉震亞笑道：「你看是不是？我一聽，你的口風，便知你是錯會意了。你是聽見我問你是不是來出飯店條子，因而發生誤會了。你這第一猜，猜的就錯了。你再猜這第二，我今天爲甚麼忽來飯店一個人開起房間來？」鳳第老八吸着幾口香烟，洋洋不睬道：「這有甚麼可猜的；你在這裏，約着甚麼好朋友，貴相知，今天也要退避三舍，讓一讓我了。」劉震亞笑了又笑道：「我就猜到你，有此一猜了！不信，你儘管在此守候一夜，不准我出門一步，以免我透漏風聲，你聽我到底約着誰來，有那一個客人，上門來找？」鳳第老八很吸幾口，將一枝香煙，吸得盡了。匍的一聲，香烟屁股，丟入遠遠的一隻痰盂內，她坐起來，雙手抱着膝蓋，解眸相視道：「怎麼樣？你真不是約着甚麼人來的？那麼我且問你，你一個

北京明星

人有家不歸，有好地方不去，平白無事的，忽然巴巴的來飯店開起房間來，你瘋了？」劉震亞笑道：「我却沒有瘋，我祇怪你對於我不加理解罷了！我這不過剛進來，甚麼話來不及吩咐茶房，你就來了。」鳳第老八抬手一抄，那床頭纏繞着的電鈴門，重重的按了幾下。說道：「你不要怨我，我替你叫來茶房讓你吩咐茶房便了。」劉震亞攔她不及，那茶房業已在房間外，叩了兩下門。劉震亞道：「進來，進來，進來！茶房應聲，推門走入。劉震亞故意的不說，眼睛祇看着床上的鳳第老八。鳳第老八道：「嘿！有甚麼吩咐的，快交代下來。茶房是官身子，不是伺候你一個房間，你要放明白了。」劉震亞胸有成竹，那怕她叫茶房來，特別的遲頓一遲頓，彷彿漫不經心的，笑了一笑，說道：「茶房，這房子是我的了，不要你們伺候別的，祇要你們快快的去。替我打上一回電話，叫一個人來。」茶房應道：「是的！電話打到那裏？叫甚麼人來呢？」鳳第老八的眼光，直直的注視劉震亞的臉上，歪頭側耳，聽着他的答覆。只見劉震亞微微一笑道：「你們打一電話去五鳳樓小班，替我招呼一聲，叫那鳳第老八小姐快快的來，就說劉大少在這裏，等够多時咧！」那茶房聞聽，不知所以，看着鳳第老八就怔了。鳳第老八給他開得粉面一紅，倒不好意思了。說道：「去你的罷！別在這裏揀好聽的說了。」劉震亞笑道：「茶房，你快去叫電話呀！不要怔着了！」茶房看出他們彼此玩笑了，不然爲何在鳳第老八面前，又要電話招呼她來？他們茶房是認識鳳第老八，常來飯店的，所以他一笑，置若罔聞，退出去了。鳳第老八看着茶房出去，她白了劉震亞一

眼道：「你爲甚麼在茶房眼前，拿我打起哈哈來？這些東西，可是看不起人的，給他們留下笑柄，何苦呢！」劉震亞笑道：「不叫進他們說來，你焉能信以爲實？我在你剛一進門，早在一開口之際，說給你聽了。」我正要找你，不想你倒來了。」你難道聽不出來？我不是巧得很，碰上你了，房間開好，一個電話，先打去你的生意上，也是叫了你來。你以爲我在飯店開房間，另有會心了？冤哉枉也！」鳳第老八睜着兩眼道：「你因爲甚麼不去我生意上呢？莫不成我沒有得罪你，我們娘姨大姐，又得罪你了？」劉震亞笑道：「不是，我這兩天，委實家中老爺子病了，故爾不曾登門畫到。生意上出入人多，處處不便。莫若在飯店裏談談，隨意消遣。你看如何呢？」鳳第老八一翻身，原人又躺下去了。說道：「老爺的高興，我們敢說個不字？只要你不是來了又走，那就好了。」劉震亞笑道：「甚麼話呢？老爺在這裏，與不高興，全在你太太的身上咧！」說話之間，他的身軀，挨將上去。不知他嘻皮涎臉，一個甚麼特別手術。只聽那鳳第老八笑道：「別討厭！別討厭！」以後他們的問答，了，惟見這房間外，一個白布套衫的茶房，扶在鑰匙孔上，看西洋景似的，不知窺察甚。三樓的茶房忽迅雷疾風一般，跑上一個來，老遠的便喊道：「喂！劉大少，在這叫的是多少號呢？在房間沒有？」這茶房揉揉眼睛，彎着的腰，也直了起來，說道：「別嚷！劉大少在這房間，和一個窰姐兒，玩的正好！你把他嚷的急了，罵你一頓，怪我！」那三樓茶房道：「玩的正好也不成，快快叫他一聲。他老爺子躲來四。」

成了。那三樓放着的一位武小姐呢！生西瓜，蹲了這半天。人家可急了！吵着

往劉大少家中打電話，找他回來。這可怎麼辦？」這四樓茶房道：「那怎麼辦呢，

房道：「怎麼辦？我們不得不來請示劉大少本人了。人家急只管急，我們推說電話

尚可敷衍幾分鐘。再多就不行了。」四樓茶房無奈，俯首又行窺視一窺視，忽笑道：

「雷聲大雨點小。」原來這樣的中看不中吃！你敲一下門，我說話好了。」三樓茶

敲門，裏邊劉震亞喝問甚麼事？茶房笑道：「劉先生請出來。我們賬房有事情，和你

緊出來，回手把房門掩上了。輕輕問道：「甚麼？甚麼？」那三樓茶房給武大蘭逼得大

輕？他急尖尖的，看見劉震亞，不亞於抓住甚麼靠山，不敢放鬆一點。說道：「甚麼？壞了

！你怎麼上來，就不回去了呢，那邊還有一位武小姐，人家等急了，正在鬧着咧！」劉震亞

急忙搖手，制止他的高聲談話，那裏來得及？氣的他要命的，說道：「甚麼，甚麼！別胡說

了！」這四樓茶房極甚乖巧，他知道其中的鬼怪。順手一推隔門的房間，推開了門道：「劉先

生，這旁細細的說，你就明白了。我們的夥計竟知道着急，不會說話，容他一沉氣，慢慢的說

來，不要鬧出別的才好。」劉震亞知道武大蘭人在三樓，大約又出毛病，隨着這一請，也就

縮進那隔壁的房間。說道：「你們糊塗。又是你們誤事，我不是說的明白，不許你們多言少

語，就誤我的大事麼？爲甚麼你們不告訴我出去未回，又來找我？」三樓茶房道：「老爺子

，我們焉敢多說少道？是那武小姐等不耐煩，她自己說的，知道你是回家，送着甚麼東西去了，答應她的，一個鐘頭回來。現在一個鐘頭過去了，你不回來，她等急了。立逼着我們，去叫你府上的電話，請你立刻回來。這可怎麼辦？」劉震亞這一驚不小，自己在大利飯店，無人知道，倘給家人曉得，尤其少奶奶得悉，那就熱鬧了！怕她不一鼓作氣，跪來不依？急問道：「這電話打了麼？」三樓茶房笑道：「我的劉大少，我們知道你乘電梯並非下樓，而是升到四樓來，不是回家去的；如果楞頭楞腦，答應她往你家真個叫起電話來，那還算甚麼久幹飯店買買的？我假意告訴她，電話佔着線，叫不通，請她多等一等。有這功夫，我跑上四樓來，找到你劉先生，請示請示，怎麼辦理，這才是我們會當差使。劉先生，我明白，不糊塗，沒有誤了你的大事！」劉震亞方知原委，這茶房並不誤事，此乃他善之處。不由笑了一笑道：「好極了，好極了！這是我自己鬧壞了，事情做出現成的，不怕人家，不去鑽根搜底。也罷，事情是不要緊的，四樓敷衍了，我再去三樓敷衍。」說着起身欲行。這四樓的茶房又攔住了，笑道：「劉先生，你等等，這房間的門問我們呢？我們回答甚麼？」劉震亞搖了一搖頭，嘆了一口氣道：「罷了！你們我在三樓，就說我是出離飯店，給一位朋友忽然叫走了。」四樓茶房道：「她呢？」劉震亞道：「你就說人家有汽車來接，不知去向了。」四樓茶房道：「你一定等你回來呢？」劉震亞笑道：「那倒不要緊！她現在沒有事了，等着無味。」

可歸，大概是回去的成分多些。若是不回去，也不要緊。」四樓茶房聽說不要。說道：「你還回來不回來？」劉震亞道：「那不一定！也許下去看一看，又回樓茶房答應着，劉震亞急步出來。樓梯下又慌忙跑上一個茶房來，看了他們出。說道：「劉先生找着好極！快請下去三樓，那位胖小姐罵過好久，嗔你也一賭氣出來，跑去賬房旁，自己查電話簿子，親口叫劉先生府上的電話去了。這會不會一叫就通的，快請下去看一看，或者來得及？」那茶房們一聽，如此緊急，他面相覷，做聲不得。劉震亞只叫得糟了！飛步跑下樓來，電梯現成，也來不及等。來的茶房最爲伶俐，他見這事要壞，運足腳力，三兩步，跑下了樓，超出劉震亞之前。喊道：「小姐，不要打電話了！劉先生回來了。剛來，剛來，剛剛湊巧！」茶房來的雖可惜已經就誤了。大家轉過賬房，祇見武大蘭站在那牆下，歪着身軀，瞪着眼睛，一隻腳跟鞋點地，極其俏皮的一立，手拿耳機，打着電話。但聽她笑道：「是呀！劉震亞先生是在大利飯店，三樓開着房間來。他拿了幾件東西，送回家去了，那沒有錯！現在他還不回來，我請他快來，他沒有回家就算了！」這話，說到一段落，那劉震亞如飛跑來，劈手奪下她手裏的耳機，却已然是遲了。他恨得甚麼似的，回手便掛上那耳機了。說道：「這是甚麼話？這不像話了！你好端端的，往我家打電話做甚？我這不是恰恰的，不早不晚，現在回來了？」武大蘭不提防他，忽跑了過來，這倒嚇了一跳！立時，換了一副面孔，笑容可掬的，說道

；「好呀！我以為你是羊肉包子打狗，有去無還了呢？却原來你是死胡同，又回來了。我問你：你根本便是不會回家，你慌着忙着的，去那裏，跑了一轉來？劉震亞氣急萬分，煩惱萬狀！說道：「你好，你好！你害苦我了！」武大蘭道：「我怎麼害了你呢？」劉震亞知她仍是斷纏不清，趕忙抬手一拖，先拖他進去那房間，開誠佈公，有語相告道：「武小姐，你害了我，你還不相信？我們快叫茶房算賬，這裏是不能住了，快快的跑，走之爲妙！」武大蘭道：「怎麼走了呢？」劉震亞道：「這是怎麼說！你害了我，你還不知道？我這是怕你遭受連累，所以急不如快的要走。你知道我是家中原有太太的，你告訴家中，我在大和飯店開着房間，這可如何是好？你莫非惟恐她不找上門來？快走，快走！你不走，我可走了！」武大蘭啊哈哈的，忽爾拍手打掌的，痴笑起來。說道：「我真想不到哇！你這樣堂堂奇男子，巍巍大丈夫，却原來銀樣蠟槍頭，乃是一個怕老婆的。你怕你太太跑來？我却以為只怕她不上門來，她一上門，那更是我的求之不得了。」劉震亞見她並無去意，不勝着急道：「怎麼？」武大蘭笑道：「她來了才好！我倒願意她來了，三頭對案，索性鬧清楚了。」劉震亞道：「你這是甚麼意思呢？快說，快說！」武大蘭雙手叉腰，侃侃而談道：「甚麼意思？我的意思高極了，你的太太不來便罷，她若來時，我源源本本，決不相瞞，一字一板，把我們今晚的情形，整個的，和她都說了。讓她給我們一條明路，應當往東，應當往西？聽她的指點了。」劉震亞急不可當道：「你是故意爲難，要我今天的好看了！你這是幹甚麼呢？該走不走，定

要與我做對？」武大蘭嫌他老不放出明白，她的氣，也不在小處。抬手一扳，扳過劉震亞的一顆頭，把一個紅覆覆的櫻唇，扣在他的耳朵上。輕而又輕的冷笑道：「你傻了！你太太來了，她若是不問青紅皂白，胡鬧起來，我可是一個不怕事的，她如果留一點餘地、客客氣氣，那還好辦，倘使她不客氣起來，我也就不客氣了，甚麼文的武的，我一概候着，看他能有多大本領？橫豎鬧來鬧去，鬧到後來，你們左不是有一個離婚罷咧！你們離婚了，我們不就結婚了麼？」武大蘭說到結婚二字，她的嘴唇縮回去了，後退幾步，雙手掩着一副胖面孔，格格格的，笑了一陣，旋又加以補充，說了一句話：「你這傻子，裝痴做呆，逼的我這啞叭，也說出話來了。難爲情呀！」劉震亞給他萬千做作，弄得險些叫起撞天屈來。說道：「武小姐，我沒有功夫，與你多費唇舌；我沒有傻，祇恐怕你是傻了，我現在要言不繁，好話相勸，請你莫要執迷不悟才好！」武大蘭雙手放下，露出一張通紅的胖臉來道：「我怎麼倒傻了？你說！我怎麼執迷不悟了？」劉震亞並不知道，急的要說甚麼好了，掙了半天，掙出兩句話來道：「你根本把我認識錯了！我和你，根本沒有愛情的；結婚之說，從何說起呢？」武大蘭大驚失色道：「你說甚麼？」劉震亞道：「我們並沒有愛情，結婚談何容易！並且從戀愛到結婚，萬非這等簡單，尤非一兩面的淡淡之交，一二次的淺薄之談，可以談得到。我是一個有太太的，而且現在連武小姐的家世，身分，各不曉得，一切均談不到，最好不要提了！」武大蘭馬上發起怔來，她的淚珠登時盈眶而流，何異於一桶冷水，劈頭澆下？說道：「劉

先生，我們這還不叫做戀愛麼？我們這不叫做戀愛，甚麼叫做戀愛？」劉振亞失聲一笑道：「我們不過朋友罷了！誰和你戀愛來？」武大蘭眼淚瀉滿一臉，她的呼吸急促，渾身血管，一齊緊張起來了。說道：「我們不是戀愛，你爲何在飯店開了房間，和我談話？」劉震亞道：「我沒有請你來，是你自己來了。並且我勸你走路，你也不走；情願與那下等女人，作一會談。這事不能怪我不好！」武大蘭又道：「你和我不是戀愛！可是我和你，已經是戀愛了！你想想剛才，你用我身上甚麼東西，我不給了？」劉震亞事到如今，不能貪圖她的一點飾品，因爲幾萬元，而累得發生不測。因此坦然的，取出身上攜帶的幾件飾物，全數奉還，笑道：「謝謝，這事過去了。現在用它不着，如數奉還。請你鑒別貨色，即刻點收。我要走了。」武大蘭一見，劉震亞璧還飾品，她的面上發現一層比哭還難看的笑容，頓時無話可說了。僅僅苦笑道：「我明白，我看你今天晚上，雖然是和我在飯店內，談笑無忌，實際上呢，你却神不守舍，老不專心，好像胸臆藏若干心事一般，我摘給你幾件飾品之時，一隻翡翠鐲子，本來是摘下來了；但是你不留神的當兒，我便又藏了起來，爲的是試一試，你的注意力，誰知你茫然不覺，模模糊糊，不大介意；我已料到此事，恐非如你所說。現在果然千變萬化，你說得好好，忽又不用了。請問你翻雲覆雨，煞費心機，爲的都是何來呢？」劉震亞爽直的道：「我不爲甚麼，我爲的祇是離開你，」武大蘭哼哼，默默發一冷笑。她的幾件飾品，戴回首臂原處，整理停當了。加上幾分氣力，沉重的聲音，毅然決然，說了一個好字道：「

我離開你，我遵你之命，現在便離開你！」劉震亞不當心她的情感，有此劇烈變化。立刻渾身鬆快，如釋重負。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給他一個失望到底。伸手輕將房門一開，鞠下一個四十五度的躬去。笑道：「謝謝武小姐的離開我！請你履行你的允諾，我這裏不遠送了。」武大蘭態度固然堅決，她心裏猶未絕望，何嘗又不希望求得一個轉圜，不過劉震亞步步緊逼，毫不寬容，她不得不便着心腸，挺起身軀一走了。好在她的衣履，俱已齊整，爲的出去親打電話穿起來的，沒的可以留戀。但聽他的一雙高跟鞋，在飯店的室外走道上，發出緊急而細脆的聲兒，一路響了出去，那聲兒，好似在說好狠，好狠！劉振亞送走武大蘭，心絃一鬆，回手砰的關上房門，湧身一躍，仰面跳上床去躺了。還未想到，自己是不是仍要走開此地；忽然房間的門上，有人敲了一敲。劉震亞問聲是誰？進來，那外邊推門而入，乃是一個白衣茶房。鞠躬笑道：「劉先生，那位武小姐走了。」劉振亞猛丁的，又想起自家仍在危險境地，也以走之爲妙，不要走掉一塊累贅，太快活了。連忙笑道：他走，我也要走了。賬且不要算東西暫時寄存，再來一起清算便了。」茶房笑道：「劉先生忙的甚麼？在這裏玩，沒有關係我們剛爲你換的房間姓名，聽見你說，知道你怕的家中人來，換了假的人名，不怕他們再來他們是不能挨門搜尋的。看看沒有劉先生，連樓上不了就走了。」劉震亞道：「不，你們辦的雖好，我仍是不大放懷，恐其再有人來，現在走了。」茶房留他不來，祇得聽他走路。劉振亞大搖大擺的出來，以爲無事。他家飯店一換，另開房間，便不怕人來。焉曉得閃過賬房

來，那樓梯旁，有人發一嬌笑。接着便聽見一個南腔北調的喉嚨，細語如蠅的，打着招呼道：「喂！喂！劉老爺，你不是走了麼？爲什麼你還在這兒呢？」劉振亞心裏有病，吃驚細看這發言之人，原來却是那鳳弟老八衣履齊整，粉香襲人，盈盈款款恰從四樓上走了下來。他無可如何，看了祇一笑道：「對不起，我因爲有一個特別原因，使我不能即刻離去。現在我正在提心吊膽，試着脚步，預備下樓去，看看光景再走。你是要走麼？爲何不乘電梯，偏要不怕麻煩，走着樓梯下來？」鳳弟老八笑着，一皺眉毛道：「我按了半天的電鈴，電梯祇是不上來，八成是壞了。我這裏慢慢的走下來，沒有事，不要緊。你的朋友呢？甚麼原因使你說走又不走了？你大概又在我面前，要甚麼把戲罷？小白臉沒有好心眼兒！說的好好，忽然又不辭而別了！」鳳弟老八話到尾聲，抬手去劉震亞的面上一晃，一指頭，擱在他的鼻頭上了。劉震亞怕的是她，又糾纏不休，眼珠兒一轉，謊話便來了。說道：「可了不得，你現在是開心極了！可是，你不管我快急死了？我恨不得插翅飛出這飯店去，可惜沒有那通天本領！你難得，又要尋我的開心！」鳳弟老八也爲之一驚道：「你急甚麼？不是朋友陪你出去了麼？茶房說的明白，你因何又不能離去？」劉震亞頓足恨道：「你那裏知道？剛才是賬房，叫我出來，報告我一個消息。據說是一位父親的朋友，在飯店裏玩，看見我和你進來，他打了一個電話，報知我的家庭，不以我們開房間爲然，他意思是要我的太太，趕上門來，與我鬧一鬧。打斷我們的關係，以做我的下次。這電話賬房先生聽見了，他們因我是熟主顧又因

鬧出事情。於他等營業不利，所以他們趕快通知我來，令我暫躲一躲，不要出面。我不便告知你詳情，隨便扯了一個謊，假說碰上朋友一起走了，教你不要掛懷，誰知道呢？我去樓頂避了這久，我們少奶奶並未前來，我故此試着脚步，打算溜將下去，一走了之後。你是一個不明真象的，怎知這許許多多的波折？不要玩笑，快走快走！」鳳第老八聽罷，恍然大悟。她是聰明的，可也覺得這是實在有之。便抬手一拖劉震亞的手臂，笑了一笑道：「我想起來了，你是一個怕老婆的，不怪你嚇成這般模樣。走去我們生意上，躲躲最好。你太太如何能幹，她也不好拉下臉皮，跑去我們那兒。那是一個躲避太太的妙地，我索性挨罵到底，不辭一個拐帶的罪名，你跟我走咧！」劉震亞碰着鳳第老八，一套鬼話，騙不過他，轉要給她拖去五鳳樓，如何使得？不禁遲疑起來。又想不出推脫她的措辭，這倒難住他了。恰好此時，咚咚咚咚樓梯響處，一個茶房又奔上來。看見劉震亞。鳳第老八並肩而立，寸步未離，不由吃驚道：「劉先生，你還沒有走！不要走了，快請躲起來。樓下一位麻子太太，自稱是你的令正夫人，她說你現在同女人在三樓開房間，一定問我們是在那一號房。旅客一覽表上，何以沒有姓名？不是下邊賬房阻攔，辦的漂亮，她就跑上來了。」劉震亞大吃一驚道：「她現在還在樓下，沒有走麼？」那茶房道：「怎麼不在樓下？她鬧着沒有完，據她的意思，錢不見在第幾號房，她便要一間一間的，開始挨戶搜查了。」劉震亞道：「這還了得！這東西真個跑來？要造反了！」說完，抬手搔搔頭皮。又向那茶房道：「你快帶我去樓頂躲一躲。那是

一個理想的好地方。她尋不到的，走了。」說到走了，他眼睛一瞭鳳第老八，那心思，連她也去躲了才好。鳳第老八見了，格格的笑將起來。說道：「膿包，膿包！一聽太太來了，嚇得那樣兒！你要躲，祇管去躲，我到要下去，旁觀者清，偷看一看你這位太太，是甚麼玉皇大帝的模樣，害得你怕到心裏。我瞧一瞧她，是不犯法的。你怕她，我不怕她！」說罷滴溜一轉身軀，快上加快的，走下樓梯來了。大利飯店的樓下總賬房外，包圍起來一大圈子旅客和茶房，大家皆在看鬧熱。那人圈裏站立一位二十來歲黑麻子的少奶奶，帶着一個使喚丫頭，頭腳齊整，打扮時新。她們不依不饒的，主僕言行絕對一致。祇聽她們一搭一和，互相說道：「不行，今天沒有我們少爺，那可不行！他在你們飯店，同着野女人，開着房間。他們是幹這買賣的，自然要和照顧的客人，通同作弊，以便生意興旺，免致得罪財神爺。他們在這裏，我們不是十拿九穩，決不無故跑上你們門來，嘔這無謂的閒氣。現在他們在三樓，你們不告我幾號，旅客表上不寫他的姓名，也不怕。我們祇有進去，挨着門一一搜查，便找出他來了。今天是賊贓實犯，也是他們倒着霉，偏要電話打到家裏。他夜裏私跑出來，門戶不關，家中給賊偷了，一乾二淨。他連回去看看都不看，這虧得他放心。我們藉此，也可瞻仰瞻仰，是甚麼妖魔鬼怪狐狸精，迷着他的七竅，讓他胡作非爲。撕了她，出一口氣。」賬房先生戴着眼鏡，長袍馬褂，喜怒不形於色，顯示着他是一個老江湖。不住勸道：「這位太太，你找的客人，沒有在敝店，敝店自然不負責任，爲你去尋。如果你想將三樓房間，一一搜尋，

這不是法律所許可，明明侵犯別人的自由，除非公安局長會同巡捕局長，雙方許可，公事交代下來，那是辦不到的，又有一層，飯店營業規模極大，旅客當中，尤爲藏龍臥虎。上至部長次長，主席委員，下至局所員司，和東西洋的外國人，無不包羅萬象，一概俱全。太太任意而爲，自由行動，倘然無心之中，開罪那一位大人物，惹翻那一位外國人，都不是當要的。太太要知道，既然是大人物，地位到了，難免有個小脾氣；外國人尤其招不的，他們全是怪脾氣，一旦冒犯了，不是道歉可以了事，他們動不動便是要求賠償名譽金的。太太闖出禍來，非但吃不了兜着步；連飯店也免不掉負擔照料不週到的過失。太太那時候，後悔就遲了。」麻皮少奶奶此番前來，當真的一拿九穩，准知道手到擒來，劉震亞勢如甕中之魚，難得逃去，她的決心，豈是賤房先生幾句虛空飄渺，搪塞的言詞，所可愚弄？斷斷不能就此打消！她大鬧着道：「你們好！抬出部長主席一類的官兒來；怕我聽了不以爲然，又搬出外國人來嚇我麼？你們錯咧！你們未曾說話，瞧瞧我這一臉黑麻子，我可怕着誰來？部長主席外國人，一古腦兒細起來，共同應付我一個人，我也是不在乎此。告訴你們：太太今天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破出一身剛，敢把皇帝打，甚麼都豁出去了。你們打算攔住我不上樓，這裏面是無私有弊，那可實在不行。我不爲的是上樓，今天還不來咧！快躲開我，讓我上去。」說話中間，麻皮少奶奶身軀一聳，奪路飛奔，竟要搶上樓來，那賤房先生攔他不來，慌得連丟眼色，幾個茶房拚出死命的，搶上前去攔住，他笑道：「太太請不要慌！你上樓不上樓，事

辦公共治安，不是我等擅自可以許可。等會子，我們知照巡捕局，請他們派巡捕來，會同你來辦理。倘然他們認可你去，挨戶搜查，自是能行？否則惟有看你的本事，和他們提出交涉了。」說罷，賤房先生眼珠兒一彈，故意的大張其詞，吩咐一個茶房道：「你們快去巡捕局，招呼他們來，就說這裏發生不幸的事體，請他們駕臨一兩位，幫個忙兒。」茶房明知其中又有玄虛，也假意的應允，居然跑出一個去，彷彿是領命出行，去向巡捕局打招呼。麻皮少奶奶一看，勢成騎虎，令人難以揣測了。她想莫不成，劉震亞真是不在此間，若不然賤房先生何致如此理直氣壯？若是巡捕局果真的派人來了，自己難道當真不辭辛勞，不怕挨罵，跑上樓去，一一搜尋？巡捕答應不答應，雖未可定，如果萬一劉震亞不在，那可糟了！何以善其後呢？麻皮少奶奶想至其間，勇氣消失大半。她原意為的見到劉震亞；如此一來，劉震亞不但見不到，轉而難以下台，豈不進退兩難了。她這裏做不得聲，想了又想，惟有聽天由命。那賤房先生又是一個眼色使出來，一個茶房體會斯意，暗暗點頭，奉命跑了上樓。樓梯下站的鳳第老八看出此事頗有和平解決的可能，她也縮回身來，跟上樓去。招呼着那茶房，問道：「喂！你是不是去找劉震亞先生？」那茶房是認識鳳第老八的，直了笑道：「劉先生還在三樓麼？我們賤房大概是勸他躲一躲，不要出來；你看見他沒有？」鳳第老八道：「我帶你去找，他在屋頂躲着咧。」二人一路上樓去，推開屋頂的門，打一張望，祇見劉震亞倒剪着手，獨立屋頂的石子上仰面朝天，在那兒不知想些甚麼。茶房先上去，叫聲劉先生道：「這裏躲

着好麼？太太在樓下鬧個不了，一定上樓來搜，這個不大好，還請劉先生善爲打算才好。」劉震亞聞得茶房說話，轉面看一看，他那裏又有甚麼打算拿的出來，祇瞞着眼睛道：「你們不會不讓她上樓來？這不是她的家，豈容她來胡鬧？你們也太老實了！」茶房好心好意，劈頭先落一個不是，弄得他不大自在起來。因笑道：「劉先生別忙，這有八小姐在樓下來了，一切全看見了；你不信儘管問她。太太鬧着不依，巡捕局也不放在她的心上，誰攔得了？」劉震亞這又看見鳳第八原來是在茶房身後來的，他便問道：「老八你爲何沒有走開？你看見我們少奶奶沒有？」鳳第八笑道：「怎麼沒有看見呢？她好比五殿閻君，玉皇大帝，操着生殺之權，教人好生可怕呀！不怪你見事則迷，一霧莫展起來了！」劉震亞道：「你不要見笑，我本不是一個怕老婆的。不過近幾日來，爲了一樁事體，不大樂意看見她罷了。你不要看她氣起來，胡作非爲，無法無天；她是一個看見男人沒有命的，嘴硬骨頭酥，一看見我不用怎麼樣。包她渾身灘軟，馬上一天雲霧散，立刻便老實了。這話，你不要相信，乃是一件事實。」鳳第八嗤溜一笑道：「牛皮大將軍，不要再吹了。現放着的事實，擺在面前了：還要甚麼事實？怕老婆，不是要不得的；我不干涉你們家務事，但請放心！我這裏無非看你一個大丈夫給一個女人，困在飯店，竟致逃不出一步，未免可笑。」劉震亞道：「這是飯店內設備的問題了。我剛問過他們，兩道樓梯一道電梯，出路均是一條，別無可走。祇有外面一道樓梯，都是專爲廚房，廁所等人出入的，晚上不開，必待天亮，始行開放。我又不是可以凌空飛

行的，除非插翅，難以溜將出去。」鳳第老八眼皮一霎，說道，你下來，跟我到四樓，我指點你一條妙計。包你解除今日之圍，不愁不教你那位娘子軍，望風披靡，不戰自退，好不好？」劉震亞道：「你有什麼計策？她一上門，便是抱着最大決心的，我無不明白。想要請他退去，萬難，萬難！」鳳第老八道：「你聽我的。我教你一個電話，立刻退兵，不用你費上多少言語，你儘管下來屋頂，四樓打一個電話；這電話是打到本店總賬房，冒稱爲你的府上，專請你家少奶奶說話。她一來接電話，你就說你已回家，閒說她受人之驅，跑去飯店搜尋，這是沒有的話。請她趕快不要胡鬧，急速回家，夫妻團聚，誤會自然解消。你看她回不去？」劉震亞決未料到，鳳第老八隨便說來，供獻出這一條絕妙的退兵之計。他聽得入情入理，無不週到。不禁轉作喜容道：「老八，沒有看出你，說得却有幾分道理。這飯店的電話樓上樓下，幾層樓板的隔別，不會再弄出甚麼漏洞來，我們那就何妨依你之見，姑妄試它一試。想不到你順口如流，不甚經心的一說：到彷彿你在未從發言，曾有一番熟思深慮的一樣！」鳳第老八笑道：「別費話了！我不要你給我勁上加勁的。這不過是一種普通的常識，應付太太，不得不爾罷了！你想你說這飯店，四樓電話，和樓下幾個話各自爲政，互不相關的；即使這飯店是大規模的，備有中繼線，那祇要串通接線生，也不難做出這一類特別的花樣來，而欺騙你太太相信了。這祇要看看你打電話時的口氣，是否自自然然。若無其事了。倘然你未從說話，懷着一肚皮鬼胎，俱要從話聲中發洩出來，那就難以擬實，你太太聽也聽出不對來了，這個全看你

是否爲一個調皮扯謊之材料了，所謂主意是有了，我是一個帥才，真的成功與失敗，還看你這個爲將軍者，够不夠一個大將程度了。劉震亞道：「你說得有理之至！你不必管了：看我不騙她一個昏天黑地，不算我是劉家的後代！說時，他頭一個往下走來，鳳第老八和那茶房一齊跟下來，大家走去電話旁，那茶房格外討好，要看看他們的手段，有無效力。一伸手先摘下耳機來道：「劉先生，我替你叫來樓下總賬房的電話，你再說話好了。」說畢，稍微候了一候，那電話內的接線生接言，問他要那兒？茶房說了總賬房的電話，接線生去叫了，他將耳機一遞道：「叫去了！來了，你自己說。」劉震亞果真的接來耳機一等，不久，那邊接岔說話了。問道「喂，你那兒？」劉震亞問明那邊是大利飯店樓下總賬房，並求接錯以後，他便答道：「我是劉宅，我們大少爺回來了，聽說我們少奶奶去你們那兒了？大少爺現在請她說話。她走了沒有？」那邊答道不錯，劉宅的少奶奶現在這兒，沒有回去，請她說話，要等一等，我她請他進來接電話，她在外邊咧。劉震亞催他快去，又候上未久，那耳機內一條女人喉嚨是麻皮少奶奶來了。她那頭先喂了一聲道：「你是震亞呀！你現在家裏麼？你還回來呀！你見我。在大利飯店現的這個眼可大了！這都是你一個人害的我！你跑到那兒去了？劉震亞笑道：「不要緊，我全聽底下人說了。你這人！誰教你專憑電話辦事呢？你這是自尋苦惱，不是太想不開了？我在外邊交朋結友認識人是多的。和他們無仇無冤，雖說不得罪人，可是開開玩笑，那在朋友之間，也是難免的。難爲你枉爲一位賢明主婦，給一個棒錘立刻殺針，據爲信史，鬧到飯店去了！你這可惹着

誰來？還不與我滾了回來？」那邊的麻皮少奶奶聽了果不期然，信以為實。她登時放出一陣啼笑皆非的聲兒，說道：「震亞，你真是一個好的罷了！我在這兒，鬧的七亂八糟，不成局面，你在那兒忍心的，還在罵我。你替我想想，今天的台我可如何下得？這不活活的，要我的好看了！劉震亞哼然，發一冷笑道：你是好漢做事好漢當，乖乖的朝人家道歉了事，走之爲妙。你還要怎麼樣呢？」麻皮少奶奶道：「你等着我，不要出去了。」劉震亞道：「自然！」剛說到自然：那鳳第老八身在電話旁，忽然一把，遮住電話耳機的受話喇叭口了，她插言道：「你快說，讓她回去，不能空着兩隻手，在半路上，必須請他親手買上若干件點心點果，帶回家去，做爲消夜之用，這糖果點心是越多買越好，不要買少了，快快說給她。」劉震亞道：「因爲甚麼呢？」鳳第老八笑道：「其中自有妙用，現在來不及說，打完電話告訴你便了。」說完了，她的手也鬆開那耳機了。劉震亞只得笑道：「少奶奶你回去，我別的不要，祇請你到森春陽，或者稻香村去一趟，把那好吃的糖果點心，替我帶上多多的來。越多越好，不可貪圖省錢而少買了。千萬，千萬！」那邊的麻皮少奶奶聽罷詫然道：「你這不是反常了。你不是喜歡糖果點心的零食之人，這是怎麼回事？」劉震亞道：「你不要管了。我是專爲我們消夜之用，也許我今天高興了，你與我帶來就是了。」麻皮少奶奶道：「我答應了。給你零零碎碎，帶上十塊錢的，也就够了，你還有甚麼吩咐的？」劉震亞笑道：「沒有甚麼吩咐的了。最後的囑咐，就是你快快的回來；不得有誤。」麻皮少奶奶嬌聲罵道：「你又忙了！」嘩的電話掛上了，劉震

亞聽她是掛上機耳了；他才也掛上耳機，回頭笑道：「老八，多費你的慧心巧思，她大概可以回去，只看波店有無問題了。不過，我令我向她要上許多糖果點心，這是所爲何來呢？」鳳第老八開言笑道：「你又不明白了！她從飯店出去，坐的大約必是汽車，走起來，那是快的，不到多大時候，便可回家，你無論坐上多快的汽車，也要在她去了，始能出離飯店，那麼你定而不可疑的，必然回家回在她的後面了。今晚的謊言，豈不是不攻自破了？這請她在途中，帶回的東西，多多益善，而且必須親手帶回，那就是令她途中多多耽擱時間，給你以急速趕回家門，超出她前面，後來居上的機會。不然你將何以自圓其說呢？你是明白的，這一層，你又想不到了。」劉震亞道：「你以爲我真要和電話的所說，言行一致不成？」鳳第老八奇怪起來道：「你不打算回家嗎？」劉震亞道：「我始終就沒有回家的心意。我若回家，早已回去了。焉用你來勸駕？我是絕對的，沒有回家的可能，我不回家了。」鳳第老八道：「你不回家，要去那裏消遣？天色不早，你莫不成趕去電影院，看那夜場的電影？跑去戲園子，聽那買飛票的舊戲？」劉震亞笑道：「不，絕對的不！我看電影聽戲，完全不是時候。我今天，不是看電影聽戲的日子。」鳳第老八笑道：「那就奇了！你這人，既不看電影聽戲，那麼正好回家？夫妻團圓，度過今天的一晚。你又不打算回家；可是你那裏去呢？請問。」劉震亞知道麻皮少奶奶接受愚弄，大致是可以無條件的歸去了。他便不着忙，故意笑道：「八小姐「陰天打孩子，開着也是開着。」你又何妨猜上它一猜？」鳳第老八諸般揭問，問不出其所以然，她不禁

轉爲嗔怒了。說道：「不用我說，你的行爲，無一不在我預料之中。我也不用三猜四猜，一猜便着。你不看電影，不聽戲，又不回家，那麼你的出路，也就可想而知，無須細表。你不在那兒，另約著甚麼貴相知，等你前去，一赴佳期。猜的怎麼樣？對了罷？」鳳第老八說罷，冷然一笑，劉震亞笑道：「不怪我太太今天趕來爲難呀！女人原來個個如此，無一逃出公例。老八，你又何嘗不是一個醋罈子？你聽說我另有所約，馬上便不痛快了。你說，你是不是吃醋？」鳳第老八道：「我纔管不着呢！你愛約着誰，你就約着誰，我不吃醋。你只請當心，萬一給你太太再度發現，你在甚麼地方，和甚麼女人幽會，而去捉你們的姦時，沒有人能夠替你們運用巧思，發明甚麼退兵之計了。」劉震亞笑道：「這又何難之有！我去的這個地方，不比旁處，格外保險，包她明明白白，知道我在那兒躲着，她只是沒有那種膽量，趕上前去。」鳳第老八不解道：「你去的，那是甚麼地方？有這妙地，可以躲避吃醋太太，何不公之於衆，當時宣佈呢？」劉震亞笑道：「這地方，你是知道的，並且說過了。你現在難道放在嘴邊上，說不出來？」鳳第老八懷疑道：「甚麼我放在嘴邊上，說不出來？我說了甚麼？爲何不記得了？」劉震亞笑道：「你說的話，難得你倒忘了？我那躲避太太的唯一妙地，不是別處，實乃是五鳳樓小班，而並且便在鳳第老八的房間裏。」鳳第老八給他闖了半天的悶子，說至臨了，却是那自家的生意上。她出乎意外，不覺又笑又氣。說道：「你這是安心氣我了。我這不錯，是剛纔說的，可是你在當時，不能採納，完全的拒絕了。現在你想起甚

麼又轉起我的念頭來了？」劉震亞笑道：「不是別的，我適才乃是讓我太太冒然的趕上門來，窮於應付，急欲逃走，所以不能答應你的要求。現在我太太大約是走了，休管她回家如何，總算是小康的局面。我因而又復興致勃勃，野心陡起，不能辜負這一個良夜美人，大可消遣消遣。你莫非不加諒解，獨不允許我這一位入幕之賓？那也就出乎爾反乎爾了！」鳳第老八笑道：「不是我不允許你呀！我們是幹甚麼的？老爺高興，給臉豈敢不要臉，只是請你記着，你太太，她已經回家去了。」劉震亞道：「皆因她回家去了，我全無顧慮，所以纔有此意。她若是不回家，我自願不暇，安得有此閒心？」鳳第老八道：「她回去了，你無論如何，也該趕在她的前面，早一步回去纔是。若是不然，我們何必令她在路上多帶點心，耽擱時刻呢？如此一來，我們的用心，又算白費了。」劉震亞道：「不是我說便宜話，那就是多此一舉，不如不用。我一聽她走，業已變更初衷，一心撲進你的懷抱裏了。你好意思的，不答應我上你的門？除非你在那邊，約着甚麼恩相好？」鳳第老八笑道：「她准的走了麼？萬一她又不肯走呢，那就糟了！」劉震亞道：「說也怪呀！他們不見上來報告！我們派人下去，探問一下，她究竟走了沒有？」說到這裏，恰好有一茶房上來，報告劉先生，太太說過許多好話，她忙忙的，業經上汽車走了。鳳第老八這始無語；然而她思索一下，又復問道：「倘使她走回家去，不見你面，知是虛言，原人又趕了回來呢？」劉震亞笑道：「你又多慮了。我躲開她就罷了。管她以後再來不來？」鳳第老八腳躡一再，她又有意見道：「你回家不回家，那

是你老爺的個人行動，自由之權，操諸你的手裏，我們外人，干涉不着，勸你不聽，也算盡到責任。至於你不上我的門，其權在你，除非我們所能過問。橫豎我們是賣的，你們是買的。我們的買賣門是開着的，攔得住那一位老爺上門？祇怕老爺看不上我們了，應買應賣，誰敢抗頭不上前？除非她不想混事了！如此你有意去我的生意上，我不便阻止你的興頭；但有一節，你必須前一步走；我在你去了，隨後趕回去不誤。你先去了，在我生意上少候，我們不見不散的死約會；就是不能和你一路同行。這個祇有請你老爺原諒了。」劉震亞不意鳳第老八又扳着面孔，打起官話來。他疑惑道：「老八，你來這飯店裏，必然有事。你莫不成在這兒，還有不會應酬過的條子？」鳳第老八搖首一笑道：「沒有！一個也沒有！我來就是開玩來了！」劉震亞道：「你沒有應酬，何以不肯和我一路回去？咱們在這裏巧相遇合，正好偕同歸去；偏你又令我們前後分行，這是甚麼道理？」鳳第老八，八口頓着嘴唇道：「噴噴！你看，在今天以前，一放兩三天不上門，你也不在乎；今天短短的，幾十分鐘不到的離別，你又難割難捨了！我告訴你，飯店之內，耳目衆多，那是沒有錯的。我們今天，萬一同道出去，給他們別人看見，將這個底，賣將出去，告訴你的太太，她就真要鬧上我的門去，給我們一個最大的難堪了。你怕在這裏看見你的太太，獨不怕在我們那裏，碰上那醋娘子，那是一樣的恐慌，沒有分別的呀！」劉震亞道：「你不是說的，你們那兒，她不敢上門麼？現在你們那兒，又怕她上門了？她不見得真敢拉下臉皮，以一少奶奶的身分，跑上門去，

自討無趣罷？」鳳第老八笑道：「這可不敢一定！你太太我不見面，猶自可說：今日一見，一臉的麻子，不亞如黑鍋底一般，她有甚麼可怕？真是她說的，你們看我這一臉麻子，我可怕着誰來？假如她知道，你在我那裏，而跑去尋事；那豈不又是一場饑荒？這不得不提防一二。」劉震亞見鳳第老八種種打算，無非爲的自己；他想來，確是有此一說，不爲無稽。因笑道：那東西，可惡透了！她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連我們老八一見她來，也都怕在心裏了。也罷，我接受你的意見。我先走一步，去你生意上等你。你不要遲遲不歸，令我久候才是。」鳳第老八笑道：「我們論起來，甚麼也不放在心上，無非怕的鬧將起來，大家難堪，就是了。你放心，我的條子洋車，車夫腿是快的；你坐上洋車，請囑咐洋車夫脚下稍慢，出不去一里地，我的洋車即可赶上。那時候，差不多快出前門了，你我豈不仍是一路同行？」劉震亞見鳳第老八言之成理，他再無意見。說道：「那麼我且先行，你暫少待；容我出離飯店，你跟着出來，外面會面便了。」鳳第老八催着他卽下樓，劉震亞走來樓下。那總賬房的先生兀自站在窗外，大門內外，巡查張望。看見劉震亞下來，迎上來便笑道：「大爺走啦！今天這一樁大事擱在誰的身上，也是不行。您瞧，咱們給您應付的怎麼樣？不含糊！若是別人，早不留神，放她上樓去了。哈！那還了得！」劉震亞少不得謝謝他的照拂之至意，說道：「我曉得今天多累了。我替你們傳名，廣爲告訴那有太太的朋友，若想和心上人幽會，非你們這裏不可。在沒有檢察之外，並且沒有怕太太上門的可慮。這可稱得設備齊全，

關防嚴密了。」賬房先生笑道：「關防嚴密，當之或可無愧。若論設備齊全，尙屬不免吹噓。等我們不日稟明經理，把旁邊的下人樓梯，索性一下開放，那便可謂交通便利，增一設施，前門進來不怕太太上門了！說罷，仰天一笑打了一個哈哈。劉震亞笑說好好！在這笑聲一片中，劉震亞便要出去了。這當兒，那飯店的門外一晃，伺候開門的茶房手急眼快，趕去拉開一扇玻璃門，一位裹着貂皮大衣的燙髮女子，洋洋灑灑的，走了進來。這女的進來，從劉震亞身旁，正好一掠而過。那賬房先生指揮茶房，上前招待，隨着茶房走向夾道內的電梯去了。劉震亞觸目驚心，大爲錯愕！原來這女的，不是別人，正是錢秀美三小姐。劉震亞一目了然，欲待招呼；詎奈那錢秀美目不斜視，一似有何要事，心無二意，急急忙忙的過去了。劉震亞之至此，不禁疑念叢生，莫知所以，僵在飯店帳房外了。帳房先生問他是叫汽車來；是雇洋車來？他雀地明白過來，失口問道：「帳房，剛才進去的，那不是錢家的三小姐麼？」帳房先生見劉震亞問到錢秀美，以爲他們素不相識，非常奇怪道：「大爺，你們不認識？這是北國飯店出名的人物了！你不但不認識呀！」劉震亞面有愧色道：「我並不是不認識她，可惜她今天來的慌疏，大約心中有事，沒有看見我罷了！我們提起來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不但常常見面，並且她正託我爲她辦一點事，猶未成功。我們並不是不認識呀！」劉震亞說到認識，而且有所拜託，不覺得意洋洋起來。帳房先生是聰明的，他一聽如此，早知端的，變手上前笑着推一推劉震亞道：「大爺，今天不是好日子，太太剛走了，你不要再耽擱了，急

不如快的，走之爲妙。你們既是認識，不但常見，而且你爲她辦着事情；那更不是外人了。你管她是慌疏不慌疏？你今天也周旋不來了。等到改天你挑一個黃道吉日，不會專專的約她出來？今天是一個黑道日子，她即使心中無事，你還敢陪她上樓？你這是算了罷！」劉震亞處此境地，進又不是，退又不是，着實的進退兩難了。說道：「你不要纏夾了！我現在心裏亂極了！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她是不是常常的前來？」帳房先生沉吟着，祇管拉長聲音，含混笑道：「她麼？自然說得上是一位熟客人了！不然的話，爲甚麼我們大家認得她，而呀得出她的姓氏排行？這是不言自明，顯而易見的了。」劉震亞聽這帳房先生之言，吞吐其詞，不肯痛快淋漓，一下子合盤托出，估量錢秀美小姐之行踪，他必知道一二；此處出入過道，非是講話之所，對於自己，尤爲不甚便當。於是笑道：「帳房先生，他是一個實人，宅心忠厚，我無不曉得。現在我感覺到頗有和你暢談幾句的必要了。我請你出來去飯店的門外，右首過道裏小立片刻，談上幾句要緊的話不是別的，因爲這裏的出入人多複雜，關防不大嚴密，大不適於閒談，祇有請你偷空出來，屈尊一回，談上一談了。不曉得你能不能賞我這一個面子？」帳房先生見他有所要求，正合心意，越發哈哈的笑了，說道：「劉大爺說話，老是這樣客氣！你不急於回去，可有甚麼話要說？外邊的風大。天也寒冷，我們不怕，站立久了，祇恐你大爺冒着風涼，我們担帶不起。現有一個機密地點，就是我們飯店樓下，同人的宿舍中間，無人進去，頗可一談；不過，祇恐不肯屈尊罷了。」劉震亞一聽不出飯店，他又遲疑

道：「這飯店裏交通不便的很！倘不出去，不怕再有人來找我，警着我出不去？」帳房先生笑道：「這不打緊！我們樓下沒有房間，根本都是大餐廳，儲藏室，以及同人宿舍。你去我們宿舍，再不甘心，那麼我們還有主意，萬一發生事故，你祇將窗戶推開，縱身而下，沒有三尺來高，那就是外邊街道上了，不怕跑不開你。你這沒有甚麼不放心了罷？」劉震亞喜道：「這比外邊好多了！現在請你帶路，就攔你幾分鐘的公事，我們談談正經。」帳房先生笑說無妨，馬上將他一請，便請去那裏而過道旁，一間小房間內去了。一個茶房跟着進來，獻茶敬烟，張羅完了。帳房先生鎖上房門，屋中祇他二人，這才問他有何見教？劉震亞未從發言，赧顏的笑起來。說道：「你猜，我向你有何話說？你如果猜着了，我不白白的讓你來猜，這裏預備下十塊，給你，作爲你的報酬，你願意不願意？」帳房先生這是早經猜到的，准知今天又有利市可發，定有一筆外餽收入。他越笑得了不的，兩隻眼睛迷成一道縫道：「劉大爺，這是真的？還是隨便的說笑話？」劉震亞道：「我這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不與人開謔。你不相信，十塊錢放在這裏，聽你一句話。說對了，當面由你取去，你以爲如何？實在不實在？」帳房先生聽着，那劉震亞的十塊錢鈔票，可已經拿出來，放在桌面上。他那話未從出口，面上也覺訕訕的，笑道：「劉大爺，您的心眼，我知道了。您說實在話，辦實在事了。我現在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您甚麼事，瞞不得我的眼睛。您要向我打聽那錢三姐的行動是不是？」劉震亞不答應是不是：板着面孔，祇叫一聲道：「你拿去罷！這張鈔

「真是你的了。」帳房先生敬謹收起，得意而笑道：「謝謝大爺，謝謝大爺，我這是一猜就着了。」劉震亞笑道：「你告訴我，她到底是常來的麼？」帳房先生笑道：「當然了！她不常來，我們如何認得她呢？皆因是日子長了，來踪去路，漸漸明白，加些旁人的告訴，所以我們知道他了。」劉震亞道：「她每次的來，是一個人呢？是兩個人呢？」帳房先生道：「她來無論是甚麼時候，俱是單人匹馬，不帶別人，她走也是隻身獨驥，不見再有第二個人。從來她的出入，全無伴侶，尙未看見她同誰，在一起來去。」劉震亞搖頭笑道：「不對了！她一個人跑來飯店，有何公幹？這裏面當然必有第二者。倘無第二者；她在外邊跑慣的小姐，偏來飯店縮着，全無意味可言；那就不對了！帳房先生笑道：「大爺別忙，這是說她的來來去去了，至於她來是否有人來找？以及是否有人在此等候，她來她人？一時不曾提到話下，猶待說明咧，」劉震亞道：「她可是來赴約會麼？」帳房先生笑道：「雖然不是赴約會，可也差不多。不過她這花樣玩得十分巧妙，不是平常想象可得罷了！」劉震亞道：「她還有甚麼花樣？」帳房先生笑道：「當然！有花樣了！她每次的來，總是一個人，開一個大房間的，房間開了，第一先開上一客西餐吃了。然後她必令茶房開喚再來，倒鎖上房門，開開熱水龍頭，浴室內起始入浴，洗上一個痛快淋漓的澡，才肯出去，一向不會在此過夜的，換一句話說，她每次前來，第一是開一客西餐吃，第二是關門洗一個澡。除此以外，好像別無所爲，令人納悶，百思不解，我們有的時候，好奇的想要窮其究竟，大家都以爲她是在這吃西餐

，洗澡的上面，玩着另外一種特殊的花樣；可是，我們也不知道她的用意何在？莫不成她愛吃我們這裏的西餐？和我們這裏的洗澡間定着約會，結了不解之緣？那就是不得而知了。」劉震亞再三掛問，所不得過如此，未免失望。說道：「你們的話不對！你以為你們的西餐，有的特異之點，可以拉着這位長川的王顧不成？」賔房先生微笑着道：「我們不敢那樣的，自誇其德！實在講起來，若吃西餐，正昌，六國，德國，幾家大飯店，專門歐美大菜，比我們這裏的西餐，高明的多了。她何必專專跑來我們這裏，吃這一頓西餐呢？」劉震亞道：「這是對的！她如果不爲西餐，而是爲的特意而來。洗這一個痛快的澡呢？那更不能了！你們想，現在不是從前的年月了！澡堂子只有潤身女浴所，女人可以進去，現在許多的澡堂子，完全設備着女子部，好像理髮館一般，不足爲奇。她爲的洗澡，那裏也可以洗澡了，做甚麼專專的到此洗澡呢？這個又不大對！」賔房先生這却又輕搖其頭，不以爲然道：「我對於這一層，意見和你的不一樣，我以為外間男洗澡堂附屬的女浴室，固然也有幾家，然而習俗所及，恐怕真正的良家婦女。尤其是小姐們，未必肯其輕易之間，一登其門的。倒不如來飯店多花幾文，一個人關門，洗的痛快。這類情形，實在有之。我們並不是沒有經驗。」劉震亞笑道：「不見得罷！錢小姐在曼美高級中學上學，學校裏多有沐浴室的設備，她喜歡洗澡，在學校裏，也可以洗了。」賔房先生沉吟道：「這話或者也對？不過錢小姐家在此地，她在校上課，諒必是一位走讀生，絕對不是住校的。女學校的沐浴室是有的，但那也無非爲

的住校生而設罷了。一個走讀生。也許不能進去，享受沐浴的權利罷？」劉震亞笑道：「虧你想的週到！不過你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了。你曉得錢小姐家在本地，可是你焉知道錢小姐的家，不是一座大公館，而單單沒有浴室的設備呢？」賔房先生沒話可說，他也笑道：「這就耐人尋味了！你說她不是爲的吃西餐，不是爲的洗澡，她可爲何而來？劉震亞笑道：「我始終就不以你說爲然！她如爲的西餐，大餐廳內，也可以吃了，何必單開一大房間？既是來開房間，那麼必有所爲！」賔房先生笑道：「那麼你說她可爲的甚麼？」劉震亞笑道：「這話應該我問你才對，你今天是答應我，報告她的來踪去路的。」賔房先生道：「我們所知道的，現在已經告訴劉大爺了。」劉震亞道：「除此以外，你們沒的可說了？」賔房先生道：「我們希望劉大爺幫我們解開這一個疑團呢？」劉震亞打聽至此，通盤的絕望，已等於零。說道：「你們好！你們好！我的熱望，整個的完了，你們所告訴我的，無非飲食沐浴，不如不打聽。我管她這些閒事做什麼？你們也太油腔滑調了。」賔房先生陪着一張笑臉道：「大爺不是我們不說，我們所知，委實止於此了。你可讓我說甚麼？我沒的可說了。」劉震亞道：「那麼你看，我今天應該怎麼樣才是呢？」賔房先生笑道：「大爺不是快出去，又回來的？你的太太恐怕早到家了。你要走還要快些才好。不要等她回去，見你不在，又轉回來。」劉震亞道：「我走了，如果不是回家，她回家看我不在，又轉回來，你們如何對付她呢？」賔房先生道：「劉大爺不在我們飯店，她來，鬧到甚麼程度，我們居心無愧，也不放在心上。」

我們只怕大爺真在裏面，讓我假說不在，萬一給她發現了，她連我們一並怪罪下來，以爲我們是通同作弊，那我們做買賣的，可就吃不住了。」劉震亞毅然應他一個好字道：「我不會連累你們的，我現在光明正大，回家和老婆睡覺去了。誰管她這些野草閒花？我走了。」眼房先生笑道：「我早說了，大爺不聽，也是枉然！現在大爺明白過來了。我們爲大爺是叫汽車？是雇洋車？快請交代下來。」劉震亞答以洋車。眼房先生派人出去，片刻回來報告，車已雇來，是回家的，一輛單程一送，價目是兩毛錢；請劉大爺出門上車，你一回，天下太平，從此無事了。劉震亞笑不可止，和他們眼房先生等人出來。一到外邊，那別的茶房們有的故意的在他面前，賣上一功。趨前輕聲笑道：「劉先生，剛才你和我們帳房先生去後面談話，那五風樓的鳳第老八，可已經隨後下來了，她問我們，看見你出來沒有？你聽聽，我們答的對不對？」劉震亞這話，當然又是不能放過，忙問那茶房道：「你說甚麼呢？你不要說我還在這裏才好！」那茶房笑道：「自然了！如果冒然之間，洩露機密走漏風聲，那還了得！我們的飯盤，那就快壞了，我說的是劉先生不錯，是出去了。可是我們張羅爲他雇車，他却不以爲然，一直的走出去。我們真正不好意思，他的汽車，人一進門，業已開發走了。現在，又要自己出馬雇車，招待實有未週，因之，他人是出去了，但是，究竟人去那裏？我其實在的不知道了。劉先生，你說我答的對不對？」劉震亞笑道：「對極了！可惜我現在沒有功夫多談。你且說來，她聽了怎樣呢？」那茶房笑道：「她聽了，笑了一笑，彷彿不但不

怪我們辦事不力，反而頗表贊許。她說你們不知道，頂好，我想，他是回家了。我的答覆，却也很妙！輕輕的一句也許罷？便交代過去了。」劉震亞笑道：「你說的話，不即不離，這是頂好了。無怪你們帳房先生如此能幹，手下茶房，一個套着一個，原來都是如此了得。如此說來，此乃強將手下無弱兵了。」茶房笑說劉先生誇獎！帳房先生也笑道：「不敢當，無非大家混飯吃罷了！說甚麼好不好？」大家歡送着劉震亞出來，看他坐上一輛兩盞電石燈，挪亮的洋車，真的走了，大家才退回去了。劉震亞坐在這輛漂亮洋車上，車夫疾走如飛，轉眼便將奔出交民巷了，他故意的，微作張皇，失聲道：「不好，錯了，錯了，車夫，快站住，不要跑了。」洋車夫應聲收住腳了，立刻停住了。喘氣呼呼回首問道：「先生，怎麼？」劉震亞笑道：「你放下車把，我告訴你，我在大利飯店：落下東西了。這東西，非常的重要，不能不回去，原物拿了出來。」車夫放下車把，一聽劉震亞說是落下東西，在大利飯店，他重又拾起車把，不在乎的一笑道：「落下東西，不要緊！我對再原路跑了回去，這一共，才有多少路？算得甚麼？走咧！」說時，扭頭即欲掉轉馳去原來道路。劉震亞却又不表同意道：「慢來，我在那邊大餐廳裏，還有一位朋友咧。我尋到落下的東西，並不是回家裏，我改變計畫，不回家了。」車夫道：「不回家，你說出一個地方來，我也可以送你過去。」劉震亞笑道：「話不是這樣說，我一見他，那就好辦了。牠坐來的。原有汽車，我們一同，就坐上汽車走了。」車夫無言，放下車把道：「先生有汽車，還要我們做甚麼？這座兒，我不拉

了。」劉震亞笑道：「你不要誤會，我車雖不坐了，可是我照樣的給你車費，並不短你分文。」車夫笑道：「這個，先生不必費心！帳房業已給我們開下車資來了。」劉震亞笑道：「這是最好！我自己不坐了，難道還問你索要回來車資？那就是空前的笑話了。」說罷，他抬腿邁下洋車來，打算放去洋車，任其所往，但是，剎那之間，心中忽然一動，覺得這樣放他走去，恐其走漏風聲。依然不妙！趕緊又笑道：「車夫，北國飯店你不去？」車夫笑道：「去呀！這才幾步路？」劉震亞摸出一元鈔票來，笑道：「我看你跑的很快，老實說，沒有坐夠你的洋車。你收下這一圓鈔票。拖着空車，去北國飯店，門外坐着，好生等候。我從這裏找到朋友，坐汽車出來，大致是去北國飯店，參加跳舞，防備通宵達旦的，你去門外候了，在天亮的七八點鐘，我們從跳舞場興盡出來，再去沐浴，歇上一歇，大概也就出飯店來了。那時，坐上你的洋車回去，另要多加車錢。話雖如此，也許進去功夫不大，不知道何時，一不對勁，又出來了，你必須整夜守在飯店門外，隨時伺候，不得走開，聽見了？」車夫自然樂意，接去鈔票，連說好，好，聽見了先生不坐幾步回去了？劉震亞答道不必，遣去車夫，抽身走了回來。便去大和飯店門左小角落的樹蔭下一站，影住身子一等。心說：看你出來不出來？欲知出來與否，請閱下回。

第七回

疑雨疑雲糊塗門外漢
繪聲繪影浪漫文學家

劉震亞沒有看見錢秀美身入大飯店之前，他倒是甘心情願，去五鳳樓度過一宵的，所以他和鳳第老八再三要求去她生意上，鬼混這一夜，及至出門之際已然看見錢秀美前來，又聽帳房先生一套迷離惆恍，支吾其詞，他的心上人的一切，安得而不勤於衷？因此他表面上是走開了，實際上，出來不遠，即耍了一個手段，遣去洋車夫，不能前去五鳳樓，單人溜回飯店門外，躲在樹蔭下一站，看那錢秀美幾時出來，以及都有何人出入？不過這飯店的熱鬧，全在晚間，劉震亞回來一看，飯店門外，燈光繚繞下，一排停出幾輛大小汽車。洋車停放的，也足有二三十輛，不時的，並且又有男男女女，隨便出入，面貌雖然可以一位一位的，看得清楚，但是沒有一個熟識的面孔，盡是陌生之人，劉震亞一站，便是一個來鐘頭過去了；居然錢秀美的面兒，難得再見，而且不見一位熟人，他這口怨氣衝過頂門，如果不是爲的錢秀美，早不在這裏，忍受這種站崗之苦了，無如今天適逢其會，至少，必欲得其究竟，始可甘心，不得不耐下性子，冒着午夜冷風，偵察一個結果。忽然，一輛汽車來了。停住跳下一主一奴，都是女客，頭也不回，一直的走進飯店去了。這二女客，劉震亞一目了然，原來主人是蘇皮少奶奶，奴婢是小喜，她們二位，竟爾原人原路，又轉回來。劉震亞黑影裏看見一驚，心中有愧，脚下便不由一退，其實她們那裏又注意及此？下車，便雙雙直走進去，劉

震亞暗笑她們，真不死心，回去已經好半天，現在又跑了來。這大約是回家不見自己，等了這大功夫，又不見自己回去，她們又來了。這個思想在心頭一湧，猶未落了下去；陡然眼前一晃，丁鈴丁鈴，幾聲腳鈴響亮，一輛洋車，燃着兩盞雪亮的電石燈，如飛的又跑來飯店外停下來。洋車上坐的女客，雪白雪白的臉蛋，裹起一件皮領子的大衣，原來却是那五鳳樓的鳳第老八。劉震亞一見她來，大為驚奇。怎樣她回去，不見自己，却也不安於室的，跑回這裏來？如此說來，今天晚上，這飯店爲着自己，鬧的真够瞧的了，想着，見那鳳第老八一跳下車，果不期然，也是進去飯店了。劉震亞好奇的念頭發生，使他更不急急於走開。取自來火，燃一枝香烟，在此死心塌地的立候。香烟吸完，站的腿也酸了。始見那麻皮少奶奶帶領丫頭小喜，雙雙的，又走出來，麻皮少奶奶怒容滿面，口中連罵混賬，渾蛋不已，小喜攙她，上着汽車，一面仍在笑勸道：「少奶奶，完了。何必與他們多費唇舌呢？他們不怕，令我們在此守上一夜，想必是少爺不會在此。他們所以不以爲然。我在家早就說過了，少爺真的在此，有我們這一去而復返，他早也走了。這一趟，來不來不吃勁，少奶奶一定要來，來了，又不是沒有，落在我的話下，我們暫且回去，再想法子了。」麻皮少奶奶無端的，來往二次，遭受飯店帳房先生的搶白，料是不輕，故此妙一上車，想着無法出氣，坐在車內，嗚咽作聲，掩面悲啼，配襯着汽車馬達的發音，好像奏起一陣交響樂，斷伴着小喜同車而去。這一番情景，劉震亞借着那汽車內外，設置的大小電燈光，完全看得清楚。他縱然心懷巨測，

可也不禁有些惘然欲動。過去一剎那間。到底和太太的情感，較之錢秀美的熱度，不啻天淵之別。所以他這印象又消失了。沒有別的，仍是站在飯店左側，揮手衣袋，耐飢忍寒的，恭候那錢秀美的下文，可煞作怪，錢秀美小姐入不復出，尙屬第二，那鳳第老八這一進去，忽然她也不再出來了。劉震亞等之又等，天到後半夜了，飯店門外，汽車遂漸減少，慢慢的，一輛沒有了。洋軍的數目，同樣的，也復縮小起來，這一來，飯店門外，除去餘下寥寥無幾的洋軍之外，汽車不見再來，電燈的盞數，湊趣的，減下不少，只剩下一片慘淡，毫無精神可言。直好似殘燈末廟，令人當之不會起勁，而作昏昏欲睡之想。劉震亞站的兩腿發直，不必說，他的西裝簡單，不擋寒風，夜長天冷，渾身僵直，倒有大破安州，死屍不倒之概，誠然站不住了，只得徐徐踱着，在樹蔭內活動一活動。聽到那飯店門外的洋軍夫坐着，鼻孔裏才起呼聲，此應彼和，軍夫雖然不多，聲聲慘雜，却是亂成一片，非常刺耳。劉震亞想得實在冤枉了，自己竟而比不得一個軍夫。軍夫奔忙一日，猶有半夜休閒，甜美入夢；自己一個大少爺，難得躺臥片刻，未免叫屈。這念頭一起，本來可以走路。不管閒事了，但是想起錢秀美之神秘來，終覺戀戀難捨，不得其究竟，誓不甘心。在此躊躇之下，遠處嘔嘔送來幾聲鷄叫，東方已呈魚肚白色，飯店門外，燈光息滅，愈趨冷靜，天是亮了。劉震亞一看，錢秀美鳳第老八一位不見出來，殊爲疑慮。他想了又想，事已至此，一不作，二不休，豁出去了。她們即使身在飯店，諒已夢入黑甜，此時，天光大亮。正好進去賬房探問仔細，想罷，挺

身走出樹蔭，進去飯店一觀。祇覺迎面暖氣一陣撲來，觸體生春，週身一快，又見那飯店門內，守門的茶房靠坐一張椅子，呼嚕呼嚕，是睡着了，其他茶房，各自七扭八歪，打着盹兒，祇有賬房先生手把一隻算盤，劈拉把拉，在賬房內結算着賬目，兀自未曾休息，劉震亞癡嗽一聲，賬房先生頭兒一抬，他隔玻璃看見劉震亞而如死灰，身立賬房外，二目紅腫，光景是「不知在那兒，剛熬了夜來。不由大吃一驚！連忙投筆丟算盤，倉皇而出，笑道：『大爺，大爺，你怎麼天亮了，還回來呢？你沒有回家，去那兒呢？』劉震亞故意問道：『你還沒有睡？你怎見得我没有回家？』賬房先生笑道：『大爺，我們出賣精氣神的！如無一種過人的精氣神，安能吃上這碗飯呢？我這一班，天亮七八點鐘為止，現在結着賬目，大爺，你不知道，太太又來了。』劉震亞假作吃驚的神氣道：『她又來了？』賬房先生指手畫腳，吐沫橫飛道：『可不是來了？她來的倒不算早，在你去了，約有一個來鐘頭，她又跑回來，帶着仍是那個小丫頭，據說：『她給你騙了，接着你的電話，買上許多糖果點心，沒命的，轉回家去，看你並未回家，等上這久，你也並未歸去，她祇得重又跑來一趟，以爲你必是隱匿在此，決無疑義，哭着鬧得，向我們要人，經我們沉着應對，好生打發，多方開導，終而她還是不能克柔，給我們應酬走了，大爺，你這位太太，我們真是沒有見過。她的關心你，也就可以了。你爲甚麼不是回家裏，從這裏走後，又轉了地方？』劉震亞見賬房先生津津有味之言來，凡此俱在意中，初無足異。乃佯笑道：『這也難怪她了，我不回家，自有我不回家的

難言之隱，這是過去的了，不必多談，我現在來，乃是問你另外一樁事體，請你據實的答覆我，你能夠保證，以真象告訴我？」賬房先生看明劉震亞來意，不是三言兩語能了，他一讓，又讓着劉震亞去賬房內小坐，張羅他的茶烟等項，加以款待，一面點首笑道：「你看是不是？不是我說明白，你還裝痴做呆，不承認沒有回家哪。現在是一夜沒有回家，這是從那裏帶來的問題？又要我們解決了！」劉震亞身在露天，挨了一夜，稱得起又冷又渴，心火上來，餓，彷彿倒忘了。他飲下兩杯熱茶，吸着一枝香烟笑道：「你不要取笑，你這人可算得一個老江湖了。我不能不隨時借重，以資耳目靈通，補我之不足。但願你莫再閃展騰挪開誠相見？我們的交情，便可以維持長久，更進一層。我現在和你打開天窗說亮話，要言不繁，問你一句，你來告訴我。就是那位錢三小姐秀美，她在多少號房間，幾樓住着？你拿你們的簿子來我看一下。」賬房先生一聽劉震亞出去一夜，天亮又來，依然言不數語，話不一席，復又問及那錢秀美，他登時一笑道：「好了！我告訴你，她開的是二樓的十二號，一個八塊錢的房間。這房間有專用電話，沐浴室，是我們飯店，最上等的房間了。」劉震亞意料不到，錢秀美住的房間給他輕輕一口便自道出，並不加以隱瞞。他笑道：「我再問你，她這一夜，可有什麼人來找她？」賬房先生道：「沒有，她仍和往常一樣，開房間，要一客西餐來吃，跟着她便閉戶入浴，除此以外別無所作。不過她今天很奇怪，沐浴完了，又不即時走去，她一人在這裏，安然入睡了。」劉震亞喜極道：「你說的，一概都是實話。」賬房先生鄭重

其事道：「敢說是，句句實言！若有半句不對，願意受罰。」劉震亞笑道：「如此甚好！我遞一張名片，你派一名茶房，帶我上去二樓。我要在這裏面見她。有事相談，賬房先生笑道：「大爺那怎麼能行呢？」劉震亞不想吃他一口回絕，問了半天，頗爲憤慨，說道：「你說怎麼不行？」賬房先生陪起一張笑臉道：「她現在已經不在，她可惜走了！」劉震亞大爲不解道：「她走了？」賬房先生笑道：「正是，她是天朦不亮，一個人走的，也沒有雇車，溜盪着出去了，說起來，她出去不久，劉大爺你便進來，你們二位，正是前後脚。」劉震亞瞪目直視，赫然震怒道：「不對，你這是明明欺我，昨夜未在飯店住着，故意的騙我，你以爲我出去，飯店的內幕，我便不知道了？我不相信，她是未去的，尤其不承認她是和我前後脚，我敢斷定，她原人仍在本店，決未走出一歩。你們別以爲我不知道，我什麼全明白，瞞不了我！」賬房先生見他發起脾氣來，他更不着慌，抬手以掀，便將一本賬簿掀開來了。他笑着用手一指道：「你不相信，我們的流水賬目，可以爲憑。她這是最末了，今晨收的一筆賬，你看，心明眼亮，是不是二樓十二號，錢小姐的房間在此之外，你再看看有沒有另一位錢小姐？」劉震亞看見這賬簿上，固然寫的明白，錢小姐？項下收入，不是說謊。無奈他的把柄在手，豈容含糊？還是搖着頭道：「不對，不對，錢小姐假如一進門，先交款呢，這也可以爲憑麼？」賬房先生拍着賬簿道：「你老請看！沒有你不聖明的。她若不是走了，我們知道她住幾天？安敢斗膽把她的一筆賬結算起來？這是買賣規矩，不是信筆胡寫，信口胡說的

！」劉震亞聽他說成板上釘釘，不像是假，他問道：「那麼，你們說他走了，她從那裏出去的？」賬房先生道：「她是從我們飯店出去走的呀！」劉震亞笑了道：「好的！她從飯店出去的，我爲什麼始終沒有看見她走？我看她進來，沒有看見她出去呢？」賬房先生大奇道：「劉大爺出去一夜了，她若出去，你焉能看見？這是什麼話呢？」劉震亞實出於無法，爲求證實，不得掩飾了，於是洋洋笑道：「你是不知道罷了！你以爲我這一夜沒有回家，真個另去他處睡覺，到現在才來？我這一夜始終沒有離開這飯店門外，永遠是在門外等候三小姐的。三小姐出來不出來，我焉能看不見？你們別冤我了。」賬房先生讓他劈空而來，單刀直入，不是他居心無愧，險而期期艾艾難以答覆。祇見他微微一怔道：「劉大爺，你原來在門外等候一夜了！無怪乎你不回家，我看你進來，精神頹唐，臉上不是樣子，然而，你這一夜，白等了，你不知道錢小姐離開這裏的當兒，天是亮了，那外邊小夾道內，一條廚房廁所下人走的樓梯，已經開放了，她乃是從外邊走的，不曾經過飯店大門，你那裏能夠看見？你這一夜豈非白等了？」劉震亞一聽如此，這決不是白白辭費，乃是事實的問題。他又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一夜飢寒，落了一個灰心木坐，而如土色道：「原來如此呀！哼！錢小姐這個人，行動神秘，又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了！賬房先生啞然笑道：「我沒有說，你是錢小姐的朋友，不能不知道。他的一行一止，無一不是如此。你若想摸着她的根底，找着她的究竟，難了！」劉震亞在飯店外，做了一夜的門外漢，結局還是糊塗官司，無法善後，好生氣忿道

：「我沒有想到這節，論真的，我早知天亮了，多此一條出路，可是，事到臨頭，旁觀者清，我成一個當局者迷了。這又怪着誰來？我自己沒有周密的思想罷了！賬房先生知他抱着一腔熱血而來，遭此失敗，當然打擊不小。腹中暗笑他的愚冥，面上不能不一致慰問。笑道：「大爺，你說這話，我却不以爲然了！豈不知來日方長，何在乎一朝一夕呢？現在我們談她無用，過去的，讓她過去，留待將來的機會了。此時，我們說說別的，未嘗不可聊勝於無，稍感心懷，大爺，你現放着的元寶不捨，爲何非去買彩票不可呢？你這是想不開了！」

現在這裏有幾位時毛摩登女郎，大爺未什麼苦苦逐她何不換一換味兒，趣趣樂當時同茶房來到這時劉震亞聽得茶房說得腦筋清醒心想暫且樂一樂換換腦筋也好到電梯處上樓那知電梯原來升上去了，茶房笑道：「劉大爺請等一等，方才還看見管電梯的茶房在裏面打盹，這一會，又上去了，大概是接人下來，沒有看見有人進門呢。」劉震亞唯唯以應，不大功夫，雙門一啓，電梯下來了，果然梯中走出兩個人來，這兩個人，並且是一男一女。男的西裝整潔，身長玉立，鼻梁戒指邊的近視眼鏡，舉止不俗，頗有幾分洋氣，好像一個美國人的架子，女的高鼻梁，大眼睛，裹着一件咖啡色皮領呢大衣，鬢頭髮，高跟鞋，工架極其十足，這女的劉震亞沒有見過，不悉爲何許人：這男的一張瘦長面孔，骨格清奇，劉震亞却還記得，他乃昔日同學，高級大學畢業生，有名的文學家羅道夫先生是，羅道夫一出電梯，回首向那女的繼續未完的說笑，向外走來，原是未經注意到天清早起，在這飯店出入，碰到熟人。

劉震亞在此百無聊賴，陡然遇見羅道夫先生，恰好似異鄉作客，舉目無親，忽然逢着一位故知，當面豈容錯過，何況人家還同着一位漂亮女子，他當時顧不得登那什麼電梯，看明白是他，即刻招呼道：「密斯忒羅，你好早呀！這是什麼時候來的？要往那裏去？」羅道夫此刻整個的一顆心似乎都交代到那女的身上。別人的招呼，充耳不聞，簡直的便沒有聽見。還是那女的猶如舊劇本子上一捧雪的夫人，向羅道夫耳根咕一句「老爺！那旁有人喚你。」一類的言語。羅道夫這始轉回頭來，一看是劉震亞，他意外的笑着說道：「密斯忒劉原來是你，好久不見了，你來，幹什麼，可是來找我的？對不起，我要走了。」說罷，不再多費言詞，將手去女的臂彎裏一伸，頭兒一回，偎偎依依的便揚長的要走了。劉震亞知道羅道夫的女朋友最愛他是個有名的交際家，今天同着的，必是他的一位新知己，他越發不願輕易的放他過去了，忙赶上兩步，笑了一笑道：「密斯忒羅你現在去那裏？公事忙不忙！我來這裏，沒有什麼事？你的臉上，氣色紅潤，近來春風得意，不須講了，我們談談再走好不好？劉震亞一口氣說來，那羅道夫不愛理他，也不得不稍稍止步。轉面笑道：「密斯忒劉，謝謝你，我今天的該寫的幾篇稿子，即待交卷，兩日的稿紙上，現在仍然不着一字，立刻等着我去寫。假如我不去寫，家門口等着的報館信差，他們可就不能回去，交代官事去了，我這就是趕快的跑回家去，拿起筆來，先打發幾名報館的信差，取稿子走路要緊。別的沒有功夫，少時再談。密斯忒劉，改天駕臨我們的寒舍一叙，我歡迎之極，今天對不起，沒有談話的時間了

。「劉震亞碰了一個軟釘子，好不失望，祇得陪笑道：「密斯忒羅，我知道，你現在是以寫小說作爲生活的，時間經濟，不似我等的浪費光陰，佩服的很！你的小說，在報上登載的，我無一篇，不是拜讀過了，你稱得起是一位寫情聖手；言情大家。老年人讀你的作品，推許你是一位新紅樓夢作家；青年人讀你的作品，推許你爲戀愛指導，黑暗明星。密斯忒羅，你真幸運呀！聽說有許多和你素不相識的女孩子，拜讀你作品以後，由你的作品上，引起她們的情感上的共鳴，而進一步，欽服傾倒你的個人，意欲攀交上你這人，作你的一個朋友，這不是聽一個人說了，並非什麼空穴來風，無中生有，我今天一見，名不虛傳，算是證明了。」

「羅道夫聽說別的，皆不在意；一聽提到他的作品與女人，他嘴裏邊，馬上泛出一層自然而然的笑容來。連連問道：「密斯忒劉真的麼？真的麼？」劉震亞笑道：「怎麼不是真的，我聽的，不是一個人說了。總而言之，你們文學家，尤其是小說家，生活浪漫，我羨慕極了。我可惜幼而失學，筆下太以的來不得，寫不出東西來；不能和你爭長論短了。言下大有感嘆之意。羅道夫忽也轉作慨然之色道：「虛名誤我，我誤虛名呀！密斯忒劉，你可知道，我現在苦惱之極，並不快樂，許多的女人，俱想不在乎會考，一識我的廬山真面目爲快；可是我的一個小身體，精神有限，怎樣應付得來？怎樣應付得來？」劉震亞聽着羅道夫的口氣不對，他自己更是有意插言，哦然笑道：「對了！我近來每每聽到人言，社會的交際家，常常避重就輕，不願去大學女同學們那裏向鼎；喊出一句甚麼「到中學去」的口號。道夫先生今

天之言，有許多女人不在乎會考，但願一識韓荊州，敢莫也有感而發，視大學如畏途，而思其次？如此好極了！我這裏近來若不堪言，亟待一爲調濟。大學固不敢言；中學，小學，得一可安天下。道夫兄有沒有用不着的生產過剩之品，擇一而讓與？那麼庶乎負担減輕，應付稍裕。在我則靈肉兩有寄託，如魚得水，永矢勿忘，稱得起一舉兩得，雙方便利。密斯忒羅，可不知道你是否能夠忍痛割愛了？」羅道夫想不到劉震亞捧場有心，乘虛而入。給他開門見山，公然提出要求，他極爲碍難，非常窘迫。說道：「密斯忒劉，笑談了！我們說的，這是實事論是！不尙空談。改天再爲詳細奉告，今天不能不快快走路。同着的，是我一個學生，小孩子，恕我沒有介紹的義務。再會會再。說話之時，羅道夫的眼風，不離他身旁的那位女的。見那女的拋下他，走出幾步去，站在樓道上徘徊，不得其所，他說過兩天再會，再會，草草作別，慌忙走開，仍和女的作一路走起來了。劉震亞的說話，着實發自肺腑，至爲誠懇。他見羅道夫不以爲然，淡話幾句交代過了，匆忙而去，殊爲可怪。不禁反感發生，中心不悅，原想喚他回來，不能放他輕輕逸去；那電梯內電鈴一響，開電梯的茶房却發話了。他笑道：「劉先生，你上去不上去？上邊又叫下來了，有客人下樓。你不上去，我去接客人下來，」劉震亞思潮起伏不定，未可卽決，還是那帶他來的茶房，知道底細，他笑道：「劉先生，你不要以爲奇

怪這是見怪不見怪，其怪自敗了。你看剛出去的羅道夫先生，那是熟人，不是今天頭一次來，我們上下，無不知道。他的女朋友，一位一位，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種種樣樣，來的真是不少。今天的這位，可是頭一次來，偏巧後半夜，是我在二樓，甚麼甚麼，沒有不會目觀耳聞。劉先生樂意的話，先請上樓，回來睡醒了，我們找一個地方談談，我所有耳聞目觀的，無不可以告訴劉先生，劉先生就明白了。實在說起來，不怪羅先生匆匆離去，他今天的不高興，已經達於幾點了。」劉震亞見這茶房不特徵求，自願有以相告，他看那羅道夫和那女的出去樓道，拐了一拐，已然不見，或者真是出去了。因而上樓不上樓，不以爲重要，第一先要知道羅道夫到底如何。他手揮那開電梯的茶房，說道：「你去，自管接客下樓，我是不忙着上樓的，等他說完了，我在上去不遲。」開電梯的茶房應聲開着電梯上去了，這下邊的茶房見劉震亞急於一知羅道夫與他女友一夜情形，他笑了一臉，異常的榮幸，說道：「這樣辦，劉先生非要先明白不可，我們決不藏私，有一句說一句。你請去那邊拐角坐一坐，閃開路口，我們從詳奉告。」劉震亞依從他的請求，過去那邊坐了。說道：「你不要忙，我和羅道夫交情不深：談不到別的。我敢担保，出你之口，入我之耳，並無第三者知道的餘地，你放心，祇管說來，回來，多給你的賞錢，不會白叫你破費功夫的，茶房謝絕不已道：「劉先生聖明，我們久蒙特別的賞賜，今天又要叨光了，劉先生，大爺，你看，今天羅先生同着的那個女的，她怎麼樣？」劉震亞笑道：「不壞呀！」茶房笑道：「大爺，我的大爺，壞是不壞，

不過恐怕羅先生終朝打雁，今天給雁啄了眼，將來要壞在這個女人的身上呀！劉先生，你信不信？」劉震亞道：「怎見得？」茶房笑道：「這就是羅先生不高興的原因了，羅先生每次前來，同來的女性，一位賽過一位，稱得起頭是頭，腳是腳，沒有一點可以包涵，今天的那位，劉先生剛才又看見了，瞞不得你的眼睛，尤可稱為一位絕代佳人，不是虛話。但這話又說回來了，羅先生往常同來的女性，沒有甚麼問題，可以麻煩；至多，磨擦上一個來鐘頭，女的屈服，於是女的任所欲為，羅先生為所欲為，他們皆大歡喜了。今天則不然，我們沒有看見過女的，如此扎手的，真難為羅先生耐下心去，死乞白賴，纏綿上兩三個鐘頭，急的崩崩直跳，仍然女的不為所動，視若漠然，一味的，和他敷衍了事，不能更上一層，最後，實在羅先生無計可施了，他指天畫地，對燈宣誓，表示永久相愛，決不作負心郎。那女的她聽了，似笑不笑，反而嗚咽掩面，試作嬌啼。羅先生不懂其中奧妙，問之再三。女的祇說你是很對得起我的，其如我對不起你，不能接受，不配接受你的愛了，羅先生驚問其故，女的斷斷續續，說出四個字來，劉先生你是大爺，猜猜這四個字是甚麼？」劉震亞聽入神了，怔怔着眼睛，也道：「這四個字是甚麼呢？」茶房笑道：「這四個字，乃是言簡義明，乾乾淨淨，我非處女，！」劉震亞大為激動，興味橫生，歪着一顆頭，歪副精神，一齊貫注在那茶房的身上了。問道：「這應該怎麼樣呢？羅先生聽了，他說甚麼呢？」茶房笑道：「羅先生聽了，他當時是怔住了，默默然的，沒有說甚麼話。不過後來那女的大概是說出幾句譏諷他的言語，笑話

他的宣誓，不大實在。甚至於女的站起來，他將要一走了事，羅先生此時，他真正是急了。聽得他急尖尖的，乾板劍字，說出話來道：「你不要走罷！我能夠原諒你的！你的處女不處女，在我認為無關重要；不想你却拿它當做一樁神奇的隱語，吞吞吐吐，不早聲明。這又有甚麼關係？若是能夠原諒人的，請你告訴我，你之所以不是處女的經過，那麼我豈但可以原諒你，無害於我等的交誼；而並且增加我一篇寫小說的材料。我知道一個女子，輕輕易易，她是萬不肯將一個處女之寶，貢獻給一個男人的。既然她的處女之寶喪失了，那麼這中間，必然有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淒絕過稱。我的姑娘，你能夠坦白無私，概不隱藏的，把你過去的一頁戀愛史，完整無缺的，告訴給我，供給我作一篇小說的題材麼？這樣，不但我感謝你，便是我的讀者，他們也都期待着這部小說的出版，引起他們無限的同情，姑娘。你告訴我罷！」劉震亞聽到這裏，他噙然失笑。說道：「羅先生三句話不離本行，幹甚麼說甚麼。他眼巴巴的，希望這一寶搗開，是一個紅，又誰知道適得其反，出乎意外。故此他退作一步想，逕來搜尋小說材料，以期這一晚上的經費支出，不算白白花去，這也就够得可憐了。」茶房笑道：「劉大爺你說的對！我想我們不久，好有一篇精彩小說讀了。然而不然，我快未料到這女的把她的一段失身的過程說出來，完全狗屁，一文不值。你猜她之所以不是處女，是何原因呢？她簡簡單單的，無用辭費。這又是言簡義明，乾乾淨淨，照樣的四個字，便把她一頁的生命史，整個的包括起來了。」劉震亞非常詫怪道：「剛說的四個字，乃是我非處女，

現在的四個字，又是甚麼？」茶房笑道：「我知道，這四個字，劉先生雖然是一位大爺，可也猜不出來，想它不到。劉大爺，這四個字，你聽，是：我乃嬌婦！」劉震亞聽到最後，那女的原來是一個嬌婦。他不禁長吁搖頭，爲之失色。說道：「這可是無奇不有了！怎麼羅先生結交女友，交來交去，交出一位嬌婦來？那麼今日之局，將何以善其後呢？」茶房笑道：「如其不然，我爲甚麼說羅先生今天的不高興，業已達於極點了呢？他這是終朝打雁，今天被雁啄了眼，怪他何以不攷開眼光，看明他的對手，你瞧，這是圖甚麼？正是打不成狐狸，弄上一身騷。他們等到天亮了，羅先生推說有稿子待寫，不容停留，故此他忙忙的算賬走了。見到你的時節，不也是這一套言辭？他此乃一語雙關，話外有意。不如此，怎能因開這個女的？看將起來，祇恐這女的戀戀不離，她反難以割捨，羅先生將來不壞在這女的身上，就是好的，我們飯店的茶房，有的也認識這女的。固然，不能說她是山梁一流，但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濫交際家。我們終以爲他們攀交羅先生之目的，無非爲着羅先生手裏多幾個錢罷了！」茶房一口氣說完了！劉震亞思前想後，一心的好笑。說道：「你說的好！我們看他們將來演變到甚麼程度爲止罷？想不到一位寫小說的作家，他在寫作以外，還能進一步的現身說法，表演幾幕小說中事，獻給我們來欣賞。如此說來，我們的眼福，可謂不淺。」說罷，不知不覺，打了一個呵欠。又笑道：「我今早，與羅道夫大有同感。他是一夜未得安寢；我也是一夜未閉眼睛。電梯下來，我上樓找老八去了。茶房笑道：「是慫走的時候，千萬關照

我一聲，我上去，伺候伺候您才好。」劉震亞笑道：「你放心，少不了你的額外小帳。我不見你，也會令他們別人轉交，這還有錯？」茶房笑說謝謝！劉震亞搭乘電梯，一個人上樓。那鳳第老八去了，這茶房回來向飯店大門內瞧了一瞧。那門外恰有一個乘坐包月洋車的，長袍馬褂的瘦紳士，從車上跳了下來。茶房慌忙拉一拉玻璃門，歡迎如儀，說道：「你來啦！」那瘦子進來，不問別的，他先睜着眼睛試一望那帳房外懸挂的旅客姓名表說道：「快請羅道夫羅先生出來，我來找他，是有最要緊的事情，和他接洽。千萬快快請他出來。茶房笑道：「先生，您來的晚了一步，見不着羅先生。他剛才同着一位女客人，兩個人一塊兒走的。」那瘦子聞言，咳的一頓足道：「我知道，找不着他，打電話各處一問，幾家飯店，必然可以尋到他，尋到他，又必然是同着女朋友。今天我的電話，剛才打完，問他是這裏。這時我功夫不大，他又走了？」茶房問道：「您貴姓？找他有甚麼要緊的事呢？」那瘦子道：「我是國強報的社長王又文，我找他是因為他在我們報紙上的一篇小說，續稿子現在還沒有寫，報館的小說稿子，本是頭兩天發給排字工人排印的。等到現在，明天的稿子沒有，已經是來不及，再有一兩個鐘頭，沒有稿子，明天可就要停止一天了。我打電話找到這裏，知道他是在此過夜的，忙着找上門來。便是請他撰寫續稿，不要遺誤，誰知他又走了，這可糟了！」茶房一聽爲此，他的心內，止不住的暗笑，看起來羅道夫的作品，在報紙上讀來，極能引人入勝而有價值，却原來是如此匆匆，急就過了今天，再說明天的，他的成名，純可說是天才了，想着，忽一

眼望到門外，他不禁失聲道：「好了，不要緊了！你看！正好！那不是羅先生？他一個人可又走回來咧！」那瘦子王又文抬眼一看，果然是羅道夫，安安詳詳的，踱上門來。他喜從天降，不亞賽會上甚麼珍珠寶貝一般。火急的一抽身，推門迎出飯店外。便在飯店的石階上，伸手和羅道夫握了又握。一面連連笑道：「道夫先生，我來這裏專誠的拜訪來了。你看看我，不過剛才看完報館的要聞大樣，連眼睛也未閉一閉，便找了你來。真難爲我，打了幾個電話，方知你在這兒。現在你回來好了。跟我上報館去寫稿子罷。小說要斷了稿咧！」羅道夫忽見王又文開門出迎，着實意想不到。他和他握着手，聽他急急說的一篇言語，他發着怔道：「稿子真的沒有了？」王又文哎喲笑道：「我的天！我不遠數里的，跑來這兒，莫非還能造作謊言，前來騙你！今天報上的還有；明天的，可就沒有了。這本是昨晚發下排字房才對；今早已是來不及。無如恐其就誤大事，影響報的本身，因此特派一個排字工人，在報館等你這篇稿子，排完了，再去睡覺。假如再有兩個鐘頭，稿子不到，他便不等，明天祇好停止一日了。」羅道夫故意的笑道：「又文先生那麼咱們就停止一天，也未爲不可。」王又文慌了道：「那還了得！如能停止，我也不老遠的跑來，各處的搜尋你了，千萬不要停止，你的小說，影響極大，倘有停止，馬上便有反應出來，那可是拆我的台了。」羅道夫笑道：「爲甚麼非叫我去你的報館去寫稿子不可呢？」王又文道：「因爲排字工人，在等你的稿子。你的人，一到報館，便不發愁。可以隨寫隨排，他們也痛快些個。」羅道夫笑道：「你知道我適

「才本是從飯店出來的，現在爲甚麼去而復返呢？」王又文道：「我不曉得。你麼非落下甚麼東西不成？」羅道夫笑道：「不是的。大清早起，我甚麼尙未入口。一夜功夫，肚子會餓的。我是來吃吃點心，再回家去的。」王又文笑道：「這是不成問題的，我說你去本店大餐廳，隨便吃些點心。火腿麵包，牛奶咖啡，隨君所欲，你看如何？」羅道夫甚喜道：「好的，好的，我在吃點心之時隨筆便可以將你的小說寫出來了，你以爲怎樣呢？」王又文笑道：「好了！請你特別費心罷！最好一下寫出兩天的，那更是感謝了。」羅道夫點了一點頭，隨着王又文進去飯店大餐廳坐下。要來火腿麵包，牛奶咖啡，擺起一棹而來。羅道夫抽出自來水筆，又笑道：「沒有今天的報呀！我寫倒好寫，我從那兒接着，寫起來呢？」王又文摸了一摸衣兜，掏出一張毛邊紙頭子，上面黑忽忽的，印着一片字跡，他平鋪掉面笑道：「不要緊！我早預備好了。這是今天報上小說的底樣，夜裏打出來的，你看着寫下去罷。今天的報，還沒有發出報館的門呢，我是找不道的。」羅道夫笑了一笑，又道：「還沒有紙呢？」王又文笑道：「向茶房要幾張，甚麼紙不在乎，寫的上字就行了。」於是喚來茶房，要來兩張茶葉紙。羅道夫笑道：「就是他。」說罷，一口麵包，一口牛奶隨手一揮，筆下千言，不到片刻，業已寫滿一張茶葉紙，再寫一張，真個筆走龍蛇，不加思索，王又文看着羅道夫天才橫溢，信筆狂書，不禁發生無限感喟。因笑道：「羅先生的精神，好極了！一夜不曾入睡。寫來仍舊如此神速，佩服之至！」羅道夫搖頭笑道：「精神好，又有甚麼？」仍脫不開是一個筆

僕墨綠，爲你們作嫁衣裳。我說實話，不是爲錢，何致如此；這幾天，窘不堪言，腰包裏，又空起來了。」王又文一聽，他馬上笑道：「你放心！你的腰包空着，我的腰包，十元八元總有。寫完了，先拿十元去用。月底開支，一筆扣除，早給晚不給，也就是了。」羅道夫笑道：「真的麼？」王又文笑道：「誰來騙你，你寫完了，包你有十元用，也就是了」。羅道夫一聲謝謝，欣喜之極的，筆下如飛，越發的快起來了。不一刻，兩張大茶葉紙寫完了，連看都不看，雙手奉上，王又文道：「不辱君命，兩日之稿，足有數餘。現在交你，快拿回報館發排，不得有誤，唉！兩天的差使，又算搪塞過去了。」王又文笑嘻嘻的，伸手待去一接，並說：「謝謝」！羅道夫的手，不知如何，又自一撤。說道：「且慢！咱們的手續，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完咧。你以爲我這一送，你那一接，就完了麼！」王又文醒悟道：「對了！十塊錢的票子，拿出來了，怎麼不交給你呢？你看，就在桌子上咧。」說完，手一張，桌子上的一張十元鈔票，拿起來交給羅道夫。羅道夫這才鬆手稿子，兩個人雙手對換了。然而羅道夫收起鈔票，一望掉面，忽又笑道：「那麼，這點心錢呢？少不得現給現的，也要叨光了。」王又文笑道：「你放心！我說的話，不會不算數。現在我也沒有功夫了，就此付欸，然後趕回報館，辦完正經事，以便睡覺。我這筆小欸若不支付，我那裏能夠走開呢？你當然不放心去了。」說畢，慌手忙脚，掏出一元鈔票來，丟去桌面。又謹謹慎慎，雙手捧着那稿子，他顧不得許多，拔步便走。羅道夫兀自問道：「先生，先生，這錢找下來的零頭呢？是不是

「辦公處不遠，總夠用了。」說着，他已走出去了。羅道夫心想：這傢伙，真了不得！稿子剛給了他，他的不在乎的勁兒就大了，這一元，點心支出，所餘無幾，送給茶房做小賬，已覺慙慙，還要令自己做車錢上路？用他送這空頭人情？想着，冷笑一笑，這一元錢，完全送給茶房，做了小賬，又想想自己夜來，觸着霉頭，今天無處可去，腰中縱有十元富裕，必須要休息休息，方好浪蕩逍遙。如其不然，精神不濟，也是不好。於是雇坐一輛洋車，選來他的辦公地點，提前抓早，前來上班。他的上班，本是假的。事實上即是以他的辦公室，作一個休息之地，準備一進門，不問別的，先睡個大覺。不料他一進門，那聽差的迎頭先報告上來道：「羅先生您來咧！今天真早，真早，可是，找您的電話，截至現在為止，已經是三個了。這三個電話，並且都是不同的地點，不是一個人來的，羅先生用不用回她們的電話呢？」羅道夫聽了，精神又一振作，凜然問道：「這三個電話，有幾個是男的打來，有幾個是女的打來呢？」聽差笑道：「自然都是女的了。男的來電話，我們向來不大注意的。惟有女的來電話，羅先生曾經囑咐過的，我們不但用腦筋記，而且用筆記載下來，不會有一點差錯。羅先生請看這一張紙上，清清楚楚，無不寫的明白。」羅道夫喜歡是喜歡，振作是振作，無奈他的眼睛不睜大了，不管如何，一夜不睡，終是有些不濟。便半閉着眼睛笑道：「都是女的，我困倦之極，也沒有功夫和精神，一個一個，用眼睛去看了。你不如一個一個的念給

我聽。我先聽聽都是誰。」聽差道：「羅先生請聽，這第一個，是汪書枬小姐。」羅道夫眼睛，索性都閉上了。說道：「這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人物！一個胖胖的，圓臉蛋的姑娘。她愛穿紅旗袍綠大衣。這是我一年以上的女朋友了。膩了，膩了！」聽差笑道：「您且聽這第二位小姐。她是一位吳素芝小姐。」羅道夫眼睛閉得更緊了，索性懶於啓視了。說道：「這是一個常請教我修改文章的小女孩子。她的文章寫的雖然不錯；一筆的苦呀，悶呀，所謂吊膀子文章。然而她的人，誠可說是姦姦不疼，舅舅不愛，一臉的黑雀斑，惡醜不堪，難以入目。她給我打電話，一口一個老師叫我，我還不大喜歡理她。現在讓我知道這第三個是誰罷。」聽差笑道：「那第三個是誰？她乃是席上珍小姐。」羅道夫眼睛雖然仍是不睜，可是不禁不由，已爲一層喜色籠罩起面孔來。說道：「這還可以！席上珍可是有的婆家了。但且她與我交誼，乃是髮小的。她的結婚，或定婚，絲毫不能限制我們的友誼。況且她的正婚夫，又是我的一位同學。如此她在那兒呢？電話是從那裏來的呢？」羅道夫問完了，祇聽那聽差念道：「她在第九師範學校咧，」羅道夫啞的啞上一口。說道：「算了，算了！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她在學校，打甚麼電話來？她若在北海公園，那還不錯。這樣我回她一個電話，都是萬難，她要在十二點下課，才可以來電話，或回她的電話呢。」聽差道：「那麼這是枉然了。」羅道夫迷縫着眼睛，打了一個呵欠道：「這怎麼能說，不是枉然而已？看罷，有別的女人來電話再說，我此時需要安歇，睡十個大覺去了，」說時，他的雙足，步上樓梯，一逕走來

他的辦公室內。那和他同棹子對面，坐的一位公務員，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他看見羅道夫來了，迎頭一笑道：「羅先生你好？」一夜不見，老早的上班。你又尋得幾許小說材料歸來呢？」羅道夫先生帽子一丟，兩張大椅子一並，一解皮鞋，一脫外衣，先上去一躺說道：「不用提了！我的運氣，太壞了！昨夜碰上的，原來是個小寡婦，」那文學家啞着嘴唇，笑道：「小寡婦？那太妙了！你不知道，也該聽過我說。我這人，不主張娶小媳婦，大姑娘，一向的信仰，就是惟寡婦爲依歸。告訴你，一個寡婦，又名曰小，那自然必在二十上下，正是當年。再加上她嫁過人了。至少，也先知道男女之間，是怎樣一回事了，而是饑有心得，短期休養。你看她一看見到男人，知疼着熱，體貼入微，那是如何的周到，熱烈，我真羨慕你的艷福，你會碰上一個小寡婦！那就怪不得你進來一下就躺下，精神氣力之不支了。」羅道夫雙手齊搖，連聲說道：「噁心，噁心！我一聽見，不用啞幕，也是一鍋剩水，待我去刷鍋了。故此我並未領略其所謂妙處和風味，就此敬謝不敏，退避三舍，我便跑回來咧。」那文學家嘿然冷笑過：「此所謂對牛彈琴，非是花園中的過來人，不足與言了。不要看你空負着交際大家的頭銜，女朋友多至不可勝數，却原來徒有其表，實難以言，我這又何必與你大開談壇，口傳心受呢？祇待你的歲數一到，經驗一多，你自然就會明白。那時候不用我說，你定然想起我這一篇話來，據爲一個不可更易的定論了。」羅道夫閉着眼睛道：「你又拍老腔了；你看我們兩個人的頭頂，頭髮稀少，差不多快要禿了。論歲數，上上下下，也差不離

尋苦惱罷了。你是我的一位老朋友，無所不知，無須隱瞞，我爲這位女作家，已經做到丟盔卸甲，不知何所底止了。你看我身上的衣服，臉上的神氣，還看不出來？」羅道夫道：「她要你的錢麼？」文學家道：「怎麼能不要錢呢？我一個月的薪水，三分之二，她都要去了。我在本地外埠，猶有三位太太，你說我怎能生活呢？所以我的苦楚，實在大極了。」羅道夫聽得點頭啞嘴，不勝太息道：「這就結了！一位女作家，要求精神上的愉快，開銷自然是大。連我在外交際，每月薪水不少，仍屬入不敷出，何況你將一位女朋友，請進家裏？這也無怪其然，並不奇怪！」文學家悽然不歡道：「我的薪水有限，那裏及得你一半？我若與你的一樣收入，則有何苦惱可言？而我的家庭，也就變成一個快樂的家庭了。」羅道夫笑着不再聲響，文學家細一看他，原來昏昏沉沉，他笑着睡熟了，文學家一看他，長嘆一口氣，自去低頭辦理他的文件去了。羅道夫這一睡，可就長了。他這正是拿白天當起夜晚，拿夜晚當了白天，所謂黑白顛倒。醒來不覺天到旁晚，黃昏時候，大街上業是華燈初上的光景。他起來，看辦公室內，人影俱無，人員全體下班。一個聽差時來外面，探頭探腦的張望。手提一大串鑰匙，那意思是只待羅道夫醒了出去，立即鎖門，羅道夫叫他進來，問道：「嘿！你們也不叫一叫我？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有人找我沒有？」那聽差道：「沒有女的找你，樂得羅先生睡一睡舒服覺，何用叫呢？只有一位先生，常來的鄭上青先生，他來了」，羅道夫笑道：「嘿！鄭先生來了。他甚麼時候來的？你們答他睡覺了麼？」聽差道：「我們答說睡覺，

他說不忙，無須乎驚動，可是他那意思，像是有事，並沒有走。」羅道夫驚道：「他並沒有走？那麼他還在這裏不在呢？」聽差道：「在咧，他一個人在客廳坐着等你。並且他拿了一封信，瞧了又看，看了又瞧。大概他說沒有事，那是瞎話，定是有事的。」羅道夫一躍而起，穿着鞋，急速而下道：「你看，又差一點兒，就誤乃公大事。鄭上青先生來了，不早一點告訴我，他既然不去，敢是求我的事，又到日子了，我若不在，下次見面，不好意思，你要知道，我們二人是有交情的。說着慌忙進去客廳，一看那鄭上青先生是位英俊少年，穿起一件鹿皮上衣，毛呢燈籠褲，兩隻打球用的運動鞋，挺大的個子，一頭「歐林匹克」式的分髮，瞪着兩隻大眼睛，手執一打信箋，坐在那兒想心思。羅道夫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睡覺了，失迎的很，失迎的很。」鄭上青給羅道夫突然進來，嚇了一跳。他也笑道：「不打緊！不打緊！我又麻煩你來了。你看，這封信，是胡曼曼今早寄來的。她這是甚麼意思呢？她說：可以給我極大的報酬，老天爺我並沒有向她索要報酬呀。她何以忽出此言呢？耐人尋味呀！羅道夫笑道：「你這回事，所有的經過，我是無不知曉，你今次之意，不必細講，定然是又來求我費心籌劃對策來了。她在信裏說的都是什麼，你先不必述說。不如讓我一目了然，拿來我看看，然後我雖不才，必可拿出一個相當的辦法來，你以為怎樣？」鄭上青將那幾張小小的信箋，在手裏拍了一拍。說道：「對！我找你，沒有別的，就是這件事。本來你的文章，寫的太好了，人人謂你為青年戀愛導師，那還有毛病？我這件事得力之處正

多，彼此至交，不必多說了，就是她今天的這封信，如此露骨，也是我遵從囑咐寫給她那一封信，詢問她與我訂交，到底用意何在？望祈明示，她才寫了這封回信來，可是她的回信一來，我反莫測高深了，羅先生，她所說的最大報酬，莫非就是那個？」羅道夫伸手笑道：「你拿來，我一看罷，她這信的全文，我有一讀的必要。讀完了，我再貢獻給你一個適宜的對策，也就是了，」鄒上青必恭敬的送給羅道夫那一封信箋，請他去看。說道：「是！我聽先生的。先生的說話我怎敢不聽呢？羅道夫笑了一笑，摸出一盒大前門香煙來，吸着一枝，隨着一看那信箋，洋宣紙藍墨水鋼筆字，寫的乃是：「上青：看到你的信，慚愧萬分！本來我是個有苦無處訴的人，無可奈何。你問我的前途如何？我是個前途只有黑暗，沒有光明的人，怎不痛哭呢？你是個能自立的人，這樣對我，怎不使我慚愧欲死，一切的一切，完全和我相反。誰是同情我的？誰能幫助我？你問我們訂交的意思，我也就是需要同情的幫助罷了。你同情我麼？幫助我麼？那麼我自然要給你最大的報酬了，不過，上青，此是後話，暫且不提。現在我是只有專心學業，你的諄諄囑咐的至意，我是萬分的感謝。好了，下次再談罷。敬祝快樂。曼草。」羅道夫看完了，哈哈的，仰面大笑起來。說道：「上青，你問她索要報酬麼？這太玄虛，太渺茫了。不過，她這總算是表明心跡了。當然，她的目的，在於你的幫助。至少也需要你的同情。你怎麼樣呢？」鄒上青抬手取回那信箋去，雙手摺了起來。怔着兩隻眼睛道：「我不知道，她要我幫助她甚麼？這一個問題，非常的難以答覆。」羅道夫

兩隻手向下一按，說道：「且慢！她的家庭，是不是有些困苦，而致於有不能繼續供給她入學的危險？」鄧上青笑道：「不對，不對，她的家庭，不但沒有一點困苦，供給她的入學，綽綽有餘；而並且意外的有錢，是一個大富之家。據說她家裏，又是房子，又是地，又是煤窖，毫無一點恐慌。她的求學，實在沒有問題。」羅道夫聽說如此，不由怔了一怔。說道：「那麼她有怎麼忙叫你幫呢？」鄧上青笑道：「這個有待羅先生的指教了。」羅道夫想了一想，乃又笑道：「我明白了。她這封信裏的意思，不言而喻。或者她本人不感覺到家庭的可愛，而有心脫離這個家庭？那麼她的家庭，一定不甚和美。」鄧上青恍然大悟道：「這是對的！這是對的！她有心脫離家庭，不是一天了。她常常的說：她的家庭，怎樣不美滿，並無家庭的樂趣。我每逢她說，老是安慰她，並不挑撥離間她一家人的情感。現在她在信裏談到這一節，自然，又是勾起她心上的煩惱來了。」羅道夫猜得不出所料，非常的高興，說道：「這種機會，固然在你是很難得的。但有一節，可惜，她的年齡太小，現在僅在十七八歲左右，並非二十歲以上，未屆法定年齡。倘然她在二年以後，那麼一切行動，她自然可有絕對的自由權了。」鄧上青道：「我也是這樣想呢！她此時即使是有絕對的自由權，我們也愁未必即能成爲事實。我的力量，也是恐怕不夠用的。所以對於這一層，可以說是無考慮之必要，現在我只問你，請你貢獻意見。我用甚麼話答覆她才對！」羅道夫再想一想，旋笑道：「我以爲他的筆下，雖可來得，不過仍然欠着老練。這一次倘使你能同意，由我稍經腦筋

，替你寫上一封書信，你去面交她本人，那更好了。」鄭上青笑道：「她認識我的筆跡呀！我們每次通信，俱是我的親筆，無庸別人代勞，倘這一次突然換了一個人的筆跡。她若看不出來，除非她是一個傻子。」羅道夫笑道：「誰是傻子？你才是傻子？你以為我張羅替你寫這種情書，其中有怎麼便宜不成？我寫完了，你不會用你的信紙，照鈔一過，再為發出？筆跡不筆跡，那還成甚麼問題？你真是傻了！」鄭上青聽着，羅道夫所說，不無所動，沉吟幾回，最後，還是毅然拒絕接受羅道夫的美意了。他笑道：「這是不大妥當的，羅先生現在幫忙我的，已夠可觀了，我安敢再為勞動羅先生幾塊錢千字的貴筆，與我代寫情書？現在仍請你一如往日，僅住口頭上，提出你對於我這件事的意見，由我自己寫信便了。」羅道夫悵然道：「如此也好！我們仍如舊貫。你自己去寫，我報告你一些意見。這裏最重要的，便是她提出這幫忙的問題，乃是虛無渺茫，近於抽象。你的答覆呢？這也不必言明，以含而不露者最佳。你只說是任何幫忙，皆可出力。並請她把這幫助，看做一種義務，而不要以為是一種友誼。那就好了。」鄭上青笑道：「這樣很好，我姑且答應她了。如此我在今天晚上，還有一個機會見着的她，我看見她，採取怎麼樣的態度呢？你說！」羅道夫道：「你在甚麼地方，可以見的着她？」鄭上青笑道：「告訴你也無妨。我們是在青年會體育館內，可以見面。她們學校是參加室內籃球比賽的一份子。我一會前去，當然可以見着他了。羅道夫笑道：「公眾場所，總以冷淡為是，不要太熱烈了。我希望你的信，寫完了，就在今晚見她時，偷

偷的一塞給她，那够多好！」鄭上青收起那一打信箋來得意一笑道：「好！我決定遵命辦理了。我現在去寫信，寫完了即時去交她。有甚麼反響？我再來報告好了。」羅道夫笑道：「好極了！你是一個沒有太太的，比我這有太太的，希望大多了。故此我預祝你們二位，早慶和諧，白頭到老！」鄭上青起來，和他拉一拉手，說道：「朋友朋友別開鬧！這還不定怎樣呢？你這話，說得也太早了。」說着，和羅道夫一笑而別，他自己出來，跑到青年會。看了一眼，爲時尚早，寂寞無人，便縮在書報室內，草草寫了一封信，無非聲明接受胡曼曼的請求，決予幫助。此乃義務，莫作友誼看等語。寫完，那青年會體育館內，漸呈熱鬧氣象，出入之人，多了起來。不大功夫，胡曼曼一班姑娘，鶯鶯燕燕，各自穿起雪白的運動衣，爲頭的一個，手捧一個大籃球，一湧而至。鄭上青從書報室內出來，便看見他們了。惟胡曼曼裏面穿的是運動衣褲，外罩一件藍布旗袍。脂粉不施，露出黃黃的肉皮。眼睛外加起一架白銀邊的近視眼鏡，迷縫迷縫的一雙近視眼，看見鄭上青在此等候，臉皮微微一紅，低低嬌罵一聲：「討厭！」鄭上青亦步亦趨，跟着她們，走進體育館來。那胡曼曼是有心的，進來一看，時間猶有富裕，隊員進來，無非拋擲籃球，投籃過手，活動四肢，她一溜就又溜將出來。鄭上青跟着她的腳踪，自然也又出來。胡曼曼和他站在樓角無人處，嬌聲又低罵道：「討厭！」鄭上青歪着一顆頭，站在胡曼曼身旁，低聲笑道：「別儘自罵人了。小姐，又怎麼不痛快了？」胡曼曼忍不住一臉笑容道：「我出不來，我進去了。」鄭上青急道：「別走哇！

「胡曼曼道：『氣死人，我連出來進去的自由都沒有了麼？』」鄭上青笑道：『不是說這個！你的信，我收到了。』」胡曼曼眼光一走道：『收到了麼？我不信！真這樣快？』」鄭上青笑道：『這不過是你送信的時間，趕的湊巧罷了。』」胡曼曼笑道：『看你不出，你彷彿幹過幾年的郵差，能替郵政局說話。』」鄭上青想起羅道夫的囑咐來，不可過於熱烈了。趕緊笑道：『我們少談話罷！我這兒的一封信，給你看罷。我走了。』」胡曼曼睜着眼道：『那兒呢？你的信，寫了？』」鄭上青笑道：『當然寫了，給你。』」說罷，取出那信交她，忙忙匆匆的要走。胡曼曼笑道：『你毛頭毛腳的，要走去那裏？』」鄭上青道：『你們的賽球，又不是請我作評判員，我儘管在此久留做怎麼？可不是走了？』」胡曼曼仔細的收起信來道：『我們的輸贏呢？你也不看一看結果，這樣子就走了，倒放心得下呀！』」鄭上青笑道：『我有甚麼不放心的？你們這一堆小姐們，全是體育界的著名人物，一個比一個勇猛，這一回還不把她們殺一個落花流水片甲不回？我不用看了。』」胡曼曼咬一咬下嘴唇笑道：『你別捧場了！我們這一回，是非輸不可的！』」鄭上青笑道：『輸也不打要緊。我打電話，託報館一下，可以把你們雙方的勝敗，翻轉登來。再將你的名下，多多加上幾分，於是乎你的風頭也出了。』」胡曼曼扭着頭道：『我不要，多不要臉呀！那就是自己往自己臉上貼金了。我現在問你下一次的信呢？是當面交你，還是從郵政局寄給你的好？』」鄭上青笑道：『啊啣！不是你來提起我倒忘壞了。我而未問你呢，你這次的信，因何不從你本人手裏當面遞交，忽然從郵局投交了呢』

「胡曼曼笑道：『你是真的不明白？還是在這兒裝糊塗呢？』」鄭上青道：『你的心事，不說我如何知道？』胡曼曼道：『我這封信，其實早已寫成功了，只欠着日子，沒有填，直到今天才給你，？是應當請你原諒的。』鄭上青道：『因為怎麼呢？』胡曼曼笑道：『我以為你今天不一定會來的，來了，又恐怕沒有機會給你。所以遲誤到今早，方才決定從郵局寄遞，還好，不但你來了，而且信已收到，回信也來了，這就是非我所料了。』鄭上青伸長着脖頸，點頭一笑道：『嚶！原來是這樣的我明白了。』胡曼曼也一笑道：『瞧你這像兒，老脫不開你那一臉的匪氣！』鄭上青笑容一收道：『這又是說說我的壞話了？我告訴你，我就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大小孩子。我是誠於中，而形於外。你謔我裝假面具，那可是不行的。我的心，反正實在就完了。』胡曼曼笑道：『你瞧，又急了！我若不是不愛聽別人說你的不好，還不說這樣的話。早知道你是不容人說話的，我也不說了。何必討人嫌呢？』鄭上青腦筋也綑緊起來了。說道：『誰又說我不好了？你告訴我，讓我知道一知道！』胡曼曼笑而未答，只努着嘴，讓鄭上青注意他的身後。鄭上青一回頭，却見身後站定一位西裝青年，濃眉大眼，短小精悍，在那兒笑迷迷的，祇是點着首道：『上青先生，我可找你半天了，你怎麼不在體育館內，跑來外邊說閒話呢？』鄭上青一見，此人非別，乃是幾年的好朋友傅廣森來了。他來不及招呼他，急再轉回頭去看，那胡曼曼在此一轉瞬之間，其跡已逝，一個後影，跑進體育館去了。鄭上青兩手一拍，徒喚奈何。說道：『你看，挺好的『局棋，給你攪了。你

來了不要緊，她却跑了。」傅廣森搖頭笑道：「得了！別招說了。這其世麼希希罕，了不得的人物？你迷上她，沒有完。告訴你，你的一番心思，將來非要白費不可，她的男朋友，不是你一個，實在是多着呢。這東西，水性楊花，簡直的不是玩藝。你早晚和她一當，你就知道。」鄭上青笑道：「得咧！傅先生，您的女朋友，一個賽過一個，比這個都強，這是您不要的，才輪到我鄭先生受用，您可心了？」傅廣森笑道：「小子，你別胡說。傅先生的女朋友，決沒有第二個。截至最近為止，也無非剛剛一個，有一點門路而已。你若是信口亂道。隨口胡云，可留神我打你式刮子。」鄭上青笑道：「別打，別打，我給你更正過來，也就是了。」傅廣森笑道：「你聽，三句話不離本行，還是你那一套不是？聽我說給你，今天不在體育館內，當你的裁判員，真乃是我想不到事情。你是不是想要離開這裡？」鄭上青笑道：「是呀；你猜着了。我和胡曼曼交代完了，現在便要回去了。」傅廣森抬手一拍他的臂膀道：「走，回家幹麼？我們上東安市場吃小館子去了。」鄭上青笑道：「不成！我出來說明白了。我媽在家，等我吃晚飯呢！」傅廣森笑道：「我知道，你是個孝順的。晚回去，也是常有之事，何足爲奇。吃完了，你回去，那也晚不了多少。」鄭上青笑道：「你又要花錢了，」傅廣森笑道：「那有何妨？我還有事奉求咧。」鄭上青心下明白，且不多說。隨他前去東安市場，傅廣森道：「我們今天換一個口味，吃一吃廣東小館子了。」鄭上青故意不依道：「不成呀！我是非江蘇上海館子不過癮。」傅廣森笑道：「那麼就大鴻樓了。」鄭

上青反對道：「大鴻樓雖然不錯，可是不愛吃。」傅廣森笑道：「這小子，人家有事求你，你又灶王爺伸手，拿起糖來了，那麼大鴻樓不成，新泰和怎麼樣？」鄒上青笑道：「誰告訴你新泰和呢？我要在大鴻樓新泰和以外的第三家江蘇館子，並且不希望在這東安市場以外，否則不如不吃這一頓飯的爲是？」傅廣森笑道：「這家不行，那家不行，我們只好仍去那舊遊之地五芳齋了。」傅廣森說罷，鄒上青果然隨聲附合，不再反對了。說道：「五芳齋就五芳齋，我吃東西，向來就是潮往舊地方去吃，諸多事故，皆有照應，那是太好了。」傅廣森哈哈一笑道：「小子，你可心了，你這個人，我歡喜你的，就是你真說良心話。由此看來，你不是一個沒良心的，我不敢錯看你了。」兩個人嘻嘻哈哈，一路笑來五芳齋，樓下的雅座現成，鄒上青却非要上樓不可。他道：「樓上痛快！我不願意在樓下，聽那外邊雜耍場的小戲，討厭極了。」傅廣森依他上樓，他又提出意見，非要去那西南角上，一間大雅座裏去坐不可。傅廣森笑道：「想不到你平常不好說話，今天却又如此搗亂。也罷，我既然請你，就請你一個痛快。你的說話，我都依你。看你又能如何？」鄒上青笑着，去西南角上的大雅座內坐了。茶房沏來茶，送上一碟倭瓜子，問他要什麼菜，遞上一張菜牌來。鄒上青搖着一張手，不住笑道：「菜牌子，不要看了。你只請拿一個麵包炒蝦仁來，我以下甚麼不要，一切聽傅先生的命令了。」茶房剛一答應，傅廣森那邊，陡然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這小子，是誠心和我開鬧不是？怪不得你不去大鴻樓，不去新泰和，非來五芳齋不可。又怪不

得你不去樓下雅座，非要上樓，上樓而且非來西南角的大雅座。進了雅座，你又非要麵包炒蝦仁不可。你這是故意的鬧弄我，讓我想起第一次和那對象，韓有香小姐會面的情形來。你真壞透了。」鄭上青故意的裝傻充怔，聳一聳肩頭道：「甚麼？你和韓有香小姐第一次會面，是在這五芳齋麼？五芳齋樓上，就是這間雅座？而且要的是麵包蝦仁，那巧極了！我是鄭上青，不是韓有香呀！」傅廣森連取兩枚瓜子，一枚一枚，拋去鄭上青的身上。說道：「別裝糊塗，麵包蝦仁，就是麵包蝦仁，以外你再要甚麼不要？」鄭上青笑道：「好！我本來不想再要，可是給你一讓，我若不再要一個菜，就是對你不起了。來，再來一個紅燒牛肉。」傅廣森氣笑交加道：「是怎麼了？爲何你要這東西，非吃韓有香小姐愛吃的菜不可。這是無巧不巧，又是她一個愛吃的菜。你要來，她又不在這兒，可給誰去吃呢？」鄭上青啊啊一陣傻笑道：「你這又不明白了，她雖然不在這兒，我在這裏，要上來她愛吃的菜，所謂心到神知，豈不等於她在這兒一樣？她不在這兒，給她就算上一上供，我們兩個人代表去吃，有何不可。」傅廣森笑道：「你就口頭缺德罷。若叫韓小姐知道，左不是多罵你兩聲缺德罷了。」茶房又請他們再想出兩個湯菜來，他退了出去。鄭上青勸他吃着菜，又問道：「喂！我說，你這幾天，和韓小姐又見了沒有？」傅廣森皺起眉頭來道：「沒有見呢！給他寫信，她不答覆，給她打電話，她也不接，敢莫是吹來？不然的話，不能快一個多禮拜，沒有音信呀。我正爲這個着急，你偏來不住打趣，我怎不難過？」鄭上青笑道：「傅先生，你先別着急，

我曉得，這是我的差使到了，你是不是有求於我，意思是教我替你想一辦法，疏通一疏通？那個容易！」傅廣森笑道：「你知道就結了。我們的交情，不再言謝。你看着去辦，就結了。」鄭上青笑道：「你說別人，我不敢保，惟有韓有香小姐，那我敢下一百分的決斷，她不是平常的女子可比。她誠實極了。此次她不見你，不是別的原因，大概是她所担任的一家普德女子中學的功課太忙，分不出功夫來，所以把你疏遠了。你不信，我明天早起，前去一見她，問問便知。不是月考，必是季考，所以她無暇應酬你這一方面，這是十拿九穩，包你沒別的毛病。韓小姐這個人，我敢担保，除非是你對不起她，她可不會對不起你。」傅廣森聽了，鄭上青的見解如此，說不出的得意。說道：「但願如是。你說的，可也不差。我看那韓小姐也不是普通摩登女子一流。她這個人，實在好極了。那麼請你明天早起，替我辛苦一趟。我自己因爲在普德女中的教職員中，熟人忒多了，不便前去，這一層關係，你是知道的，不必多說，還請你多費心好了。」鄭上青笑道：「你知道，不是就結了？這回又該我出馬了。你就是求我這件事不是？我告訴你，鄭先生我現在除去錢緊之外，甚麼忙，皆可幫你，爲你賣命，我都可以去幹。你若是要我幫你錢忙，那可要我命了。」傅廣森聞聽，深爲感動。說道：「我知道你這個人，是一個有口無心的好人，你從前的事情太好了，花錢花慣了，現在事情不大好，自然是手裏不大方便。等我爲你極力謀求，幾十元的小差使，不是難事。你自然不會再有恐慌了。」鄭上青點頭道：「這是正經話，不是開玩笑的。我這裏謝謝你了。」

。「傅廣森道：「知己之交，不再言謝。我們但願每天在一張案子上辦公事，那才如我們的心，合我們的意呢。」鄭上青愈加感激，明日之行，赴湯蹈火，彷彿在所不計了。一會麵包蝦仁，紅燒牛肉上來，鄭上青吃着笑道：「韓小姐，您吃，您吃，今天菜做的怎樣？」一抬頭，原來他說後頭了。傅廣森那裏，早已多要來一份匙箸，虛放在上首，又擺上一碗米飯，真如韓有香小姐身臨其境一般，鄭上青更是笑了。這晚飯吃完了，他們分手西東，各自歸去。鄭上青是一個忠實的朋友，第二天老早的，跑來普德女子中學校外三岔路口，直挺挺的一立。那普德女中的學生小姐們，紛紛前來上學，無不認識鄭上青，大家各作怪笑，不知他忽然來此，是何用意，以及有何公幹？因之議論紛紛，口講指畫，以他爲談笑的資料。鄭上青毫不在乎，仍舊穿起一身短短運動衣，站在這裏，紋絲不動，無異於在普德女子中學校外，增築起一具石像。又好像普德女中有何要人光臨，門外臨時加添的一個警察的崗位。待了好久，却又不見那韓有香小姐光臨。學生來的都齊了，學校內噹噹的上課鐘響，上課時間已屆。欲知韓有香究竟來不來，請閱下回。

第八回

可愛女畫師錦心繡口
不如小說匠辣手鴻才

鄭上青耳聞普德女子中學校內，叮噹叮噹，上課的鐘響了，那韓有香的影子，仍然不見，他不禁疑惑起來，莫非韓有香有何意外，忽然請假不到了，正在這兒，猶豫不定，猛又看

見，那普德女子中學校外，飛也似的馳來一輛漆黑大汽車，車上跳下一個穿皮領大衣的樸素少女，手夾幾本書籍，下來邁步即要走入普德女子中學校去了。鄧上青一見，這個少女，雖然不是韓有香，却也是一個熟人。她並且是韓有香頂要好的女朋友，二人不但是同鄉，尤有通家之好，這位小姐提起來，出身貴冑，產自名門，和這普德女子中學毫無關係，她怎樣來了呢，鄧上青心懷疑念，脚下明白，未便放過她這熟人，和她打聽打聽，或許明白韓有香的情況，也未可知，於是三五步，追過去了。笑道：「魏小姐，魏小姐，您到這裏來了麼？好久不見了。」那魏小姐業已快要走進普德女中門內去了，聽得鄧上青的叫喊，連忙轉回頭來，看看是誰誰？那鄧上青陪着一張笑臉，恰早追來近前，鞠下一個半截子躬去。魏小姐認得他是鄧上青，可是面子上，又彷彿不便過於熟悉了，僅僅笑了一笑，說道：「這位是不是鄧先生？恕我眼拙，我可記不清楚了。」鄧上青笑嘻嘻的，掏出一張名片來，躬身遞了上去。笑道：「我叫鄧上青，和魏小姐好像見過兩次，一次是在韓小姐家中打牌，我們第一次會面，第二次也是和韓小姐，還有傅先生，我們一塊兒碰上了，這一回，是第三次了。魏小姐接去名片，看了一眼，點了一下頭，隨後她將名片收在幾本書內，微微一笑道：「原來是鄧上青先生，失敬的很，鄧先生真好記性，一看見我，把我們的兩次會面，都想起來了，鄧先生這是到那兒去公幹呢？」鄧上青遞上她一張名片，原是希望交換一下。這位魏小姐固然曾見二面，但又未過深談，還不曉得她的真實芳名。今見她收起自己的名片，並未還送一張，不免稍為失望。

只笑道：「不瞞魏小姐說，我這不是到旁處去，就是特意的來本校打聽一個人呢。不想魏小姐也來，我們趕在一起了。這倒是一件巧事！魏小姐不是本校的教職員，敢莫也是來訪朋友？」魏小姐亭亭立在門外，微笑道：「我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替一位朋友的幾點鐘功課，所以必須天天前來，現在已經兩三天了。你知道，我本來是學美術的，天天要畫畫。那裏有功夫，和興趣，作這種中學教員的生活呢？所以我現在煩惱極了。」鄧上青笑道：「是的，我知道，魏小姐是一位女畫師，每一張畫，多多少少，全有定價的。古玩字畫舖裏，並且規定着你的行市。你的身分，如此高貴，要你作中學教師，那裏成呢？這正是大才小用了。」魏小姐接受着鄧上青的恭維，雖然甚是高興，不過她又不能不去入校上課。便問道：「鄧先生，不要客氣了，你來本校找的是誰呢？我現在進去上課了，正好替你通知一聲。你打聽的是那一位？」鄧上青笑道：「如此有勞了。我打聽的，是那位韓有香小姐。提起來，正好是魏小姐的好朋友。我想請她出來，談上幾句話。」魏小姐一聽是韓有香，她的眼皮一翻道：「你打聽的是韓有香小姐？這是因為甚麼呢？」鄧上青笑道：「提起這件事，魏小姐也不是不曉得，我就告訴你吧。是她的好朋友韓廣森教我來的，因為近幾天來，她們中間，音信不通，消息無全，使他放心不下了。故此他才令我來，探詢一個究竟，韓小姐今天，不知來了沒有？如果來了呢？希望見一見她，談上一談。假如有何誤會呢，自然也就化除了。」魏小姐聽說爲此，不由好笑道：「這便是了，你們知道嗎？韓小姐現在病了，她不能前來

學校呢。」鄭上青吃驚道：「韓小姐病了？」魏小姐笑道：「可不是病了？她現在兩三天不能到校上課了。我爲何在本校忽然代起課來？這不爲的是她？她的功課，我來上幾天，幸而她快好了。」鄭上青聽得大澈大悟道：「噯！韓小姐病了！怪不得呢，魏小姐忽來本校代理起功課來。這就爲的是韓小姐了。如此一來，諸般事故，迎刃而解，我們甚麼話也不必說了。」魏小姐却又不以此話爲然道：「韓小姐的病是真的，然而若說是諸般事故，迎刃而解，那又似乎不合事實。這裏本來是另有一種特別原因，而使韓小姐不大愉快。就是韓小姐之病，也多半是爲着傅先生。傅先生不應當把這件事看小了。這件事情，的確很大！」鄭上青疑惑起來道：「何以呢？」魏小姐笑道：「我倒想對你說說，不過，可惜！我的時間有限，上課鐘敲過半天，我要上課了。如此我們可以另外約定一個時間，和一個地點。連傅先生和你，一併約來，我們三頭對案，開誠佈公的，談上一談。你以爲如何？」鄭上青想了一想，又看了一看。那魏小姐身長玉立，電燙嘉波式的頭髮，髮當心，綴了一個紅綠網結。一副鵝蛋臉，不施脂粉，有紅有白。再加上她身上的皮大衣內的藍布袍罩，兩隻咖啡色毛葛便鞋。這種樸實打扮比較之平日她的濃脂厚粉，別具丰姿，令人心醉。看到這裏，鄭上青砰然心動，頗有難以把持的趨勢。於是毅然道：「魏小姐，你的約定，我是感謝極了。不過，我認爲此事最好是我們兩個方外之人，見而談談，那是最好。倘然其中夾雜上一位第三者，或是當事人，那就談起話來，諸多碍口，於事反而無甚益處了。我的意思，今天魏小姐下課，請到西

單牌樓亞北食堂一談，不知魏小姐可否賞光？」魏小姐忙於上課，聽了鄧上青說，來不及充分考慮。隨口應道：「好罷，你在十二點鐘以後，一個人前去亞北等我，我準時前去。有甚麼話，一字不瞞，說給你聽便了。」鄧上青見魏小姐不假思索，一言決定，非常料想不到。急笑道：「好極了，謝謝。請魏小姐快去上課，不要耽誤着了。」魏小姐嫣然啓齒，盈盈一笑。接着她一邁步，半跑着，趕進學校去上課。鄧上青回過頭來，看見魏小姐坐來的那輛大汽車，仍然停放路旁等待。他不禁涉及遐想。這位魏小姐是一個半貴族的小姐，不料她竟能降格，前來代課，這也就足見她和韓有香，是一要好的異姓姊妹了。尤不料她一個身分不同的大小姐，對於約定一層，一口應允。這也就足見有所藉口，爲的乃是傳廣森之事。自己本當約定傳廣森一同前往，原無問題。巨奈傳廣森這傢伙，人雖不壞，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好人，無如上星期日，那韓有香和魏小姐約會傳廣森去中央電影院看早場，擬定是有自己作一陪客：聽說是給傳廣森花言巧語，措詞自己無暇，以致自己不知其事，未能到場。他既如此見外，我又何必客氣，此回，無非他有求於我了，又來邀請五芳齋作一晚餐，以便自己爲他接一笱頭。自己倒要借此機會，不必度德量力，與魏小姐作出一個相當成績來，給他看上一看。所以今天對不起，不能讓他知道亞北之約，自己要單人匹馬，前去赴約了。想至其間，鄧上青野心勃勃，獨自走回家來。那家門不遠的一家果局掌櫃，一見鄧上青來了，從內叫着出來道：「鄧先生，你的電話，來過兩次了。是那姓傳的打來，他問你託辦的事如何？請你快

快打回電話，報告他知道。」鄭上青一聽，這又是傅廣森了。這小子真正急岔！因趕忙回他一個電話，報告他道：「韓小姐病了！這是聽她學生說的。她已兩三天不能到校授課了。不過聽說目下，漸趨痊可。請你放心好了。」傅廣森啊喲的問道：「甚麼病啊？她吃藥沒有？請的是那一位醫生去看病呢？」鄭上青笑道：「你小子，誰給你打聽那樣詳細？這也不過三言兩語罷了。你要想仔細，可以自己去她家，唱上一齣寶玉探病呀，那不就知道清楚了。」傅廣森笑道：「你別挨罵了！我聽說她家，因我和她日益親密，反對非常，最近不大樂意我再上門，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了。你讓我上她家去，還想做從前的夢，那不行了。」鄭上青笑道：「你等一等罷。我再從另一方面，打探打探，如有進步的消息，再來奉告。」傅廣森道：「她只要是真病了，那就無妨。如果安心不理我，可就壞了。關於這一節，我們隨時可談。現在另有一樁喜訊，報告給你。就是我託你的事情，有了眉目，同時，你託我的事情，今天算是成功了。」鄭上青亦驚喜道：「我的事情有了？」傅廣森笑道：「事情是有了。每月八十元的小科員。你下午，便可前來謝委；公喜是上午發表出來的，這是沒毛病。」鄭上青笑道：「我真感謝極了！你讓我怎樣謝你呢？」傅廣森笑道：「我沒有別的要求，僅僅希望多吃幾回五芳齋的便飯，你不必那麵包蝦仁，和紅燒牛肉，留着給我們韓小姐好了，我們爲她設宴，再去要給她吃罷。」鄭上青笑道：「那容易，那容易！」兩人挂上電話。鄭上青一想：傅廣森真是一個好人，他爲朋友，如此盡力。他一個月收入，無非六十五元；爲

自己謀的職業，倒要八十元，而且與他同桌辦公，這是如何的難得呢？想得心內有愧，就覺得今日魏小姐亞北之約，不告訴他，說不過去。但，轉又一想，他已然瞞過自己一回了；自己就又瞞他一回，又有何妨？並且這是逢場想作戲，無碍私交。自己又不想搶過他的韓小姐來，怕的甚麼？心下又復安然自在了。晌午，鄧上青如約，跑來亞北一看。樓上三四間雅座，皆在有客人佔據，他爲之一恚。夥計知道他的安心，忙着笑道：「先生，一個人，先在散座坐一坐罷。雅座內北頭的一間，已要走了。一會就勻出來。」話言未了，那南頭的一間雅座，白布門窗一掀，一張如花笑容，露了出來道：「鄧，在這裏咧。」鄧上青一見，好不慚愧！原來她是魏小姐，人家已經先到了。急走上去道：「魏小姐，對不起，來晚了。」魏小姐探着頭道：「不晚，不晚，我來早了。聽着就像是你來了。你來看一看，這裏還有一位呢？她是誰？」鄧上青爲之吃驚，掀帘一看，座上端端正坐一位十八九歲的裝束簡單，漂亮小姐，在那兒微微帶笑。粉腮梨頰，猶帶幾分病容。原來是那韓有香小姐也來了。鄧上青驚笑道：「韓小姐好了麼？我真沒有想到，你也能來！」韓有香和她點頭爲禮，說道：「我來，就是勉強的你來了，正好，我該痊了。」鄧上青道：「怎麼？我來，我們正好談一談話，你怎麼倒走了？」魏小姐笑道：「不，韓小姐在家，聽說你的事情下來了，她很歡喜。願意見一見你，談一談話。她現在要走，我們也不能讓她走路，至少彼此要吃了飯去。今天是她打電話，自己要出來的，並不是我的約請。所以我特意，早下半個鐘頭課，前來赴約，可

巧她先來了。我知道，這是出於鄭先生意料外的。鄭上青一聽和此，心下瞭然。不過，那韓小姐的消息，也太快了。自己職業，成功不過半日，她竟然知道，快的很了。因笑道：「謝謝！韓小姐的關心，我這件事，和傅廣森先生提過，原非一次。昨天適又提及，沒有想到，今天一早，忽然下來了。這是傅先生幫忙我的結果，我對於他，很是感謝。一方面，韓小姐老早的，就知道我託他的事了，並且當面不當面，爲我屢次三番，向傅先生提及此事，傅先生不能不管，現在我一切知情，無不感謝，我若知道韓小姐能來，我一定約上那傅廣森一塊來，大家熱鬧一熱鬧。可惜這是事前不曉得的，未免遺憾了。」韓小姐臉皮子最薄，給鄭上青實說起來，她面乳就紅了。笑道：「沒有甚麼呀！我在中間，是沒有盡到一分一厘的力量。這乃是你們朋友的交情，與我毫無關係的。我聽見這消息，是從家庭中一個串門親戚得來，也是今早方才知道的。事實上，傅先生爲你努力的力量很大，並且非只一日之功了。」鄭上青笑道：「我知道，我一切都知。所以我說：今天又有韓小姐來，我們如不約上傅先生，未免遺憾了。」魏小姐眠着嘴唇，笑了一笑道：「現在再約，也是不晚罷。傅先生辦事的地點，雖此又不是遠，打一個電話，他走也走得來。」鄭上青想着說道：「恐怕他出去了罷？他每天午飯，常常是出去吃的。今天若是沒有出去，最好。如果出去，那就無法了。」說罷，出去雅座，抓下電話耳機，叫來衙門一問，那傅廣森恰好在衙門，並未出去。他笑道：「你在那兒咧？我今天，心裏頭煩，不想出去了。所以我的午飯，並不打算出門去吃，只在

衙門裏叫來十二兩炒餅，湊合吃吃，這叫做節約運動。現在你若能來，希望你就可以就來，我再多叫十二兩炒餅，連你也够了。我一個人在這裏正悶的荒咧。」鄭上青笑道：「不，絕對的不！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包你就要由煩悶轉到愉快，無聊變作有聊了。你的十二兩炒餅，不必不必爲我再到，連你自己的，也趕快退回去，不必要了。我們今天有好地方吃飯，有好朋友在我們一起作陪咧，傅廣森笑道：「你又窮開心麼，我們在這苦悶的情況下，任有山珍海味，也是難以下咽，可不就是十二兩炒餅，了此午餐？你有甚麼好消息？除非是那韓小姐好了。」鄭上青笑道：「告訴你，你還不信。連韓小姐帶魏小姐，現在，全在這裏。並且今天是魏小姐特約，韓小姐才出來的。韓小姐的貴體欠安，還帶着幾分病，沒有痊可？可以說全是胃病出來的，你若不來，對得起誰？」傅廣森大喜欲狂道：「這是真的！這是一個好消息呀！你們現在那兒呢？」鄭上青道：「在亞北呢，你快快的來呀！」傅廣森一聽亞北，不暇作答，忙忙的把電話掛上了。鄭上青這兒，掛上電話，魏小姐本是跟出來竊聽的，她至此回進雅座去，笑對韓有香小姐道：「得，你不用打算走了。人家電話，打完了。傅先生一會就來，我看你若走了，可對得起誰？」韓有香道：「我不能不走呀！我出來，是暫時的，沒有告訴家中的話。恐怕他們要等我了。」話言未了，鄭上青一笑而入道：「韓小姐可不能夠走哇，廣森一會就來。一會就來。」韓有香縱使非去不可，也對不起他們同聲阻攔，所以她只得一笑而罷。大家坐了不到三五分鐘，耳聽樓外嗚嗚汽車喇叭長鳴。魏小姐望着

韓有香笑道：「來了，來了！」鄭上青笑道：「不能罷！他又坐汽車來麼？」說罷，出來推窗外望，他急速的就回來了道：「可不是！他又坐汽車來了。」韓有香那兒漸呈不安之狀。裝着自然神氣，問那魏小姐道：「你的汽車呢？」魏小姐道：「打發回家去了。我早起晚了。不得不坐。平常，不愛坐汽車的。」這話未完，樓梯響處，那夥計業已喊了過來道：「鄭先生，傅先生來了。」喊聲才住，門帘掀處，那傅廣森穿了一身中國服裝，左手臂彎，搭了一件灰呢大衣，右手袖口高高挽起，指縫裏夾了一支燃着的香煙，走了進來。大家趕緊起立招呼，那傅廣森眼睛只一看，便道：「這裏不成，這裏不成！我們不能在這兒吃飯。走跟我去東城，咱們是東安市場五芳齋咧。」鄭上青聲着傅廣森的口氣，暗自好笑。剛才十二兩炒餅，即可交代午餐。這一來，又非五芳齋不可了。自己假作老實，概不言語的聽得那魏小姐笑道：「傅先生，你莫不成有意請客？我們可是先聲明了，韓小姐小病剛剛痊可，吃是吃不了多少的。無非陪你們坐坐罷了。」傅廣森眉毛一揚道：「甚麼？傅先生今天可沒有安心請客，安心的請客，應該是鄭先生，你們問問鄭先生就知道了。」魏小姐眼皮一撩，看了一眼鄭上青道：「鄭先生請客麼？」鄭上青笑道：「傅廣森，你真叫成！你和韓小姐好久不見了，一旦見面，並不問問她的身體如何？貴恙愈否？先來討論這請客的問題。這就成爲酒肉的朋友了。」傅廣森道：「呸！好說酒肉的朋友，你的事情成了，難道忘掉我這幫忙人了？」魏小姐笑道：「你們不要打架，先來看看韓小姐的病，像不像是好？」韓有香笑道：「

你別胡說，我這病，原來就不算大。今天，已經好了。」傅廣森笑道：「好了，那更好了。我們便走去了，五芳齋去吃飯去。吃飯，是鄭上青的事，飯吃完了，真光去看電影，四個人，缺一不可。我們今天務必痛快的玩一天。」魏小姐笑道：「鄭先生，你去麼？」鄭上青笑道：「傅先生，你今天下午，不上班了？」傅廣森笑過：「勞你費心！我下午業已告假了。」

鄭上青道：「魏小姐呢？」魏小姐道：「今天下午，沒有韓小姐的課，所以我也無課可代，休息半天了。」鄭上青往起一立，說道：「走罷！」兩位小姐見了，不由互相一笑。那傅廣森道：「不怕你不請客，我們快快的走罷。夥計，這筆賬，記在我的名下。」夥計答應知道。他們男女四人出來，下樓出門。那傅廣森坐來的大汽車，早在馬路邊上等待。他們上車，擠在一起，飛馳東城。在東安市場西門外停住車。那傅廣森一馬當先，跑來五芳齋一間，樓上西南角一間大雅座，恰在閒着。他們一齊上樓，擁來那間雅座內坐下。茶房打手巾把，沏茶擺瓜子過來。問他們要甚麼菜？傅廣森望着韓有香笑道：「韓小姐，我們還是要麵包蝦仁罷？」韓有香好似懷有滿腹心事一般，不甚經意的，笑道：「麵包蝦仁也好，我是吃不了多少的。」傅廣森寫在紙條上。又問魏小姐道：「魏小姐呢？」魏小姐笑道：「先請鄭先生要！」鄭上青笑道：「我知道，魏小姐喜歡紅燒，來兩個紅燒的。一個是紅燒豆腐，一個是紅燒牛肉。連韓小姐也能够吃了。」魏小姐笑道：「謝謝！」鄭上青道：「另外再要甚麼呢？」傅廣森笑道：「客隨主便。我的目的，祇要麵包蝦仁，紅燒豆腐，牛肉一有，別的都不

在乎，隨主人的便了。」鄭上青笑道：「依我的主意，再來兩樣酒菜，拚盤之類。其他還有蟹黃湯麵，那是最好。可惜，現在過時了，不得不改為雞絲湯麵，傅先生素常所歡喜的，白菜絲加糖醋，拌在一起的涼菜，也不能夠少了。此外，再來二斤紹興。大家吃着瞧！」傅廣森笑道：「對了！上青！你花錢罷！」說着，一一代他寫了下來，交代下去。鄭上青又命茶房取兩盒粉包烟來，打開放在桌上，讓着大家去吸。魏小姐笑道：「我本來是不能吸烟的，今天因為鄭先生的主人，我先吸一枝。」傅廣森一瞞，心說好呀！我請客，你們不吸烟，鄭上青一請客，你們居然烟也吸了。便問道：「韓小姐呢？」吸烟不吸烟？」韓有香笑道：「你們大概全沒有看見過我吸烟？可是，我今天偏要吸它一吸。因為我很喜歡，我們的鄭先生，他已蒙到傅先生的特別幫忙，有了正當的職業了。」傅廣森笑起來道：「好呀！你們吸烟不打緊，倘若再吃起酒來，那壓二斤紹興，就要不夠了。」鄭上青笑道：「不夠不要緊，我們再滿起來，二斤不夠。三斤也差不多了。」說時，每人業已各燃一枝香烟，吸了起來。茶瓜子，也都有了。一會酒菜，涼菜，先端上來。鄭上青依次敬酒，說幾句諸承關照的客氣話，然後大家一飲而盡。魏小姐韓小姐尤其出乎意外，每人喝了一大杯。鄭上青再斟再飲，再飲再勸。等到菜都上來，吃上雞絲麵，他們二斤酒，恰恰吃完，不剩一滴了。鄭上青欲待再要，那傅廣森笑道：「得咧！替他省下幾個，等着電影，讓他再花罷。」鄭上青始一笑完了。不過他看魏韓二位小姐吸烟吃酒的情形，好生奇怪。因為素日不曾看過她們如此。今天

又說又笑，又駭又嚇，雖不大口，可也玉山將頹，微有酒意。這難道不成真的爲自己事情成功而喜歡？或是另有懷抱呢？那就不得而知了，祇於看着一位小姐粉面微酡。帶起幾分醉意，好像桃花初綻，其美難以形容。他不禁看了又看，自己也好似不勝酒力，不敢多吃了。湯麵上來，每人一大碗。吃完了，鄧上青惠賑，四個人又一同來到真光電影院。本來傅廣森之意，今天是一毛不拔，吃飯看電影，完全是鄧上青的事。無如那韓有香小姐看不過意了。她想，鄧上青家計不大寬裕，幾年來的奔走社會，儲蓄毫無，今天事情剛下來，讓他如此大大破費，似乎居心不忍？把這番意思，私下對魏小姐說了。魏小姐笑道：「這沒關係！我做這個東道。我去買票便了。」這話，剛說完了，恰好那鄧上青問道：「傅先生，我們今天是樓下後排不是？」傅廣森哈哈笑道：「那隨你鄧先生的便呀！鄧上青先生高興，讓我們看後排；不高興，讓我們看前排，也並非不可；我們還是那句話，客隨主便呀！」鄧上青聞言唯唯，自己便要上去買票了。忽然這當兒，那韓有香將他的衣袖一拖，笑道：「鄧先生你別買了。今天的東道，有魏小姐做了。她的樓上的票，業已去買了。」鄧上青一看那邊果然魏小姐正好從那樓上售票的窗洞口，走了回來。她笑盈盈的，手上捧着四張電影票，說道：「票已有了。我們走，上樓吧。」傅廣森一瞧，心說好的！今天有人替鄧上青花錢了。鄧上青雖說並無多大富裕，可是幾塊錢尚不困難，他見了，好生不過意。說道：「這就不對了。我們怎麼要魏小姐花起錢來。這真教我們不好意思了。」魏小姐僅微笑一笑道：「不要客氣了！」韓

有香笑道：「沒有甚麼！她是我們的魏姐姐，魏姐姐還不花幾個錢？」鄭上青笑道：「這就是了，原來是魏姐、魏姐！」魏小姐笑道：「我們不敢當呀！」鄭上青笑起來？那傅廣森在旁，也祇是可笑，他們進上去，樓上的觀衆不多，可是，他們也是捱着肩坐下。傅廣森坐在儘裏面，那韓有香小姐坐在他身旁，接着就是魏小姐和鄭上青了，這種坐法，自與鄭上青便利多了，說來也是韓有香的暗示：傅廣森一坐下，她拉着魏小姐不放鬆，鄭上青是在最後的，所以她們自然而然的，這樣坐下了，那傅廣森也不反對，他因爲不時的，要麻煩鄭上青，去找火柴，去買香烟水果，糖點，所以看他坐在儘外頭，正合其意，當然沒有甚麼話說。功夫不大，電影一開，光線一暗，傅廣森真個要烟要火柴，麻煩起鄭上青來。鄭上青有在五芳齋剩下的粉包烟，腰裏又有幾根火柴，一齊交給傅廣森又吸烟，又和韓有香說笑。韓有香打起精神，不厭其煩，和傅廣森週旋着。把那旁觀的魏小姐，看得也笑了，鄭上青借此時機，正好和魏小姐兜搭，所以他小聲笑道：「魏小姐，傅先生今天可快樂了。這都是魏小姐的力量呀！」魏小姐在黑影裏，也笑道：「不敢，他們的天緣罷了，但是，我們應當知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人間，那裏又有悲歡離合？所以我們儘着讓他們去快樂罷。說不定過去今天明天就沒有了」。鄭上青一聽此言，大吃一驚道：「魏小姐何出此言呢？」魏小姐笑道：「我不知道你看過東坡詞沒有？」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自古難全但願人長久」。此語差足爲今天寫照了。「鄭上青道：「這是甚麼意思呢？莫不成他們前途渺茫，

現在就到絕途了？」魏小姐道：「不怪你這人，有人說你帶着幾分呆氣。看起來你這名不虛傳咧。你今天莫非沒有聽見我說？這裏本來是另有一種特別原因，使韓小姐不大痛快。也就是韓小姐之病，多半是由於傅先生。諸般事情，並非是韓小姐病一好，便可迎刃而解的，這話你明白不明白？」鄭上青道：「我不明白呢，我記得我們今天亞北的約定，好像就是爲的這幾句話，韓小姐願意對我解釋解釋，可惜今天人一多，我們說着似乎又不大方便了。」魏小姐道：「你記得就好！本來我想約上傅先生，三頭對案，大家談談的。不過，現在我又想想這是不適宜了。我打算告訴你，由你轉告傅先生一聲，不要太快樂了，要知道這固然是爲的是韓小姐將來打算；可是也不能不說是爲的傅先生將來打算呢？」鄭上青見說，他道：「我說一句冒昧的話，韓小姐莫不成要大喜了？」魏小姐笑了一聲道：「差不多罷！」鄭上青笑道：「她的對方是誰？現在進行的到甚麼程度了？」魏小姐笑道：「她的對方不是外人，乃是普德女子中學的校長孔尙德先生。」鄭上青說道：「是孔尙德先生？這也不是外人呀！」魏小姐笑道：「自然不是外人了！他們又是同鄉，又是一校辦事，可以說是半出自主，半出家庭之命，這何嘗不是美滿的姻緣呢？」鄭上青笑道：「我們自然是作如是觀了。本來，魏小姐的人，太好了，她雖然是一位在社會上做事的新女性，但是舉止大方非常一絲沒有時下女子的張狂態度？並且她的脾氣好極了，天生來的熱心腸！尤令人可佩，這種女性，是我們人想要得之爲妻的，何怪那普德女中校長孔尙德？他是她的上司，當然較我們認識更清楚了。」

。』魏小姐笑道：「他們的八字並且都合好了。」鄧上青以爲奇怪道：「孔尙德名爲校長，事實上廿多歲，是一個新人物。那韓小姐也不見得是一個舊人物，何以他們還要迷信着八字呢？」魏小姐笑道：「這原是他們家庭的意思，韓小姐的母親，願意如此去做的。她的迷信，可深極了。平日專信八字，合婚一層，尤爲事所必需，不可減少。」鄧上青笑道：「這一說我又可以代我們傅先生存着一線希望，事到如此，且喜尙不致於絕望，或者光明就在他們的前前咧。」魏小姐道：「怎見得還不絕望呢？」鄧上青道：「這是極爲顯著而易見的事實呀！但願得他們的婚姻，因爲八字不合，而打斷了，豈不是我們傅先生仍舊是有希望的？」魏小姐笑道：「不是這樣簡單的罷？孔尙德先生對於這事，出於一相情願，老早的，成見已費有了。八字合不合，是他們家庭間事，與他又似無關。這件事情，期在必行。八字是不能左右孔尙德的意志的。」鄧上青道：「這麼，就要看韓小姐本人的意志如何了？」魏小姐笑道：「韓小姐本人，可以說是毫無意志的。因爲她的意志，完全是以她母親的意志爲依歸呀。」鄧上青談到這裏，想後思前，着實代侮廢森難過。便笑道：「這就沒有辦法了。我們僅祝人家百年合好，多壽多福罷！」魏小姐見鄧上青說是無法，她忽又轉了一個口風道：「這話，也未必盡然！如果說沒有辦法，應該從傅先生口中說出來對。萬一傅先生聽了，他有辦法呢？那也是說不定的。」鄧上青笑道：「據我看！傅先生是沒有辦法的。」魏小姐道：「那也不敢一定！他萬一有辦法，此事可就根本推翻了。」鄧上青道：「韓小姐和孔尙德校長

曾經戀愛了麼？」魏小姐笑道：「這倒不曉得！不過他們是上下同事，自然較我們普通朋友互相認識清楚。他們又是同鄉，又是同事，並且都是名門子女，稱得起門當戶對，沒有問題。」鄭上青笑道：「這要看傅先生聽說之後，她以為如何了？或者他有辦法拿出來，也未可知。等我一會告訴他便了。」魏小姐笑道：「不過請你們千萬不要當面問及韓小姐才好。他是最怕難為情的，你們祇要彼此知道，那就完了。」鄭上青答應一定一定。他們的談話終了，那電影，也不久到了休息，傅廣森那邊，祇顧和韓有香談話，他那裏知道這邊鄭上青和魏小姐的談話，也是說他？他那下伸過一隻手來道：「上青，火柴沒有了。拿一盒來！」鄭上青笑道：「你問我要火柴，我也沒有，全給你了，我們去外邊拿來。」說罷！鄭上青的眼睛一斜，丟了一個眼色，他起來便先出去了。傅廣森見此狀況，知道他又有事情，意思是諷自己出去。急忙摸一摸身邊，也笑道：「喲！我的香烟，也沒有了。我出去買一盒新的來。」說着他從韓魏二位小姐身傍擠了出來。那鄭上青原來並未出去，他在樓梯口，兀自等待着，見傅廣森來了他笑道：「傅先生！你是得其所哉！我是你們的公諸衆差！給你買火柴，也是我的分內之事。」傅廣森道：「你這個人怎麼鬼鬼祟祟起來了？你臨出來眼光一閃，明明又有事情。你要怎麼樣呢？」鄭上青笑道：「你看韓小姐今天對你的態度比那從前，有沒有兩樣？」傅廣森笑道：「還是那樣，沒有兩樣。她有答有問，隨隨便便，並無二意呀！」鄭上青笑道：「可是，我有一個最新的消息奉告，你不要着惱。她現在的身分，

與以前大不相同。她的婆家，快有了。」傅廣森這一驚，着實不小，她登時就怔了道：「上青，你又胡說麼？」鄭上青道：「胡說的那是孫子，你想想這是甚麼事？有胡說的麼？」傅廣森道：「不胡說，你有甚麼證據捧出來。」鄭上青笑道：「當然有了，」說着，又將魏小姐之言，追述一遍。傅廣森沉吟道：「我相信，相信。你不必多說了。」鄭上青道：「怎麼又不必說了？」傅廣森道：「孔尙德我是知道的，他對於韓小姐，老早的就有意思了，他的地位，比我高，名望比我大，一切比我都好。我完了，我完了。」說時，傅廣森面無人色，眼皮裏淚影溶溶。幾乎就哭了。那鄭上青道：「不見得罷？」傅廣森喘了一口氣道：「你說，怎麼能不完？」鄭上青道：「我看那韓小姐的爲人，沒有那樣好的。你這一個機會，白白的放了過去，沒誤終身，未免可惜。你何不從另一方面也做起來？這正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稍縱即逝，不容或緩了。」傅廣森道：「你的意思，是否主張我也去求婚？」鄭上青道：「是的！」傅廣森長嘆了聲道：「我求甚麼婚？我沒有資格了呀？」魏上青道：「你焉能沒有資格了呢？你也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每月在衙門六十五元，另外的收入，又有七八十，一共一百多，幹甚麼不行呢？」傅廣森道：「我沒有資格，和孔尙德去比，他是一位貴族，論勢力，論階級，他都比我高出不知多少倍？我何必拚死力爭，從他手裏，奪出他的所愛之人？我故此說：我沒有資格了。」鄭上青道：「我知道，你們過去的所有情形，所以我在你現在所處的情況之下，着實代你難過。我不願意你們把很好的友誼，由這一下，全都推翻了。」傅廣

森哈哈笑道：「不推翻，待要怎樣？你以為我是那樣一點志氣沒有的男人，在她結婚之後，我們仍舊維持着友誼麼？」鄭上青道：「不維持友誼，你們又該如何？難道你們從此兩罷干戈，誰不認識誰了。」傅廣森長笑道：「當然如此了，她既然羅敷有夫，我們何從維持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友誼至此，也祇好告一段落的爲是。」鄭上青道：「如此我又要問你了。男女每一認識，發生友誼了；那就非要結婚不可麼？換一句話說：你和韓小姐相交多日，目的就是在於結婚？現在結婚的希望，快要沒有了，你便和她斷絕關係了？」傅廣森道：「不是這樣的！我和韓小姐，由一認識，以迄現在，不但沒有結婚的念頭，並且事實上，也不是可能，所以我從來不敢作此思想，這就是說：韓小姐今天快要訂婚的消息，在我並不以爲它是意外。不過我沒有想到她的訂婚，要這樣的突如其來，要這樣的早！」鄭上青笑道：「不錯！我也以爲她此舉突然，實在太早了。可是，我們雖然是她的朋友，我們又沒有理由，請她從緩再議。我們不過有此感想罷了！」傅廣森道：「這是情實之言，實獲我心，我們的談話，也就此紙而已，不必多說。她們在裏面，等的一定急了，我們快快進去了。」鄭上青摸摸身邊，摸出一盒火柴來道：「我這裏原有的是火柴，給你便了，」傅廣森接去，又取出一盒五華牌，一盒十四號來道：「你有火柴，我又何嘗沒有香煙呢？我這裏有的是兩盒，特說出來買，才出來的。這裏面原都是你的作怪了。」說罷，兩人形若無事，仍舊回來了。這一回，傅廣森的坐法，又和先前不一樣了。也決不肯再挨着韓有香去坐，進來便請魏小姐韓小姐二人

，往裏一挪，然後他令鄭上青往裏，坐在魏小姐旁邊，他自己坐在儘外首，韓有香一個人，反坐在儘裏面了。鄭上青見了，莫名其妙道：「廣森，你這裏也有用意了！這就是剛才我們的談話，談出來的結果了。」傅廣森道：「別說話了！看電影罷。電影開了。鄭上青笑道：「還沒忘掉我們今日之來，目的是看電影，這就十分難得！是話雖如此，我今天的電影，始終是看不下去。我由始至今，連上邊表演的是甚麼，一點沒有看懂。這以後，更看不見了。」傅廣森笑着，說了聲：「活該！」這時，電影果然開了。電燈一滅，甚麼看不見。祇覺傅廣森手中，一亮一亮，不住的擦火柴吸香烟。一枝跟着一枝，那香烟吸的就多了。鄭上青知道他的內心苦痛，不可以言語形容，他那裏索性不作聲響，不過這樣一坐，有他在身旁素挨，自己轉不好再和魏小姐多說少道了。大家噤然不響的，看完這一部電影，隨着觀衆散出塲來。那鄭上青便問道：「廣森，我們再回去五芳齋，吃吃晚飯怎樣呢？」傅廣森搖頭笑道：「不，我有事情，我回家了。」鄭上青道：「你真是回家了？」傅廣森道：「費話！不是真的，還有假的？傅老爺有家不回，要去那裏呢？除非是我沒家了。」鄭上青碰了一個大釘子，不敢多言。走到大門外，洋車一羣一羣的，包圍上來。傅廣森不講價錢，坐上一輛，回頭對鄭上青魏小姐鐵青着面孔，點一點頭，苦笑一笑道：「上青，魏小姐，再見再見！」一言未畢洋車衝出圍外，業已絕塵馳去了。鄭上青看眼裏，那傅廣森祇對自己和魏小姐點首作別，居然對於韓有香置之不理，他的心裏，不亞於給刀子挖了一下。險些淚落兩行，哭倒路旁。饒是

咬一咬牙忍住了，他還不免神志迷惘，眼前一陣金星亂冒。搖了搖頭道：「廣森，廣森，你忒煞狠了！你的心，竟如鐵石一樣的堅硬了！我真是比你不得！看起來，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我是有愧男兒，還脫不開英雄氣短呀！」他自言自語，說道這裏，那身旁站的魏小姐，忽然笑道：「鄒先生，你說甚麼呢？」鄒上青一抬眼皮，原來魏小姐韓有香一齊走來身邊，看着自己，沒有理會處。他便笑道：「我因看着傅先生忽然走了，未免突兀，在這裏想着可有！傅先生剛才還歡歡喜喜，一如往日，這不大的功夫，竟會如此，殊爲可疑。我們不能不說他這是一種變態了。」鄒上青說完了，那魏小姐眼望韓有香，嘆喟一笑道：「傅先生這種舉動，在我看來，並不奇怪罷？傅先生別是爲了我們韓小姐之事，他聽見了，不大痛快罷？」韓有香粉面一紅，扭着身軀，笑了一笑道：「甚麼呀！別說了！」魏小姐笑道：「是呀！別說了！事到如今，你還不承認麼？」鄒上青趁機笑道：「韓小姐，您大喜了！韓有香一張臉羞成一張紅布一般，幾乎容身無地了。說道：「你別聽魏小姐隨口說呀！那事情，還沒有一定呢？我希望你們不要相信才好。」鄒上青笑了一聲道：「我當然不能據爲信史了。不過，這是你們目覩眼見的，不用我說。傅先生已經爲這個悵然不歡的，走開回家去了。」韓有香聞言默然，低下頭去，眼睛望着她的一雙禮服呢鞋尖，不作聲響。魏小姐問道：「傅先生是甚麼意思呢？他是我們韓小姐的要好的朋友，在理，他聽說我們韓小姐將要訂婚，應該喜歡才對。因何他聽了，不痛快的一至於此？這實在爲我意料不及，設想不到。」鄒上青笑道：

「是的若論真正快樂喜歡的，應該是我。不應該是那傅先生。傅先生不高興，是勢不必至，理所當然！」魏小姐笑道：「這就是我們所不明白的了！」鄭上青道：「我想這事也祇有傅先生和韓小姐能夠明白。我們大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全是不大明白的。」韓有香抵頭一想，此刻她又抬起頭來，那兩隻眼眶子裏，好像鑲上兩粒金鑽石，閃閃灼灼，流動無己。她道：「好了，你們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我希望你們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和那傅先生見上一面，你們能夠給我這機會麼？」魏小姐道：「這話應該鄭先生答覆罷！」鄭上青道：「這也很好！不過韓小姐也許知道，傅先生不會再來，和你見面了。」韓有香道：「不然，我不承認今天的見面，和他就是最後的一次了。因為關於我們本身的事，是要我們本身去談，才是事實。譬如這次婚姻的問題，是要我親自去和他說明原委，那才是真情實話。如果其中稍一參加別人的口吻，則其言不論如何，我個人也未承認那話是對。這就是說：凡是言語，不是經我自己口中說出，而是由於別人轉達的，我一概不能承認。」鄭上青道：「好！韓小姐之言甚是，讓我去通知傅先生，你看怎麼樣？」韓有香道：「不必，我們的事，要我們自己解決，別人的助力，我們敬謹謝謝！我自然有方法，令他和我見面。不過煩勞鄭先生替我們中間，穿梭一下。所以這機會，依然要看你給不給了。」鄭上青慨然道：「韓小姐對我，恩重如山，我為韓小姐赴湯蹈火，死而無怨，我承韓小姐特別幫忙，最早的便引韓小姐為一知己，韓小姐看得起我，但有委託，我是萬死不辭的。」韓有香粲然失笑道：「上青，你是忠實

的！不過，你也有得太嚴重了，我這裏有一封信，是我早就寫好了的。隨時隨地，祇待得一機會，而交那傅先生。我們今天見面，未能講到此節，以後的見面，恐怕難了。所以不得不借重鄭先生，替我轉交。我並不是讓你替我賣命，我不是強人所難呀！」鄭上青笑道：「這就是了。你有信交我，我保你今晚送到就是了。」韓有香果然取出一封信來，交給那鄭上青了。隨後她對魏小姐道：「我們不用吃飯了。我回你家去罷。」魏小姐道：「對！我們雇車罷。電影院外人散淨了。連車也沒有了。我們多走幾步路，隨着雇罷。」鄭上青道：「真是，傅先生的神經，所受刺激，料是不小。你忘了，每次都是他雇車，爲韓小姐坐上，他才肯走。今天他走的倉卒，連這層也忘了。我替你們叫車。」說罷，他叫來遠處洋車，爲她們雇好，看着她坐上去，他才另路走來傅廣森家門。那傅廣森的二弟出來，一見鄭上青，便笑道：「上青來了。你進來，看看我的哥哥，不知他怎麼樣了？——一頭跑回來，不吃不睡，躺下就睡，翻來覆去，却又老睡不熟。他八成是犯甚麼心病罷？」鄭上青未便進去，祇將一封信交他道：「老弟，交給令兄這個，他就好了。我先不進去，告訴他，改天來看他便了。」他二弟接去，一看封皮也笑了。鄭上青趕急回來。第二天早起，他預備去衙門謝委到任了。行經亞北門外，忽見那傅廣森穿了一身西裝，在亞北門外，正下洋車。鄭上青一見，明白大半。說道：「傅先生，今天又不上班了。」傅廣森見是他來，異常的高興。說道：「上青，你來的好極了，請你跟我進來，看我配不配稱一個男子漢？鄭上青笑道：原

來你們又是在這裏見面談話了。這一回，我可不能參加。前途如何，未可逆料，我躲開遠遠的頂好。」傅廣森道：「那麼你那兒？昨天，又累你跑一趟送信。你看我大丈夫，有沒有決斷？」鄧上青笑道：「不過你太硬性了！我今天要到差謝委了。你忘了？」傅廣森想起來道：「你明天去罷！我今天告一整天的假，明天始能上班。沒有我，誰領你去見我們的上司？」所以我看，你明天再去到差，看在我的面子上，少拿一天的薪水，那不要緊罷？」鄧上青點頭道：「當然，今天的局面，是你們最緊張。最精彩的一幕了。你不可不出席參加，這是決定現在未來的大關鍵了。我的事情，乃是時間的問題。水到渠城早晚都是一樣的。我走了。」傅廣森笑道：「是，你走罷。我們不能多談。因為我在未來之前，剛剛打過電話，她已經老早的前來，正在等我。我現在來，已經是晚了。」鄧上青猛一抬頭，笑道：「正是，你看韓小姐在樓窗內，正看着我們呢。我焉得而不給你們機會呢？再見，再見。」傅廣森舉眼一望，那亞北的玻璃窗內，果有一個嬌小面孔一閃。他笑道：「謝謝！我去了。」說罷，他插手衣袋，英風凜凜，衝進亞北去了。鄧上青目送他進去，由他今日前來，所抱定的態度，而想定他們今日會面的結果。也不禁嘆氣搖頭，悵然街頭徘徊，不知所之。忽然一輛飛快洋車，急速的，從西單牌樓南馳來。車上座定的一個穿藍布旗袍，外罩短大衣的女學生，老遠的，便招手叫道：「上青，上青，你來了，好極了。我正要到你家，找你去呢。你來得正好。」鄧上青一見此人，不是別位乃是那位體育家胡曼曼小姐。他爲之一呆道：「曼曼，你找我

做甚麼呢？我兩天沒有接到你的信了，你怎麼不答覆我呢。」胡曼曼打發洋車去走，她站在鄭上青身邊，笑了一笑道：「上青，上青，對不起，對不起。我這兩天，實在有事，弄得神經不安，把我急壞了。我今天實在出於無法，不得不找上你來救我一救。我的事急如星火，早已迫近眉睫了。」鄭上青驚問道：「甚麼事呢？」胡曼曼四外張望一張望道：「上青，這裏的亞北很近，我們去吃茶點談談好不好？」鄭上青一想亞北如何去得？說道：「亞北不好，我們就近，不如去到英林。」胡曼曼道：「隨你，今天是我求你的事，你不要拒絕才好。」鄭上青不知她有甚麼要命急事，即陪她跑來英林樓上，要了幾樣茶點，問她道：「曼曼，現在可以說了，你又發生甚麼問題了？請你告訴我。」胡曼曼未從開口，眼圈一紅，長長呼道：「上青，不幸的事情，臨到我的頭上了。我的學校，在這幾天之內，便要正式公佈開除我了。我不久將來即要淪為失學的可憐人了。你聽了，痛心不痛心呢？」鄭上青聽罷，心下釋然。不過他又不明白道：「你這是因為什麼呢？你的功課對數，體育一門，在校尤為出色。學校當局因何輕輕易易的，就開除起你來？你又沒有得罪學校中的任何人？」胡曼曼道：「我怎麼沒有得罪人？我就是因為得罪人了，所以才落得開除降臨到我的頭上。我這是咎由自取呀！」鄭上青道：「不要緊，你們貴校同人，我沒一個不認識。得罪他們，我帶你去，謝一個罪，也就完了。」胡曼曼道：「是我們學校中人，那趕情好了，他不是我們的學中人呀！」鄭上青道：「那麼是誰？」胡曼曼道：「他雖然不是本校中人，却是學校的一位上司

，他正應管理我們，說起來便是那位運動監理吳原禮先生，我得罪他了。」鄭上青一聽是吳原禮先生，他登時也呆了道：「吳原禮先生是個好人，他素常和和氣氣，禮貌之極，你怎麼把他得罪了？」胡曼曼恨道：「說起來，這就是那天晚上，在青年會比賽籃球之事了。我沒有別的，祇恨你那天爲何不當我們的裁判員呢？如果你當裁判員，決沒有這宗事，並且，早就完了。」鄭上青笑道：「我明白了。你是因爲我不當裁判員而生氣。你不想人家請的，根本不是我，我幹他做甚麼？你怎麼樣？和裁判員起衝突了？」胡曼曼道：「我們因爲那裁判員他過於不公平了。所以，我們大家不平，羣起質問，在比賽完了，鬧了起來，裁判員理窮詞竭，沒辦法了，他找到那運動監理吳原禮先生來，報告說我們搗亂，那吳原禮先生過來，開口不說別的，先問我們爲何搗蛋？我們推舉的由我答覆，告訴他的原委，並表示不是搗蛋，實在由於裁判員的不稱其職，那吳原禮便道：「你這還不是搗蛋？你們都是無理取鬧！你名字叫甚麼？你敢告訴我不敢？」我當時，也氣了。說道：「人的名，樹的影，怎麼不敢告訴你呢？我告訴你，你別害怕，誰不認識我胡曼曼？」吳原禮一聽，連說好好，我記下來了。你叫胡曼曼，我不和你說話，我見你們校長再說，你們走罷。說到這裏，他溜了，我們見他如此，沒一個不笑起來。不過昨天一到學校，那校長忽叫我到校長室去。見面便道：「曼曼，你得罪我們上司了。他的意思，命我開除你。我不知其中情形，你說出真情實話來，我看看能不能替你想辦法？」我聽了，理直氣壯，當將真實情況，一概不瞞的說了，那校長道

：「這沒有辦法。你侮辱人了，當然要負責任。現在，我是沒法可想，祇有請你去外邊，另想辦法。公事我可以看在你素日爲體育努力的分上爲你壓上三天，過三天你想不出辦法，那可是不對不起，我便辦理公事，挂出開除你的牌示了。你自己在三天之內，去想辦法罷。」校長說罷，別無言語，令我退出。我起初以爲無大關係，後來經過一天的活動，毫無結果，我方知道不是好辦的了。今早，不能不又麻煩上你來，找到你來，替我幫一幫忙。你能够允許我，保障我，不被學校開除，那就好了。我的家庭，你是知道的。假使一被學校開除，那就不得了。我不用再打算繼續求學上進了。」鄭上青聽完了，那胡曼曼業已淚落兩行，嗚咽悲哭起來，他想了一想，便道：「曼曼，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你要我的幫忙，此乃我的一種義務。我今天不說的，先帶你去那吳原禮先生的公事房，見他一見，說明誤會，你對他謝一個罪，也就完了。我們的事，然後再說。我現在惟一的希冀，那就是我接受你的最大報酬了。這一點點的小事，算得甚麼？何足掛齒。」胡曼曼聞言，滿面通紅道：「你又討厭了，你准能保證我不開除麼。」鄭上青道：「自然咧。我說別人不行，吳原禮先生，乃是一位忠厚長者，你不把他得罪苦了，他不會與你爲難的。現在我去，老朋友，多少有點面子，或者恢復學籍，收回成命，不是何等難事，你跟我走，去去再看。不過，那最大的報酬，究竟是甚麼，我可不可以先知道一下。」胡曼曼低着頭，似笑還嘆的道：「我不知道，你不用又來拿人取笑！」鄭上青笑道：「我相信你不以爲男女之間，祇一祕祕，便可算得最大的報酬了。」

胡曼曼把頭一揚道：「你敢，你敢！你來，你來！」鄭上青笑道：「我們先辦公事要緊，去見見吳原禮再來不遲。這不過是取笑罷了。」胡曼曼笑道：「我看你也不敢！」說完，她取錢惠賬，鄭上青却已先給了。他們出來，先奔吳原禮的辦公處。鄭上青進去一接洽，那吳原禮聽說，他此來目的，在於代替胡曼曼求情，登時很不在意的，笑道：「這是一種小孩子舉動罷了。我的目標，也是做戒煙的下次，教她知道，運動道德，最重要。因為運動的目的，不是比賽。而比賽，不過是體育的一種工具而已。他們小男孩子，小女孩子，不大重視此節，往往把比賽看成體育的目的，這就是荒謬絕倫的觀念了。胡曼曼就是抱定此種錯誤見解的一個，我們不能不把她這誤解，糾正過來，她既然表示悔過，我們又何苦與她為難？你叫她進來便了。」鄭上青謝過吳原禮的關照，他急忙出來，招呼胡曼曼進去。胡曼曼深深鞠了一躬，說道：「吳先生，我知道我錯了。請你原諒，下次再也不敢了。」吳原禮點首笑道：「這便才是！聖人云：『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你知道悔改，尚不失為一個可造之材。我會你們校長，保留你的學業，以觀後效就是。你安心向學，不得再有軌外行動，去罷。」胡曼曼聞言大喜，謝謝躬身，方退出去，鄭上青搭搭訕訕，也要無事告辭，和那胡曼曼一路同行，不料那吳原禮忽笑道：「鄭先生，你且慢走一步。我在公事之外，還有私人談話，對你發表呢。」鄭上青一聽，未便先行，祇得任那胡曼曼出去，聽其所之，他一人留在這裏，問道：「吳先生，你有什麼私話可說呢？」吳原禮將坐下椅子，往前挪了一挪，低聲問道：「

這位胡曼曼，她和你是甚麼關係？要你爲她出此大力呢？」鄭上青面皮上赧然道：「吳先生明察，我和她不過朋友相交罷了。」吳原禮笑道：「原來如此，沒有別的，那就更好。我現在告訴你，她這個人，早就該常開除了。這一次，如不是你來求情，我是斷難許可，必定除名的。因爲她近來，行動不加檢點，浪漫逾當，不堪聞問，留她在學，實爲一個害群之馬。所謂她對於我的侮辱，事關個人，無非一個題目罷了。現在你和她朋友相交，不妨對她一致勸告，請她善自檢點，不可過事放蕩，方得學業維持長久。否則今天過去，還有明天，將來她仍不免開除一途。這裏的教育界，不要她這種害羣之馬的，務必請她注意的。」鄭上青給吳原禮鄭重言來，他摸不清了，面上唯唯諾諾，敷衍出來，那胡曼曼不知何往，她已不在。鄭上青想着，胡曼曼的名譽，相當狼狽，大爲夠瞧了。不然，何以傅廣森言之於先，而吳原禮又異口同音，表示於後呢。吳原禮是一個有地位有名望的老前輩，他的身分，與傅廣森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他莊重態度，一絲不苟，倘非是實有其事，他又萬不能隨便出口，這就是一個不可解之處了。鄭上青想不出所以然，這一天，過的糊裏糊塗，彷彿甚麼一概不在心上，心上祇盤旋着這一件事兒。天快黑了，鄭上青在家默不住，出來轉一轉圈，仍舊脫不開西單牌樓一帶，街上的電燈都亮了，在西單牌樓，眼見那傅廣森又坐一輛洋車，飛馳急驅的，向南跑來，鄭上青無意的，叫他一聲道：「廣森。」傅廣森給他一叫，看見是他，也急忙令車停住，跳了下來。走進幾步道：「上青，我碰見你頂好，你看我臉上的氣色，變了

沒有？說話，是不是氣短了？」鄭上青笑道：「這就奇怪了！你又不是剛和女人接了脛來，說甚麼氣不湧出，而不更色呢？你還是依然故我，沒有兩樣。」我問你，這是那道而來，那道而去呢？」傅廣森道：「我這是從亞北來。」鄭上青笑道：「喝！一天，早晚兩趟，好照顧主兒！」傅廣森笑道：「呸！你說在後頭了！兩趟算是甚麼？今天連出帶進，亞北已經是四趟了。」鄭上青笑道：「我的老爺子，趙子龍當初大戰長坂坡，不過七進七出，救出阿斗。你今天以一傅先生，居然四進四出亞北，這簡直是你有幾個開錢，願意往亞北去送罷了。」傅廣森道：「然而，如果不是因為韓有香，誰又能夠如此呢？」鄭上青道：「我的天！你的四趟亞北進出，完全是斷伴着韓小姐麼？」傅廣森道：「誰說不是呢？我不瞞你說，我今天一個整日子，完全是陪他一個人了。我不爲她，何致如此。我祇得爲她犧牲這一天的光陰了。」鄭上青笑道：「我想起來了。我還不會問你，你今天，和韓小姐在此相約，四趟出入，你們都說些甚麼？以何作爲結束呢？」傅廣森笑道：「勞你費心！左不是無結果而結束罷了！」鄭上青道：「你們怎麼會無結果而結果了呢？那麼，所爲何來呢？」傅廣森笑道：「你又不明白了！你曉得那『未完成的傑作』麼？天下的事，圓圓滿滿，着處順利，那是平凡的情節，毫無回味可尋了。看電影，我們不贊成美國式大團圓，而主張要必定有結果。這就是同一理由了。我以爲最好這樣無疾而終，是極有文學價值的。那麼又何必非做成美國商品化不可呢？」鄭上青笑道：「得了！你不要唱高調了！男女之事，不是一些枯燥無味的理論，

可以限制。請不要以傳教教師的口吻，向我來說教罷！你們今天之會，到底是怎麼樣了。」傅廣森笑道：「我告訴你，原無妨事，我和韓小姐的交際，始終是保持純潔的，所謂發乎情，止乎禮，一點不帶着副作用。今天，又何莫不然？我們在亞北，坐够了，出來，出來，戀戀不捨的，又走回去。如此出來進去，整整四回，我們也不過如此。我的人格，自信不敢說偉大；然而那韓小姐的人格！也誠然不能不說是不可誣蔑。我們兩個人的最後一面，如此的就結束了。她剛剛的坐車走了，我這裏正在街頭躑躅，坐在洋車上，看此夜景，倒也可愛。這正是我有生以來，最可紀念的一天。我不願意平平淡淡的，放他過去。今日多銷磨一銷磨，他日可以多回味一回味。我們是感情的動物，誰能遺此？雖說無情，可是，事到臨頭又是未免有情呀！」鄭上青笑道：「是了，過去的，讓他過去。你們的一段歷史，今天真的就完了！」傅廣森長笑道：「可不是完了！所有以前的一切，整個的推翻，完全沒有了。」說罷，笑聲未已，那眼眶子裏，也不禁閃閃灼灼，貯上兩滴子眼淚，差不多要掉下來了。鄭上青點着頭道：「你們的事情，我很清楚！這正是未免有情，誰能遺此？我對於你們，非常表同情的。」傅廣森笑道：「同情不同情，我們並不需要。我惟一的需要，就是知道他們結婚的日子，我們兩個人作一對堂上來賓，舉起酒杯，祝福他們，爲他們祈禱了。」鄭上青笑道：「你也太急了！人家尙未訂婚，你却希望他們結婚。這不定在何年何月呢？」傅廣森道：「何年何月？說不定今年出不了，最多明年一二月，他們的婚禮，一定舉行了。」鄭上青

笑道：「那麼，這件事，交代到我的身上。我去隨時偵探，留意一留意。他們的訂婚結婚的日子，不會瞞得我的。並且我們也願意在他們結婚以前，接到他們大紅請柬的？」傅廣森笑道：「但願如此，那才是坦白的交情呢！至於他們萬一不請我，讓我自動的趕上一份人情去，我可不幹。」鄒上青笑道：「我亦云然！」傅廣森沉默一沉默，他又笑道：「嘿！上青，我們只願談我們的，把你們的却忘了。我問你？你又見到胡曼曼來沒有？」鄒上青道：「見到了。我們今早剛剛見到的呀！」傅廣森笑道：「她此時，或者仍舊在亞北，不會走開的罷？」鄒上青驚詫道：「她也在亞北麼？我們上午，剛剛到過英林來！」傅廣森冷笑道：「今早到英林，是陪你鄒先生去的。可是今天在下午的亞北，陪的可不是你鄒先生了。人家却是另有其人，另有其事了。」鄒上青道：「她在亞北同着誰呢？」傅廣森道：「我說她是水性楊花，你和他他在火熱時期，或者不大相信，現在，可以證明了。老實說：一男一女，在點心舖的雅座內，除去那話兒，甚麼又作不出來呢？」鄒上青開聽有此等事，他目眦髮指，立刻顏色就變了道：「好，我回去亞北罷。我去看看，不是我陪着她，是誰陪着她呢？他們在雅座內，作的都是甚麼具體？」傅廣森笑道：「我也贊成！我在今天，希望你們的事體，也要告一段落。我們的事情，同時，告一終結。那麼我們更可謂爲一雙難友了。我是說話要負責任的，但願得他們沒有走開，我並且要陪你走一趟。」鄒上青道：「謝謝，我們一塊兒走。我們同坐洋車，快快的回去。」傅廣森急忙又代他叫來一輛洋車，兩人坐車馳回，不幾步路

亞北便到了。他們上樓，選去那雅座外的一張西餐台坐下。那傅廣森將手一指道：「剛才我從第一號雅座出來，他們正在第二號雅座裏，嘖嘖嘖，啾啾咕咕，說的不知都是甚麼話。現在或者仍在那裏？我們問一問。」鄧上青搖手道：「我們且慢！不要驚動他們。看看他們是何情形。他們絕對是在這裏。我已然看見那布帘底下，露出的藍布旗袍，黑絲襪，半高跟皮鞋，正是胡曼曼無疑。還有一位是西裝褲腿，黃皮鞋，那是一個男的。他們都在裏而未去。這倒是我的一個機會。我們兩人今天，同一遭遇，說甚麼難友，簡直的是難兄難弟了。」傅廣森得意笑道：「怎麼樣？鄧先生！傅先生不是說謊話就完了。」鄧上青道：「你不是說謊，我是知道的。我現在沒有別的感情，祇有感覺一個人，給人玩弄的太可憐了。我就是送給人玩弄的人，她就是玩弄我的了。」傅廣森笑道：「說起來，你們交情，究竟作到甚麼程度了？」鄧上青道：「我們雖然不到甚麼程度，可是，我也曾爲她做了不少幫忙的事體。今天尤其剛爲她幫了忙來。保留着她的學籍，她乘我不留神，一下溜去了。想不到她下午，却又來此，會她情人。上午，還不知她都做出的是甚麼事呢？」傅廣森向他一問，始知他上午同她前去吳原禮那兒陪的罪，她的學籍，賴以保持。因爲他得罪吳原禮了。於是笑道：「這世界，如果用消極的眼光來看，可不就是一個玩人的世界。不是你玩了人，便是人家玩了你。你這不過就是被玩之一罷了。」鄧上青冷笑一笑道：「他玩弄人的手段，真是高明！她還說給我最大的報酬呢？這就是所謂報酬了。有此一段情由，也好：假如我們鬧的滿城風雨的事情，忽然

中斷了，那麼一般的眼光，總是懷着一種成見的，說我這男的甩女的了。現在有此一幕，足以證明，我們的交情停止，不是我甩她，而是由於她來甩我，這是怪不得我了。」傅廣森笑道：「上青你能有決斷就好。本來大丈夫何患無妻？天下，美女子不少？我們一個男的，但有一顆忠誠血熱的心，何處無女人呢？」鄧上青此時的內心，當然也是苦痛至極。聽了，勉為一笑。說道：「謝謝傅先生的開導，傅先生之意，自然最好，傅先生若有合意的女子，為我介紹一位，那就更好了。」傅廣森故意笑道：「這還不現成？那位女畫師魏小姐，不就是一位？」鄧上青笑道：「魏小姐那可不敢！她是甚等之人？和我們不是同日而語的。她是一位半貴族，我們是一個小平民，我們焉敢妄作非非之想？」傅廣森笑道：「那也不敢一定，鐵打房樑磨綉針，工夫到了，自然就成了。」鄧上青微微一笑道：「看着罷！魏小姐但有機緣，至少，她或者不忍拒絕我這一個朋友。我們正如別人說的，「好自爲之，前程無限。」我看魏小姐最是中意，可又不敢妄自高攀。魏小姐要看得起我，不教我太傷心，我這一顆已死的心，便可死灰復燃了，」說着，不期然的，滾下兩滴眼淚來，唏噓不勝，她就哭了。傅廣森從未看過鄧上青這等悲哀，他也爲之愴然道：「可惜！我和韓小姐現在斷絕了。否則她絕對可以從中幫忙的。魏小姐的面貌，言談，無一不好。可是她的理想，是非常強烈。這種人不動感情，永如枯井死水；一朝感情被打動了，她便可以一發而不可制止。你祇要着能不能打動她就定了。據我看，她必可給你安慰的，如果你能善自處理。」鄧上青搖頭流淚道：「我們

不敢！我們那兒配呢？」傅廣森再欲鼓勵他，那二號雅座門帘一掀，夥計賊着：「小費五毛！」胡曼曼恰好同着那一個西裝男友走了出來。傅廣森急將手一拍鄭上青的手背，笑道：「不要哭了，你看，胡曼曼出來了！」鄭上青看見那胡曼曼同着那男友出來，他再不放過，一挺身，便走過去了。他叫着道：「曼曼！你來了多久？」胡曼曼其實早看見他了。她因爲他坐在這裏不去，耗不過他，所以打算一溜走去。不想依然難逃法眼，他追來了。她不能不站住一笑，點着頭道：「啊鄭先生，你也在這裏，我來給你介紹，這位是錢先生！」鄭上青此時，看明白了。所謂錢先生，原來也是一個半熟臉兒，祇是叫不出他的姓名，記得他是一個在南方學習開飛機的，飛行學校的高材生。鄭上青看罷，笑了一聲，撇着嘴唇，不作理會。那錢先生給胡曼曼一介紹鄭上青，他原已伸出手來，預備希望和他一握其手了。不想鄭上青故作不曉，給了他一個乾掉，他伸出這手來縮不回去，弄得面紅耳赤，非常難以爲情。他祇轉面望胡曼曼道：「曼曼，我們不要在此多留了，我們走路要緊，別儘自消耗時候了罷？」胡曼曼豈知鄭上青絲毫不給一些面子，對於錢先生，置之不理？他也是儼不開交，說不出的難過。便笑道：「錢，你說的好！我們不要把這寶貴的光陰，儘管無謂的消耗了。我們是要走我們的路，作我們的事去了，你等等我向鄭先生，說一聲再會，我們便不在此耽擱，立刻就走了。」說罷，胡曼曼的眼光一轉，看到鄭上青的身邊來。鄭上青看到胡曼曼這等神情，他已知道，自己通盤失敗，勝利終歸是人家的了。他趕緊笑了一笑說道：「曼曼，謝謝你！你是要

對於我說再會了麼？我知道，我們若干日子的友誼，到今天無疑的，是作到一個結束了。我在今天接受你的這聲再會以後，自然，也要還你一聲再會。不過，我在你我互說這兩聲再會以前，我願意你接受我一個要求。這個要求，並且是十分鄭重的。在你，並無多大耗費，祇消一舉手之勞，即可以辦理完竣了。在我則受惠實多，感激不盡。誠然，所謂惠而不費，請你務必看在我們往日的分上，接受我這個要求了罷？」胡曼曼見鄭上青不容自己說話，提出一個要求，言之娓娓，不知是何大事？也便笑道：「鄭，你誤會了！我所說的再會並不是那永別了，我說的再會，無非是再會的再會。這話，你明白不明白？」鄭上青笑道：「是，這再會。在你也許是隨口說來，並無含蘊。但是我聽了它，尤其是在今天這場合裏聽來，着實是含有一種永別了的意味的。曼曼，你請不要說誤會，我並不是誤會。我們從今天起，從現在起，我們實在應當永別了。」胡曼曼道：「上青，你且不要絮叨不完，你這些話，我全聽不懂。我祇問你，你要求我甚麼？我希望你不要給我一個困難題目，我是不會做文章的。」鄭上青笑道：「這不是困難的題目，不是要你作文章的。我說的明白，你祇消一舉手之勞，我已受惠實多。這是不用不着你碼難的。」胡曼曼不大瞭然道：「你說罷！那是甚麼要求呢？」鄭上青道：「這要求，便是你把我寫給你的那些封信，一概的，拿來還我！」胡曼曼神經一震道：「上青，這是因為甚麼？」鄭上青面色凜然道：「因為那些封信，完全是我根據我這一顆熱騰騰，赤裸裸，純潔無二的真心，寫出來的。我不願意留在你的手裏，遺作他日的笑柄，希望你

，全部的歸還給我。這豈不是惠而不費，一舉手之勞，我則受惠不淺了麼？」胡曼曼思索而又思索，她終於一口應允了。說道：「上青，我對不起你極了，你這個要求，我不接受你，允許你。我決定把你的那些信件，完全退還你，給回你了。你應該放心了！不過，我這人，並不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我思想過去，檢討現今，感到你這人誠然不壞，不能不謂爲好人。我還給你的信件，完全減輕一些良心上的譴責。我同時希望你仍舊維持一些我們過去的純友誼才好。」鄭上青搖頭笑道：「算了！不必了！我們的友誼，統歸結至今日而止了。我現在不願聽你的多說少道，我們的關係從此沒有了。」胡曼曼微微搖着她的肩頭，眼望鄭上青道：「你就如下的下這最大的決定，不理我了。」鄭上青坦然應道：「是，我不但不理你，並且希望你，你也不再理我才好。」胡曼曼側然欲涕道：「好！我們誰也不要理誰了。我在這裏，也有一個要求，你答應我罷？」鄭上青笑了笑道：「甚麼要求？」胡曼曼道：「我寫給你的信，你也要還我，我們兩個人的來往信件，交換着互相退還了罷？」鄭上青笑道：「對了！你這一個要求，至爲正當，我不能不答應你。並且我告訴你，那些欺騙我的東西，要它現成，說起來，便在我的身上。」鄭上青說着伸手一掏，掏出一隻扁扁的花綢手絹包，拍了一拍道：「我的，你也拿來，我們兩個人就此交換了罷？」胡曼曼未曾料到鄭上青如此方便，若干封書信，身上帶着，一伸手就拿出來了。她倒驚異着道：「上青，我的信件，可不是如你這等方便的。我身上可甚麼也沒有，必須回家，再帶出來。」鄭上青道：「如此，你快快回家，一古腦兒給我拿來。」

「胡曼曼道：『今天恐怕來不及，那要待明天了。』」鄭上青道：『甚麼話呢，今天的事，今天不解決，那要再待多少時間呢，我們爲的今天永別，不能再遲延下去了。請你回家，立刻拿來。我在此，等候交換。』胡曼曼逼不得已，點了一點頭，她完全屈服了。說道：『上青，我對不起你，你是要如此決裂，這難怪你。我聽你一次話，你等我一等，我立刻拿來。』」鄭上青笑道：『謝謝你，錢先生下樓半天了，你們還是一同走出亞北的門去罷。讓他爲你雇一輛洋車，來回的，快一點。』胡曼曼早已知道那錢先生在她們談到要求不要求的問題時，他一個人溜盪着，搭訕下樓去了。她得此結果，急忙答應，回頭走下青去。鄭上青眼看着她下樓去了，回過頭來，一看那傅廣森在旁，聽得看得正在入神。他恨恨的罵一聲道：『真不要臉！』傅廣森笑道：『上青，你這一個要求，爲我所意料不到，真是出人理想。你把你從前寫給他的信件，完全要將回來，你們彼此退換。這真是再對沒有。』鄭上青笑道：『我真是一員福將，我一時的靈機，不知如何，忽對她提出要求，以爲是對，這就對了。你和那韓小姐的信呢，怎樣處置呢。』傅廣森搖搖頭道：『我不如你，你的乾淨利落；我的兀自捨不得如此去做。我們的情書，完全貼在一本紀念冊上，留作他日後紀念品了。』鄭上青笑道：『我也是比不得你，你總算是無疾而終，回味比我長的多。』傅廣森笑道：『話雖如此，祇怕她一去，從此不回來了。』鄭上青聞聽有此一說，也自踟躕起來道：『這話不要認爲是瞎說，她這人真不敢一定。回來不回來，誰敢保險呢。一兩個人回座，誰到這裏，忽然又一題

雅座門帘一掀，一個人帶笑而出，口中說道：「回來，不能不回來。我敢担保，她是回來的。」鄭上青傅廣森吃了一驚！一看那人，原來是那小說大家羅道夫先生。二人吃驚道：「道夫，你也在這兒，甚麼時候來的。」羅道夫笑道：「我來的固然不久，可是你們的事，我却看見大半。我從那胡曼曼走出雅座來，你們一起交涉，我便正上樓來，一看是你們，我忙躲進雅座去了。直到現在為止，所有的一切，無不耳聞目覩。我並且決定以這一段終始爲題材，而寫出一部小說來。這部小說，只待胡曼曼回來，再看看你們的最後一幕，即可整個的題材完成，而待一動筆了。我故此說，胡曼曼不能不回來，胡曼曼若不回來，其如我的小說何？」傅廣森一聽，心上寬鬆大半。暗說幸虧你來晚了，沒有看見我在這兒，四進四出，不然的話我也難逃公道，而爲你的小說題材了。笑道：「原來如此。這樣也好！有羅先生的辣手文章，鴻才妙筆，不枉我們上青，奔忙多日。我們只盼望着那胡曼曼別不回來才好。」鄭上青笑道：「我心裏也在打鼓，只怕她不回來了呢？」三個人等過不久，樓梯一響，電鈴鳴處，有客人上樓。傅廣森方一探頭下望，便回手招呼道：「來了！來了！」只見那胡曼曼雙手捧了隻大大的盛衣服紙盆，走了上來。羅道夫見了，暗自吃嚇道：「我沒有聽鄭上青說過呀！他們來往信件雖多，可也不致如此之多法！這胡曼曼捧着來的一大盒子，莫不成都是情書？這也太多了！」欲知胡曼曼捧來紙盒內是些甚麼？請閣下回。

第九回

伯道無兒誰爲承繼者
使君有婦同是可憐蟲

慢言羅道夫先生吃嚇，便是那傅廣森鄭上青二位，也莫不吃驚！傅廣森想着，鄭上青的筆墨，素日無不曉得，他斷斷沒有功夫，寫出這一大盒子情書。鄭上青也是知道的。他心里有數，何曾寫過這些封信呢？寫過的信，也盛不滿這一大盒子。那麼這裏面又不知裝的是甚麼東西了。他們不明究竟，望之痴然。只見那胡曼曼捧着一隻大盒子，累得嬌喘微微，吁吁不勝。過來一放，放在那棹面上了，她道：「上青，累你受等了，我這是沒有耽擱，回家馬上又出來，還費去這多時候。對不起你極了！」鄭上青見她一路作做，這才是概不動心。他故意的取笑道：「胡小姐，做甚麼這們累呢？這是一隻盛衣服的房子，你敢莫是又在西裝店裏，做了甚麼新鮮花樣的外衣？這一定是最漂亮的材料，最新式的樣子。請你拿它出來，給我們開開眼界怎樣呢？」那胡曼曼一聞此言，仍然爲一種玩笑的口吻，她面容一板，立刻鄭重起來了。將手一拍那盒子，說道：「上青，你不是問我討索你那些信件麼？我們的談話，只請限於那些信件，就是了。此外的話，請你不要和我多談。我們先辦正事要緊，你說對不對？」鄭上青軟軟的碰着胡曼曼一個釘子，他不禁挂起火來，不想她又不識趣的，一本正經了。因揚眉吐氣的道：「啊！是的！我們先談正事，不管別的了。我問你，你那些信帶來了麼？」胡曼曼道：「自然啦！我說明天，你都不等，我只得今天給你辦了。信若不帶來，我出

去爲的是甚麼呢？」鄒上青道：「在那裏呢？帶來，請你拿出來吧。」胡曼曼不慌不忙的，抬手將那衣盒輕輕一掀。說道：「你來看吧。你的信，不在別處，就在這裏了。」衣盒這一掀，觸目分明，鄒上青三個人參觀之下，他們一齊都怔了。原來那盒子雖然大極，其中却不空虛。滿而又滿，塞起一下子信件來。甚麼綠的，紅的，白的，粉的，中國式的，西洋式，總共足有兩千件以上。密密層層，填填擠擠，紅藍黑墨水，鋼筆，毛筆，鉛筆，一概俱全。誠可謂爲情書大觀，極盡收藏之能事了。鄒上青一見，大爲詫然。說道：「這是甚麼意思呢？我寫給你信件，最多，也無非四五十封而已，那裏又有這麼許多？這都是些甚麼人的信件，給你一下子全拿來了。」胡曼曼笑了一笑，招手做出一個極其曼妙的姿勢。說道：「上青，你明白麼？你若問這些封信件，全是何人的信件，這全是我男朋友的，給我們的信件，叫他們一天一天，月積月累，不知不覺，所以弄來弄去，便裝滿起來一大盒子。你的信件，自然不能超乎常例。一封一封，也都原物照舊，在其中保存着。今天你問我索要你的信件，我本來想要你容我一天的功夫，待我今晚慢慢的一個人細細檢查。把其中所有夾雜着的你的信件，完全替你檢查出來，等到明天，全部奉還於你。但是你太性急了，非要我今天，即時做到不可。我故此來不及的，仔細爲你一一的檢查出來，只得一下子，完全與你拿來。這些東西我想起它來，一些無用。請你費心，自己把它們清理一下。其中但有你的信件，你的筆跡，當然你自己認識。請你收留起來，剩下的還我，或者由我銷滅了它們。我要這些東西

，在手裏不值一文錢，幹什麼用呢？」胡曼曼輕俏俏的，說到完了，她雙手又捧起那隻紙盒，在鄧上青面前，斜簽着脚步一立，那樣兒真是又風流，又漂亮，再俏皮沒有了。鄧上青聽完胡曼曼這一套話，方知原來爲此，她是一賭氣子，把她的老家當，老舖底，合盤托出，一古腦兒全拿出來了。不過這在鄧上青本身上看來，不是甚麼善意，簡直的予人以難堪，乃是安心給他一種特別的侮辱。故爾他聞聽之下，把一張臉白煞煞的，氣得顏色都變了。他啞了聲道：「是了，你所拿來的這些東西，全是你男朋友寫給你的成績，我的心血，也夾雜在中間，那麼好了！讓我來仔細的檢查一回。看看我在其中，佔去多少地位。」說罷，鄧上青伸出手去，當真的即要接將過來。到底他是第一次失意，何嘗經過此種嚴重的打擊？所以他的手伸出去，哆哆嗦嗦，在那裏顫抖得不成樣子。他這裏剛一打算接過那大盒子來，冷不防身旁大喝一聲：「上青！你糊塗了！」那傅廣森一橫身，擋在鄧上青面前。抬手按下鄧上青的兩隻手去，瞪起一雙加大的眼睛來，說道：「上青，你太不漂亮了！這樣的一個女人，你看她的假面具揭穿，真像暴露，她的態度，可以說是完全表明了。她的對待你的情況，莫非你自己不明白？用你再和她死乞白賴的，挖起那四方洞，沒完沒了？你看我的！我來替你打這抱不平，我來應付她便了。」鄧上青見他一出頭露面，他自己倒無話可說了。只笑不成聲道：「傅先生，你來也好！你看一看，那盒子裏所有的信件，全是給她欺騙了的男人。那有多少位我們同一遭遇者呢？」傅廣森推開鄧上青，他挺身上去，面向胡曼曼一陣冷笑道：「胡曼

曼，我們久仰了！我告訴你，我是傅廣森，我和鄧上青是異姓弟兄，要好的朋友。你們的經過，我沒有不瞭然，完全裝在我的一個肚皮裏。就是你們今天的這個局勢，也是老早的，在我預料之中，沒有出乎我的意象之外。現在我在旁邊，看你們二人的交涉，也看得久了。我爲着我的朋友，不能不出來，問你說幾句話，你要好生聽着。」胡曼曼却未料到皇帝不急，急煞太監。鄧上青不以爲忤，這裏忽鑽出一個傅廣森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她怔着道：「這位傅先生，你我素不相識，爲何我們的事情，要你來幫助鄧上青？」傅廣森氣洶洶的，抬手只一搶，便先將那一隻大大的盒子，搶在手裏。眼望着胡曼曼，嘿嘿的，冷笑着道：「天下人管天下事，你們的事，涉及我的好朋友，我怎麼會管不來？我一定要管，我非管不可。我先把這一盒子的成績品，公開於衆，供給大家作一個博覽會。」說罷，手捧着那盒子，去到樓上玻璃窗邊，抬手一推那玻璃窗，推開了，隨着把那一盒子五顏六色的信封，恰似蝴蝶飛舞一般，紛紛傾瀉去那樓下大街上去。立時，五彩繽紛，灑滿一街。惹得路人停足，車夫住脚，大家無不仰首銜心，低高拾取，認爲是空前未有的奇事。傅廣森灑完了，手中剩下一隻空盒子，回身過來，而向胡曼曼道：「還你這一隻空盒子，給了你吧！」胡曼曼不知傅廣森如此任意而爲，一大盒子情書，居然給他完全灑去不見。她氣了一個欲哭無淚，喊着道：「上青，這是怎麼回事？你的朋友，把你的書信完全弄丟了。這是在你目觀眼見之下的，我可是不管。鄧上青眼見傅廣森爲自己出氣不少，如此應付，甚爲得宜。」

他便淡淡笑道：「這是不打緊的呀！這些東西，誠如你之所云，留起它們來，毫無用處，正須要這等的辦法，一塊兒銷滅了它們，至爲乾淨。你不要問我，我是極表同情，並無異議。你請放它一百二十個心！」胡曼曼見他們二人，乃是同一立場，她這口氣，越發的不可制止。渾身上下，索索的抖了起來，面色慘白的，說了一個好字道：「你們兩個人，原來是商量好了。這是並在一起，前來氣我！我現在明白了，別無要求，我只問你，我的那些封信呢？你在身上帶着現成，拿出來這了我吧！」鄭上青笑道：「那個現成！你要那些封信，我現在身上，拿出來，一封不短的，一起給你。」說畢，鄭上青當真的，實心任事，他取出那些信件，當時，即要面交本人，仍是傅顯森看不過了，他從旁一伸手，整個的，搶了過來，回手一揚，便都帶在懷裏，笑說道：「得啦吧！別在這兒，裝甚麼蒜了！我告訴你們，這些封信，留着給我們鄭先生，我也負着保管的責任，將來或者還要出版甚麼片面情書專集哪。回還它們原有主人，那是休想了。謝謝啦！」說罷，他此時，才是氣不湧出，面不更色，站在那裏，穩如泰山，滿不在乎。胡曼曼這半天，給他們氣苦的，不可言喻。她明知自己理想，完全無望，那些封信的要回，可以說是今生休想了。因是她眼含痛淚，委委屈屈的，說道：「好了！你們這難道便不是騙我？還說我欺騙了別人？我從此算是知道你們了。讓你們去好，我走了。」說完了，抽身回去，脚步踉蹌，一直的便下樓去了。那傅顯森將胡曼曼氣跑了，他這才是稱心如願大大的出氣了。說道：「上青，你看見了？這可給你出去一口怨氣了

「你將甚感謝我呢？」鄒上青眼望他的懷中，微笑一笑道；「那就是我的那些封信件了。我想你要了它們！，絕無歸還我的希望了。那麼請你收起來，聊作我對於你的一點酬謝，請你放心處理，願意將它如何就如何吧？」傅廣森笑道；「謝謝你送的空頭人情，那些東西，你還打算要？」話未說完，羅道夫在旁，猛然的插上口了。說道；「且慢！他不要，我却打算要呢！我的這篇小說，構思已成，惟待動筆。不過又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倘然能夠得以將這些胡曼曼小姐的親筆情書，一齊探入，加雜在小說當中。那麼尤爲相得益彰，添花錦上。現在，請你們放棄這宗自秘的思想，不如送我加入小說，公之於衆的爲宜，請你成全我的作品，從權割愛，幫我這一個忙吧！」傅廣森見羅道夫出頭露面，原來志在這一包薄薄的情書，他那裏又肯從權割愛？只是笑着搖頭道；「那如何能行？你要把他公之於衆，我又何嘗打算將他自私自起來呢？你寫你的小說，我出我的情書專集，我們兩者各不相干，彼此風馬牛不相及。現在，我這版權，業經從鄒上青那邊渡過來了。你若打算令我出手轉讓，那是不成的。」羅道夫遭他一口拒絕，說不出的失望，他轉問那鄒上青道；「上青，你的這些信，完全作爲傅先生所有了？」鄒上青這時，他倒居間，左右做人難了。說道；「道夫先生，這個不能怪我，我是一個無所謂的。但是，沒有你看不明白的。我們傅先生整個的搶過去，一下子據爲己有了，這教我這情書主人，也是無可如何。他說他要出情書專集，讓他一個人去出吧。我們不要攔他大爺的高興，實在也沒有辦法。」羅道夫見鄒上青無法干涉，他不禁也笑道。

；「這樣也好！我寫我的小說，他出他的專集，我們各行其事，各奔前途。且看誰的成績頂好，無形中比賽一下，我去了。」鄒上青笑道；「慢來，你怎麼走了？」傅廣森也道；「不給你信，你就走了麼？」羅道夫笑道；「不然，我走不走，不是信的問題，實在由於今天這題材，妙到毫顛，無法形容，不能不趁此情緒正在緊張，而回去秉筆直書，寫了下去，以免耽擱久了，寫出的東西，印象一淡，便不易精彩了，所以我願你們在此，我先回去，即刻動筆，忠實的，寫了下來。我的志向在於創作，爲的討好讀者，不得不爾了，」傅廣森無言而笑；那鄒上青聽羅道夫一再言及，他欲以此一篇題材，寫爲小說，料非虛言。他興味盎然道：「羅先生，你真打算把我和胡曼曼這一段事，寫成小說？」羅道夫笑道：「這是自然，謝謝你給我這一段好的題材，我不將他描寫出來，今天的種種，便算糟踏了，」鄒上青道：「你這段題材寫成之後，以何作爲題名？」羅道夫笑道：「這個我也有！我這篇小說，寫成之後，「最大的報酬！」就算是他題名了，」鄒上青笑說謝謝！筆下超生，功德無量，傅廣森笑道：「上青，你放他走罷，他不是爲這個，你看他一個人，孤家寡人，在雅座內等過許久，沒有人來，這不一定是那一個女朋友有約不來，把他又涮了，故此他在氣惱之下，神經遭受刺激，索性以胡曼曼爲對象，而寫起一篇小說來，用她來出氣了，你看他不是爲這個才怪呢！讓他走好了，」鄒上青笑道：「羅先生，傅先生說的對麼？」一看那羅道夫笑不作答，急急忙忙的，他跑下樓去了，傅廣森笑道：「上青，你還不相信？一定是這一回事！」鄒

上青笑了一笑道：「我們不管了，得！我現在是一無牽掛了，我們從這裏，還要上那兒去呢？」傅廣森」的懷中，揣起那一包信件，他彷彿於願已足，別的又都置之腦後了。說道：「上青，聽我良言奉告，我們今天的一日遭遇，誠然過於複雜，而我們的腦筋，時刻緊張，無一絲休息之餘暇了，現在，且喜事是皆成過去，我們別無需要，只有需要安安靜靜的，休息一休息，依我看來，我們無處可去，不如分頭回家，各自休息。等我們過去一兩天，此事的印象，漸成疏淡，而後我們還要重新鼓起興致，趣味，再作新人呢。我們在這裏，少不得也要說一聲再見了，」鄭上青憑心而論，他真不樂意即此完了，恨不能再去尋求些個刺激，方洽所懷，及見傅廣森說了，他也不過如此，只得罷了，說道：「廣森，你言之有理，我們分頭，回家去了，」傅廣森笑道：「這便才是呀！你不回家，待要怎樣呢？我們不可久停，現在要走便走，不要等那胡曼曼再來，最好最好！」鄭上青笑了起來。他兩人，互不戀棧，所以每人收拾收拾，鄭上青會賤出來。那大街上一片廢紙殘箋，猶未有人打掃，零星片片，着處飛揚，倒好似出殯的灑的紙錢。給人看見。感喟之至。傅廣森的信，攏到手裏，他急於回家，燈下拜讀，所以一出門來，他叫一輛洋車，不講價錢，一溜煙的走了。那鄭上青一個人沒奈何的，他叫了一輛洋車，蹣跚乏味的，也走回來。洋車快走到西四牌樓了，忽然幾聲腳鈴響亮，一片電石燈光閃來，那身後有幾輛洋車飛馳而前：直從眼前，一掠而過。那車上坐的客人，給這一瞥之間，映入鄭上青的眼裏。原來第一輛洋車上坐的，恰是自己引為滿意的那位女畫師魏小姐。第二輛洋車上坐的，也是熟人

，乃是一位唱坤票的邢白雲那小姐。最末一輛洋車，上坐的却不認識，只看她也是一位體態輕盈的風流女性。鄧上青看清楚了，他剛在一怔，摸不清那魏小姐何以與那唱坤票的邢白雲走在一起？這時候，那邢白雲的眼光最尖，她也看見鄧上青了。忙令那洋車夫一停，招呼他道：「鄧先生，你到那兒去？」鄧上青笑道：「我回家呢！你這是去那裏？」邢白雲笑道：「我們這是上北海公園，溜冰玩去。你能不能費心的，陪我們一陪？」鄧上青和她問答之間，那魏小姐等坐的兩輛洋車，早已馳去前面，離得遠了，迷離惘恍，似乎類乎，那魏小姐好像會對自己嫣然一笑，大概她也看見自己了。鄧上青見了，由不得此身如寄，悵然若失起來。他道：「北海公園，我能夠去麼？你在那兒，是同着朋友的，彼此不便，我們再見罷。」邢白雲笑道：「同着的，那也不是外人。我不能因為她們，而把你得罪了。你可知道，你多少日子，不給我發戲消息，不捧我了？」鄧上青笑道：「那不是別的，實在是鄧先生一天到晚，無緣無故的瞎忙，所以把捧角的一層忘在一邊了。如此不難，一兩天之內，我必令你在報上出現。你今天同着的，那也不是外人，我不能認不出來，那其中之一，不正是女畫師魏小姐麼？」邢白雲大為驚奇道：「魏小姐不錯，她是一位女畫師。你怎麼和她認識？可惜，她走了。」鄧上青笑道：「我自然不能不和她認識了。你不信，可以去問她，自然就知道。我決不是騙人。」邢白雲取笑道：「你幾時請我們吃喜酒呢？」鄧上青正色道：「我們不要說了。我們泛泛之交，那裏談得到這些？我們祇好說朋友話，那就對了。」刑白雲笑道：「

不吃喜酒，我們早晚，也免不掉要你請吃糖的。你等着罷，跑不了。」鄧上青笑道：「你越說越不像話了！我沒有功夫理你們，你去罷，我走了。」訖罷，他不容那白雲答言，催坐下的洋車夫，便跑開了。那那白雲尙止不住嬌聲連喚道：「鄧先生，你請回來，你請回來，你不要惱呀！開玩笑罷了！鄧上青聽如不聞，車跑遠了。聽不見那白雲再叫，他回頭遙望，街燈下人跡已無，那那白雲業是走了。鄧上青神經定定，回味尋思，想到那白雲和魏小姐一路同行，不禁又後悔起來。他想這正是一個機會呀！怎麼給自己錯過了？自己心上的塊缺欠，正待彌補起來，這不正是個不可多得的良機？鄧上青想而又想，她們既是去北海，並且溜冰，那個不是難題。北海，是任人可去的，一張門票，誰都可以當面，是錯過了，追了前去，尙還來得及。那麼亡羊補牢，仍未爲晚，以速爲妙。鄧上青想至其間，勇氣百倍，急令洋車夫轉去北海，片刻到了。鄧上青買票入園，惟時夜半，北海公園燈光之下，寥落無幾的遊人，加之天寒地凍，那有平常白天的熱鬧？雙虹溜冰場上，寂焉無人，更充滿十足清冷之狀。鄧上青繞到漪瀾堂來，始見溜冰場上，略有四五人影，點綴其間。那唱坤票的那白雲，一個坐在漪瀾堂的茶座玻璃窗內，手捧一隻茶杯，呆呆若有所思，鄧上青咳嗽一聲，推門而入，笑道：「白雲小姐，一個人在這兒，發甚麼怔呢？這裏有不速之客一人來，不知你可否表示歡迎，和同情呢？」那白雲望見他來，着實驚疑道：「上青，你這人，怪極了！怎麼牽之不走，打之倒退呢？我叫你來，你是不來，不叫你來，你又跟來了。你找那女畫師魏小姐是不是？她在

場上正溜着冰呢！」鄭上青拖一隻椅子坐下了。笑道：「邢小姐，請你原諒。我這人，素來如此，行動之間，不是別人所能推測。我本不打算來的；可是，眼見你們快快樂樂，活活潑潑，大家走了，我又不禁垂涎欲滴，不知不覺的，掉轉頭，又跟來了。這不見我的話語能夠表現，所謂可意會，不可言傳，就是這樣了。你以爲我來，專門是找那魏小姐，那就錯了。我看她們在場上溜冰，我們正好在此，談一談她呢。」邢白雲笑道：「鄭先生，你要談她的甚麼呢？請你告訴我，說出題目來，我來據實的答覆你便了。」鄭上青笑道：「對了，我現在要問的，就是魏小姐了。你既然認得魏小姐，必然知道她的一切。請你先告訴我，魏小姐是怎樣一個人？」邢白雲笑了一笑道：「自然，魏小姐是一個很好的人了。我和她認識，日子不少。然而，我們的交情，多半是從藝術上，發生出來的。譬如我這人，喜歡唱戲，明明不會寫字，不會繪畫，偏偏有人要上門，求我寫畫。自從認識魏小姐，那就好了。我所有的寫畫之件，一律委她代勞起來，我蓋一顆圖章，也就罷了。我故說我們是藝術上的交情。」鄭上青笑道：「不錯，聽說魏小姐是一家圖畫學校的高材生，丹青巧筆，造詣頗深。並且在甚麼古玩舖，琉璃廠，定有她的筆單行市。如今證明，此語不虛，是一件真的事情了。她在那家圖畫學校，內容如何？每天去上幾個鐘頭的課？我們不曾談過。你和她交誼極厚，當然比我知道的更多了。」邢白雲笑道：「你問我這個，我是可以告訴你的。魏小姐在那一家圖畫學校，實際上，無非一個名義，並不見得每天必要前去上課。圖畫上課不上課，本來，就是

不相干的。魏小姐不一定每天都去學校。這是先告訴你的，你要記住了。」鄭上青聽得本在點首，聽完了，忽又搖起頭來道：「不對的。圖畫學校，無論如何，也是一家學校，既是一家學校，便不能不按照日子，按照時間的上課。何以他這家圖畫學校，居然不以上課不上課爲重呢？那就不配稱爲一個學校了。」邢白雲微微笑道：「鄭先生，不怪你有此一問，但是，他們學美術的，不比學科學的。美術的注重，是興趣，是靈機，絕對不是刻板文章，機械化的去作。所以圖畫學校，並不以上課爲重，而是完全在於私人的自修。有甚麼大小問題，反正有教員在那兒準備着顧問諮詢罷了。故此圖畫學校，名爲學校，無異於一個純粹研究的機關，不在乎上課不上課。學生的出出入入，那是沒有一定，特別自由的，」鄭上青道：「那麼請問魏小姐上課的這家圖畫學校，又是怎樣的組織呢？」邢白雲笑道：「這家圖畫學校，更是自由了。單說這位校長，便是一個半身不遂的麻木不仁之人物。他一天到晚，沒有別的事做，惟有歪身躺在床上吸雅片煙，或是四平八穩，仰臥在床上，無病呻吟，這樣，學生的課業，那更不必去認真，不必去追究了。因而全校三十來名男女學生，天天你出我進，你來，我不來。每人每月學費大洋陸七元，只要照繳不欠，那麼你便愛來不來，他也無心去干涉。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每人月出六七元，大家合夥，養活，周濟，他這一個窮苦家庭而已。惟其這樣，那校長在感謝隆情，拜荷盛意以下，尤其一聲不敢去響。因爲所有的男女學生，實無異於校長先生的衣食父母，再造爹娘。他自然孝敬，順從之不暇，何敢說一個不字呢。」

？至於學生來不來，那是大爺小姐與之所至，隨意而爲，他倒也無暇過問，不想過問，學生家長高起興來，若是究問學生入學以來的成績呢？那麼校長先生不使自己動手，製造學生假成績，也可以由校長令他的惟一的小姐，她動手代替學生繪作假的成績，以騙取每月學費。使學生家長不致中斷接濟，死心塌地，拿住們子女安心向學，以圖畫學校，爲終身的學校。其實學生以上學習畫爲名，出得家門，不定又跑到那兒打油飛去了。校長先自顧已足，管他們去那兒呢？他只要雅片煙，大米飯不缺，他就夠了。」鄭上青聽了，這是夢想不到的，偌大的一個圖畫學校，却原來內幕如斯，不值一顧。因問道：「圖畫學校，果然這等腐敗，實乃教育界中敗類，人人得而攻擊之。爲何魏小姐仍然在校挂名，爲他們的高材生呢？邢白雲笑道：「你又不曉得了。魏小姐的論，誠然不錯，不過，那不是圖畫學校的成績。實是魏小姐在家中，另請家庭教授，多年教授的成績。魏小姐家中專館，請的一位老夫子，他不但教畫，並且講書。甚麼女兒經，閨門訓，又是甚麼女四書，魏小姐裝滿一肚皮，沒有不讀過。繪畫一層，與圖畫學校，毫無關係的。魏小姐在那兒挂名上學，無非大姐姐每月破費幾元，週濟貧寒，闊人不在乎就是了。」鄭上青點頭笑道：「這就對了！我認爲那圖畫學校內，是出不出魏小姐這班人物的。如此說來，我們的所見不差。魏小姐是位大姐姐，有幾個閒錢，在那兒正作救濟文貧的慈善運動咧。」邢白雲笑道：「怎麼不是呢？我知道有一回校長女兒把魏小姐得罪了，魏小姐小姐脾氣犯了，聲明退學，從此不來了，嚇得校長先生魂不附體一溜

歪斜，從他雅片煙榻上下來，直挺挺跪在當地，央求魏小姐原諒。他說學校中的學齋，尤其是女學生，多一半是衝着魏小姐的面子來的，魏小姐真不來了，學校便要散去大半，一個月少取一百來元，真是拆了台。魏小姐看在校長面子上，這才打消去意，由校長小姐陪上一個小心，始算完了。鬪齋學校內開的笑話，可多着呢！說不勝說了。「鄒上青興趣橫生的，又問道：「還有甚麼笑話呢？」刑白雲笑道：「還有，就是偌大的鬪齋學校，學生上課下課，只有一具永不走動的破鐘，掛在那兒一動不動，每天上課下課，多以魏小姐的一只小手錶，作爲標準時間，這一天，魏小姐的手錶，掉在地上，忽然不走了，於是學校沒有時間，大家糊裏糊塗，一直鬼混到天黑了，只顧談談說說忘了下課，末了，還是那魏小姐看見她自己的錶了。她說：「喲！天都黑了，怎樣我的錶，還有四點鐘呢？它站住不走了，快快回家去罷。」大家始知不早了，相率歸去。這是鬪齋學校開的笑話之一。至於學生方面，鬧出的笑話，更多更多。一時，那裏說得盡呢？」鄒上青問道：「學生方面，又有甚麼笑話？其中可有魏小姐？」刑白雲笑道：「你放心！魏小姐是一個好人，學生鬧笑話，也不能有她的事，與她無干。這是她們學生中，一位頂漂亮的女學生，外號人稱母夜叉的事情。」鄒上青笑道：「我知道，母夜叉，不就是水滸傳上的孫二娘麼？她在孟州道十字坡，與他的丈夫菜園子張青，出賣人肉醬的包子，給武松發現了。那是一個相當厲害的女人，這位女學生外號母夜叉，那必然是孫二娘第二無疑，其厲害，自然也是可想而知了。」刑白雲笑道：「你不要亂說！那女學生外號母夜叉，實際可不是姓孫，不過人家取笑，如此稱呼她罷了。她是全校最漂亮的人物，年歲大了，二十好幾，可是她駐顏

有術，修飾多方，望之居然若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加以舉止活潑，精神愉快，不亞於一朵鮮花，沒有人不一見生愛，喜歡她，想要她。話雖如此，她的人，可厲害極了，不是平常女子一樣。極其刁鑽古怪，聰明萬分。任是那一個男人，想她的心思，轉她的念頭，不用打算得到她的同情，不用打算給她憐憫動心。據她說；她一直的，就沒有合適的對手，可以如她的心，稱她的意。所以她毫不在乎，憑爺是誰，一概不放在心上。同學們因為她的難惹難鬧，至於此極，大家於自愧非如之下，日子多了，可就給她起了一個母夜叉的綽號。這母夜叉，可也真算得名實相符，有一回，竟然鬧出一件絕大的笑談來，而為藝林中的一段風流佳話！

「鄧上青越聽越有味道；」母夜叉鬧出甚麼笑話來了？」刑白雲笑道：「這就是四郎探母中說的，陰天打孩子，開着也是開着，我們何妨談上一談，索性都告訴你了，這一回，是這位母夜叉集起多少日子的圖畫成績來，她在公園開起個人的展覽會，以求知音出售，母夜叉家本富貴，事實上且也無須賣畫，她的用心，無非出一出風頭，表示本市美術家，也有她這一位小姐，胆敢在公園開一回展覽會，個人的展覽會。母夜叉的展覽會一開，果如所料，大受社會重視，沒有人不知道，新聞記者，尤其為她在報上大肆鼓吹，認為少有，女畫家開個人展覽會者，此為第一人，果然自開幕日起，無日不是戶限為穿，門庭若市，然而，儘管參觀的人，多而又多，事實上，却又是出錢購買的人，一個沒有，大家看了，徒自翹首贊賞，竟自沒有一個人肯其支出代價，買去留作紀念，你道為何？原母夜叉的畫，根本也沒有想去出售，所以她畫的定價，昂貴異常，無理可講，一幅挑扇，簡單幾筆山水，標價二百，四幅掛屏，並不工細，定價

則爲八十，還有扇面等等小件，每一件最少亦須十元以上，在現今畫壇，張大千，齊白石，似乎亦不過如是，她這一介女流，後起之秀，竟敢標此大價，誠屬胆大妄爲，太不度德量力了。觀衆們莫不作此思想誰能捨得挖腰包，收買這宗廢物東西。因之開幕三四天了，猶未有人敢爲問津，無人作此非非之想，母夜叉志不在財，每天儘管燙髮，描眉，塗朱敷粉，張羅週旋於羣衆中間，好似一隻穿花拂拂的蝴蝶，她的風頭，出得足了，管她賣錢不賣錢，於願就足了，這一天，合該有一事，那母夜叉正在會場中，走來走去，大出風頭，忽然，一位西裝少年走近前來，鞠躬如也，和氣笑道：「那一位，是這展覽會的女主人？請來相見，有一事奉談呢！」母夜叉連忙應道：「我就是，先生有何見教呢？」那少年笑道：「名不虛傳，佩服極了！小姐的本人丰采，和報上的銅板，又不一樣，今日一見，三生有幸。但不知小姐本次展覽的大小出品，一共有多少件呢？」母夜叉笑道：「大小在七八十件罷了！」那少年笑問道：「一共的價值，大概是多少？」母夜叉笑道：「這倒也沒有統計過。大約三四萬元，也許有之。」那少年笑道：「一共多少，我們來統計一下再說。」說着，拿出一支鉛筆，一本小冊子，五十，一百，二十，完全加在一起了。然後笑道：「一共七十五件，共是兩萬三千七百六十九元正。你自己看一看對不對？」母夜叉無心去看，祇是問道：「先生要做甚麼統計麼？我們算這個幹甚麼？」那少年笑道：「不，我的目的，不在統計。我的意思，因爲喜愛美術，尤其喜歡你小姐的作品，因才前來算計一下，通道的全展覽會，共是多少價值。現在統計完了，共是兩萬三千七百六十九元正。這數目，並不算多。我打算開一張支票付你，

你的展覽會就此閉幕。明早，由我派人去你府上，一起點交出來，所有的畫件，我都留下了。」「母夜叉一聽，竟有如此闊人，欲將一個展覽會的作品，全包堂會，一下子完全買去。這以三數日尚不開張的潦倒而言，真乃物極必反。所謂不開市則已，一開市，整個的解決。她懷着一腔疑問。祇是笑道：「先生，不要說笑話罷！這裏的圖畫，固然不多，可是這已經是罄我所有，多少日子我個人致力於圖畫的成績品了。先生喜愛美術，意欲留下幾件，我的作品上面，標有明碼價目，不敢相攔，請你選擇幾件認為最滿意的，拿去賞鑒觀玩，也就是了。倘然先生必欲全部留購，那麼，我們的圖畫，在此展覽，目的在於出售，我們祇要多承台愛，那裏又敢不識抬舉？無如我的展覽會，定期一禮拜，尙有二三天，必須照常展覽。讓我一下子把這些成相，通通賣了出去，即日停止展覽，那如何能行？對於我們的信用，損失很大。我們不願意這樣作的，先生，笑談了。」那少年笑着，搖起他的頭來，極力表示他的不在乎。說道：「小姐，你太客氣了。我的心意，以爲一個展覽會，無論如何，在展覽甫及三四日，所有的成績，全部售出而閉幕，總比那多日不售一件，悵惘而不得不閉幕的，名譽好聽多了。我想我有此一舉，非但與小姐聲譽無損，尤其可以留一段藝林佳話。小姐何必固執已見呢？請你允許我的全部留購，那是最好！」母夜叉笑道：「那是不大妥當的罷？」那少年道：「怎見得不大妥當？」母夜叉笑道：「我不願意我這非常盛大的展覽會，給先生一個人一來，立時閉幕，從此以後的幾天，不能給別人賞鑒了。」那少年想了一想道：「這也有

一辦法！小姐之意，是要這展覽會開足一禮拜，方可閉幕。那麼，我們也可通融一下，暫時，這些幅大作，保存在此，供衆展覽。等待一禮拜之後，展覽會閉幕了，再由我派人一一點收取去。目前沒有別的，由我開出一張兩萬三千七百六十九元的支票，交與小姐賞收，作爲是先付代價，取信於人。小姐可以爲然？」母夜叉見少年曲意通融，仁至義盡。可謂前無古人。因想自己的畫，原來便是爲的出售。能有一闊人，拿出一筆兩萬多元的巨款，一起買去，當然求之不得。況且自己的畫，老實說：無非在此嚇一嚇人，那又值得許多？他既喜愛這些張畫，都賣給他，有功夫再畫便了。便欣然笑道：「先生太客氣了，不過，照先生所說的那樣去作，我總覺得是對不過先生的。先生如果實在傾心願意，我們是賣畫的，不能攔人高興來買。請先生自己斟酌罷！」那少年聽得她的許可說不出的百分高興。笑道：「小姐說那裏話來？我何用斟酌的定奪？就此決定便了。這也說不來對不過對得過。展覽會一閉幕，這些張畫仍是我的。不過，假此陳列三二日罷了。」那少年說畢，更不遲疑，身邊摸出一本薄薄的小支票，抬手抽出一枝自來水筆，橫橫豎豎的，畫了幾畫，扯了一張下來，雙手奉與母夜叉，口中連說對不起，不成敬意！母夜叉看得明白，那支票不是本國銀行的，乃是美商花旗銀行的英文支票。那少年的簽票手續，也是用的英文，寫得流利之至。她倒看得呆了。等他雙手送來支票，她不期然而然的，於接來謝謝之餘，便又問道：「先生，您貴姓？」那少年笑道：「我留一張名片罷！小姐，你也好記下了。」說時，留來一張名片，他率領兩名聽差，飄然去了。母夜叉一見

人家來去自然，光明磊落，不禁又發生欽佩之想。看一看那名片，僅有「唐國章」三字，別無他費。他取名片示一示人，有知道的，笑道：「小姐，你這可得着好主顧，好大筆錢。你知道他是誰？他是唐委員兼唐部長的少君呀！你這一下子，可撈着了。」母夜叉見說，少不得表面上嬌罵討厭，暗地裏，未嘗不私心竊喜，以爲這支票的可靠，絕對不是僞品。果然次日去花旗銀行一提，兩萬多元，全提出來了。母夜叉家中固然有錢，可是在她手裏，有此多數錢財，尚爲初次，所以她高高興興的，分存了兩三家中國的銀行，手皮包裏，居然也放起兩三只銀行存摺來了。第二天展覽會照常招待來賓，不過，那每一幅畫上的定價。一齊扯下去了。換上「非賣品」三個字的字帖來。兩三天容易過去，末日傍晚，展覽會閉幕以前，那唐國章又換了一身整齊潔淨的漂亮西裝，帶了兩個聽差，與會淋漓的，走上門來，見面便笑道：「小姐，對不起，我來，搶先取畫來了。」母夜叉一見他來，也不禁笑逐顏開，表示歡迎。說道：「唐先生來的好！省得我又拿回家去，付你保存了，早晚全是你的。」唐國章吩咐聽差上去，摘畫取出去，帶了回家。一面又輕輕遞了一張請柬過來，笑道：「對不起，小姐，今晚的擲英番菜館一席西酌，你是不能推辭的。請你務必早到，沒有甚麼外人，全是自己人，莫要令我久候才好。」母夜叉向來對於宴會，是極少參加的，可是今天不曉緣何，忘記推謝了。她接過請柬來，隨口連說謝謝，客氣一客氣也不會，居然答應了。及至那唐國章走了，母夜叉看看手中的請柬，是當日下午七時。西酌候教，她不覺喲道：「這怎麼辦呢？」

今天下午，人家還請我擷英呢？去不去呢？去不去？別人不知道，沒有人理她，她在七點三十分鐘，特地叫來一輛汽車，飛馳的便來了。到了擷英，上樓一看，那唐國章定的乃是一間極小極小的雅座。他一個人縮在裏面，桌上擺起兩份刀叉，顯而易見，僅是他們主客二人，沒有第三者。母夜叉一見，她是甚等之人，便知此事有些尷尬。她怔了一怔道：「唐先生，你一個人在這兒麼？」唐國章歡迎着，立起身來，笑了一笑道：「不是一個人，你來，連你，就是兩個人了。」母夜叉聽出語風，有些不對，她便正色道：「這是甚麼意思呢？」唐國章忙也規矩起來了道：「不，小姐請不要誤會，還有話在下面，那位子是定的三個，還有我請的一位親戚表妹，她在看電影，看完電影，大概也來了。小姐請不要忙，等等她來談談，一定對勁，她也是一位女畫家呢。」母夜叉見她如是說來。她這才慢騰騰的坐下了說道：「哦！唐先生還有一位表妹？她也是一位女畫家？她在甚麼學校上學的呢？」唐國章等西恩打手巾，斟茶完畢，他始笑道：「小姐，我那表妹也是一位學習中國畫的。她的畫，和你小姐一樣。同是中國古裝仕女之類的作品。她的工筆古畫，拿手極了。她是圖畫大學的高材生呢。」母夜叉聽了，不由肅然起敬道：「令表妹原是一位大學肄業生，那麼比我強的多，我是望塵莫及了。」唐國章笑道：「她雖是一位大學生，可是我並不以她所學所近爲然的。她們寫的畫和你的不是同一取材。她們的取材亦深褻的，有許多地方不像話。」母夜叉面皮紅紅的道：「她們當然在中畫之外，也許還要練習西畫的人體的寫畫罷？」唐國章笑道：「不見得

如此！她們是中畫系，不幹西畫的。她們的攻乎異端，尤其令人笑話。她們每天以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作為研究的藍本，豈不可笑。」母夜叉聽着，她是明白的，甚麼不懂？乃莊容正色的道：「研究藝術，不拘於一門一格，她們這也是與之所近罷了。」唐國章見她罵上人了，他毫不在意的，笑道：「這話也對！我們看那金瓶梅，每卷有帶插畫的，價值輕值巨萬。雖然，描寫的淋漓盡致，道學先生視為傷風敗俗，不堪過問，然而一班美術家，無不目為中華國粹，有關文化的藝術品。外國人對於這類該秘作品，尤其特別重視，加意搜羅。於此可見，並不是古人遊戲之作，全無價值的。今人性之所近，不拘一格。自然也有她們的一番說詞了。」母夜叉見唐國章附和己意，她笑了一笑道：「這些東西，若以美術觀點來看，當然，別具一格，不能一筆抹煞。倘然，我們以普通的眼光來說，則這些東西有干禁令，終不能謂為正宗系統，所謂外道天魔，致力於斯的，不要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那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唐國章得到她而上的笑容，乃近前一下。微微笑道：「小姐，你說的對極了！可是，中國的畫家，有的看在利益的分上，他們把那道德的問題，就懸而未決了。」母夜叉笑道：「這話，可也未必盡然！關於這一類的作家，我耳聞眼見的，可也不少。即如涵美可風室主曹涵美，他就是一個例子。他畫的金瓶梅，在上海刊物，見過不少幅，他便是一個不落平常窠臼的別開生面者。他畫的那些金瓶梅插畫，就是道學家見了，也說不出甚麼話來。他這便是不忘道德的美術家。他知道含而不露，是藝術上的必要的條件。不必畫成窮兇極惡

，才是藝術上的珍品，「唐國章和她討論久了，見她有說有笑，不大在乎，他因笑道：「小姐提到曹涵美三個字。我想起來了。他是中國古典畫的近代第一人。他誠如小姐所云，畫的金瓶梅插畫，皆有含蘊，不是極惡窮兇，不過，我也曾聽說，在報紙雜誌上發表的，那是他公開的一部分。在此以外，他還有不公開的一部分，那是他在私下繪畫的，從來秘不示人，據說並不下於那些窮兇極惡的作品，或者還要等而過之。那些不公開的密秘插圖，報紙上說得有眉有眼，無不有根有據。全部共約四十張，在香港，曾有外國人出到最高的代價，每幅五百元，四十幅共是兩萬元，他還不肯脫手呢。這是關於他的一種珍聞，知道的或者還不多。」母夜叉說起來沒完了。未免厭倦，便笑了一聲道：「原來這樣，涵美可風室主也足以自豪了。」唐國章笑道：「不然，依我看來，涵美可風室主，他畫金瓶梅，還是不大相宜。他不能說是一個用當的人才。金瓶梅是不應當給他來畫的。若想畫金瓶梅的插圖，還是必須另外物色女界的畫家來担任的爲妙。」母夜叉正色道：「這有甚麼理由？」唐國章笑道：「這不用說別的，我們就事論事，取一個現成的例子來，就足以証明了。小姐你可知道，北方何處女人的繪畫最受歡迎？那當然是天津的楊柳青了。而天津楊柳青女人畫的春宮，又是馳名各地，無人不知的，請想若以天津楊柳青女人畫春宮的手筆，而畫起金瓶梅的插畫來，那應當如何的動人呢？我故此說欲畫金瓶梅，最好以女人爲第一相宜，而女人又莫過於天津楊柳青的寫生妙手爲最。」母夜叉笑道：「那是一種民間流傳的玩藝，似乎不足論它。每逢天

到陰歷臘月一入門，那些沿街叫賣的「畫來買畫」的年畫小販，他們身上往往私自收藏着那種污穢東西，賣給一班好奇之士，耳聞是五顏六色，不成其東西。那些東西，俱是天津楊柳青的出品，年輕女人所繪，那些東西所以出名，無非別處沒有女人肯幹，他們那兒的獨有罷了。」唐國章道：「這話固然，有此一說，但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豈無芳草？其中或亦不無一二特殊人才，而未爲人所發現？我現在身上携帶着的，有幾幅很好的工筆人物，就器是那楊柳青的女人作品。其傳神精密之處，不下於展覽會內列位大畫家的出品呢。我這個人，凡事不肯自秘，總願與朋友共同賞鑒。請等我拿出來，小姐你看一看。」說畢，唐國章不慌不忙的，掏出一個極薄極小的紙捲來，親手打開了，舖平桌面。笑道：「小姐，請看了，加以批評。我這裏洗耳敬聆你的高論了。」母夜叉也彷彿藝高人胆大了，不曾想到別的，她以爲這無非平常幾幅手捲人物罷了。口中說着：「這楊柳青的出品人物，不見得怎樣罷？他們能夠比得上此地的諸大名家？」語言未畢，身子往前一湊，觸目分明，却是吃一大驚，那唐國章却是不動聲色，平平常常，輕描淡寫的，笑着指點，說道：「小姐你看，這怎麼好不好？你來瞧，這頭髮，這眉毛，這眉眼，真把那畫中人的心境，全形容出來了，尤其是這畫中人物，四肢安放的位置，真沒有這種合適的，可謂巧奪天工，妙手渾成，這怎麼能不好呢？」唐國章說來有勁，不提防劈頭飛來，拍地一隻玉掌，橫敲在他的耳根下，接着嬌罵道：「渾蛋！」國章吃驚抬頭，祇見是那母夜叉變了一張有說有笑朱顏，一霎時，涼

凜然，轉成神聖不可侵犯，她罵完了，打完了，回身奪門即欲逸去，唐國章也急了，幾步相攔，抬手掩住耳根，加以阻止道：「小姐，你怎麼走了？」母夜叉道：「不願意在這兒，我就走了，你忙躲開，不然，我叫警察了，」唐國章道：「我們很好的，為何不歡而散呢？小姐，我佩服你極了，否則，我也不買你的畫了，」母夜叉啐了一口道：「呸！你買了我的畫，又能怎樣？這也不算稀奇！我的畫原是賣的，攔不住誰來照顧，你買我的畫，是你的喜歡藝術，與我何干？」唐國章道：「話雖如此，別人的畫，我怎麼一張不買，打不動我的心呢？我為何一見你的畫，就非買不可呢？張大千，齊白石二位的畫，我從來連看也不看，今遭却會把你一個展覽會都包了，這是因為甚麼呢？」母夜叉道：「我不知道因為甚麼？想必我的畫比他們的畫都好，」唐國章慚愧一笑道：「老實不客氣說，此無非愛畫及人，或者愛人及畫罷了，我們從在報上，看見小姐的尊儀以後，便教我着痴着呆，一天想到晚上，及至一見小姐你的本人，真個比花解語，比玉生香，說你是天人，信為不虛，我的心便早已雙手奉上，赤裸裸的獻給你了，所謂兩萬多元，那是小事，便是我唐某個人，一切所有，整個的敬獻，無條件的奉呈，又有何關係？祇要我這一顆赤裸露，純潔無二的真心，小姐你能够屈為接受，那麼唐某雖死無怨，我就是從此滿足，不飲不食，也沒有甚麼遺憾了，」母夜叉見唐國章靦顏說來，公然求愛，此誠可謂，夢想不到，遇到這一位纒夾先生。她只氣得啼笑皆非，險些一字不吐的變成一個噁子。因反笑了道：「唐先生，你這是怎麼啦？挺大的人，為

何說出這一篇小孩子話？我們就事論事，說我們的事情，不就完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莫不是看我的畫，不值那多錢，你買的上當了！如此不能怪我，是你自願全部收留，不是我請求你那樣去辦的，我攔你的高興，還攔不來，我並不樂意你這種豪華之舉，反正我的畫，是已經賣給你了。你不管愛人及畫，愛畫及人也罷，就請你個人自便，把他愛如何便如何，我都不管，概歸你自主便是了。」唐國章諾說至此，見母夜叉還是裝着糊塗，不做理會，他想着一不做，二不休，爽性一跪雙腿，矮下半截子去。說道：「小姐，你接受了我的心罷！我不上當，不後悔，我只要小姐你愛我，我是愛你愛到極點的。我這一顆熱辣辣的，火也似的心，不是你的畫能安慰的。我要的是你這個人！」母夜叉道：「什麼？」唐國章道：「我要的是你這個人！」說着，乘人不防，唐國章竟而跪爬半步，伏下身去，把兩隻手抱着母夜叉的一雙玉腿，將一顆頭俯了下去，對着母夜叉的一雙高跟鞋，亂吻亂嗅。母夜叉實在沒有看見過這宗醜態，她真急了。饒是雙足連跳帶踢，躲閃的快，還吃唐國章在她的露趾頭的皮鞋空裏，留下幾個吻痕齒印，氣的她大罵混帳王八蛋！渾蟲！不要臉！搶前幾步，她脫穎而出，倉皇的就跑了。母夜叉自從遭此無趣的打擊，她當時固然不務失望，傷心欲死。可是事後一想，却也難得少有，堪可告慰心間，一個女人，誰沒有兩隻腳，給男人嗅幾嗅，吻幾吻，又有何可以懊喪？況且光腳穿高跟鞋的目的，又爲的什麼呢？橫豎一間雅座內，兩個人的事體，只要自己不說，誰又能知道？自己兩萬元到手了，管他媽的烏？母夜叉守口如瓶，當

然死也不會洩露於人。可是那唐國章却又不然了，他兩萬元花了，落得一親香澤皆不可能；臨末了，無非去那高跟鞋上一嗅餘香，他未免心不甘服。從此他肆其如簧之舌，各處張大其詞，隨口胡說起來，於是這件事終於紙裏包不住火，演義成一段藝林佳話，盡人皆知，無人不曉了，你聽，這足夠得上是一件笑話，而當之無愧了。」那白雲一口氣說了這一大篇話。她把茶杯內的茶呷乾了，望着鄭上青一笑。鄭上青聽得嘖嘖贊嘆之下，不免又有所感道：「這女畫家，也够厲害的了！她給上兩萬多元，居然漠不動心，不放在眼裏。那麼以我輩窮人而言，兩千塊錢也拿不出手來，更不用打算求得女畫家一顧了。我們窮措大，想要一個女畫家，真是千難萬難了。」那白雲笑道：「話又不是這樣說法。女畫家身分雖然高貴，其個性，却不見得那樣相同。母夜叉是一個人，魏小姐又是一個人，那不是可以相提並論的。我以為一個人想得一個女人的歡心，不是仗着銅臭熏天，即可博得勝利。莫若攻心爲上，以情動之，或者其把握勝於銅臭多多，尤其是魏小姐，她是和別的女人不一樣的。兩萬三萬，她那裏放得在眼裏？二三十萬，她也不過爾爾。她不是一個平常的人。如以母夜叉和他比較，那就是污辱她了。」鄭上青笑道：「謝謝你的鼓勵！我但願我費去一番心機，不要落得如唐國章之結果就好。她們大概快要回來，我們談得過久，我想走了。」那白雲笑道：「你怎麼忽然走了？那魏小姐快要回來，你不應當反而走了。你來到這裏，爲的甚麼呢？」鄭上青笑道：「我來，是抱着一心的希望來的，但聽你一說，我操之過急，未免教人瞧我不起。我若在

此露面，明明是讓她們知道我是追了來的。不如我即此回去，不必露面，另待機會的好。我的心反正交給她了，早的晚的，那都一樣。我走了。」那白雲笑道：「你這樣也好！我不留你，你去罷！」鄭上青又出來瀟灑堂，去北海外雇一輛洋車，逕奔家門回來了。次日清晨，鄭上青自然是去那衙門，到差視事。傅廣森領他見過上司，交派下來幾件官事。鄭上青快辦完了，忽然一個電話打來，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嬌聲微語的問道：「我找鄭先生，你們這兒不是有一位鄭上青先生，今天到差視事了麼？」鄭上青吃了一驚，連忙問道：「我就是，你是誰？」那女的笑道：「你猜我是誰？」鄭上青一聽這口氣，由不得心上一動。他道：「你是誰呢？我聽不出來呀！」那女的更笑了道：「你聽不出來？笨極了！我告訴你，我是昨天在北海溜冰，你沒有見着的那一個人。」鄭上青由不得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我真想不到你給我打電話來了。昨天因爲天太晚了，實在對不起。那那白雲她大概告訴你了。我還以爲她是不會說的，誰知她還是說了。」魏小姐笑道：「她說了，又有何妨？而並且我現在正在找你，因爲知道你今天是到差的，所以打電話找一找你，果然你在這裏，我現在問你，打聽一件事，你可以告訴我不可？」鄭上青道：「當然可以了。」魏小姐笑道：「我問你打聽的，你可不要藏私，要用實話告訴我，就是昨天那韓小姐見面的情形，她和傅廣森鬧到甚麼地步了？」鄭上青道：「這個你還不知道？何用我說？」魏小姐道：「沒有人告訴我呢，你告訴我罷！」鄭上青手拿電話耳機，看看旁邊坐的傅廣森，不由懷有戒心。說道：「電話裏

，不好說呢！」魏小姐笑道：「那不要緊，我在亞北等着你，你甚麼時候可以來？」鄭上青聽說魏小姐可以在亞北相候，他這一喜，真乃是喜出望外。忙笑道：「那就十二點鐘下衙門了。十二點鐘到兩點鐘是我們午飯時間，我可以有功夫的。」魏小姐道：「我在十二點鐘去亞北等你。你不要不去才好。」鄭上青笑道：「一定，一定。我下衙門就去。」說到這裏，雙方的電話挂上，無話可說了。那傅廣森聽他在打電話，只望了他一眼，無何話說，也不想別的。鄭上青在午飯時間，急忙往亞北跑來，那魏小姐特在亞北相候，佔了一間雅座，穿了一身嶄新的衣服，給他送過一塊當日的菜目來。笑道：「鄭先生，你們這是午飯時間，我們不可空談。請你看菜牌，我們一邊吃，一邊談，那最好了。」鄭上青見魏小姐打扮漂亮，而且又是在雅座內，他真是意想不到，格外高興。說道：「魏小姐，何必客氣，他這裏西餐，根本就是糊塗，不用看了。魏小姐，昨晚北海，未及等待，對不起。」魏小姐把菜牌交夥計拿去，一面笑道：「對不起，今天來不及，改天在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再爲補報，我們的目的，在於談話，不在飲食。請問傅廣森的情形何若？怎麼樣了？」鄭上青笑道：「他們的友誼，從昨天起，告一段落了罷？我所知道的，傅廣森昨天一去亞北，一天功夫，完全犧牲了。他們這一天，談的都是甚麼？我又實在不知道。不過我可斷定，他們大概是止於此了。」魏小姐笑道：「不然罷？我看傅先生不是丟得開放得下之人，便是他們往日的情誼，也不是如此一丟即了，從今誰不理誰，足以交代。我這個人，不瞞你說，不怕你笑話，我是

一個專門愛管閒事的人。」鄭上青笑了一笑道：「是的！我久知魏小姐是一個熱心腸的，今日一見，越發證明不假，魏小姐對於傅廣森韓有香二人，尤爲特別關心，我想就是他們二人，也是感謝不盡。魏小姐如果愛管他們這件閒事，必可成功，他們若得破鏡重圓，再續舊好，那都是魏小姐的賜與了。」魏小姐嫣然一笑道：「我可不能如此保證，必可成功。但有一層，我知道他們的事。並不是整個的陷於絕望，而不能挽救了。」鄭上青聞得有此一線生機，他不禁代替傅廣森喜歡起來道：「魏小姐說是這樣，必有所見。請魏小姐告知，高見若何？我倒要領教一二。」魏小姐道：「鄭先生，你以爲他們二人分袂的原因，是在傅先生，還是在韓小姐？鄭上青道：「這話，不是我瞎說，原因是在傅先生，傅先生倘是一個會幹的，韓小姐結婚不結婚，與他們的交誼，依然毫無影響。你知道一個女人在結婚，或訂婚了。並不是和她的一切男朋友，完全斷絕，沒有關係的，或者無寧說是他們反因之可以越發親密了。超然派的說法呢，丈夫是丈夫，愛人是愛人，朋友是朋友，三者不能相提並論的。傅先生不懂這些，他是失敗了。」魏小姐笑道：「你的議論，太理想了。要知道傅先生和韓有香小姐二人。業已超出友誼，不能說是朋友了。我們知道愛情的場合，是不容許第三者參加的，這是毫無通融之餘地。他們分袂的原因，不在傅先生而實在於韓小姐。韓小姐如不結婚，不訂婚，他們萬無今日。傅先生之決裂到底，問題由於韓小姐訂婚，並無疑慮，韓小姐若不和孔尚德先生訂婚，或打銷此舉，他們立刻可以言歸於好，保有恢復的可能。別的，全是瞎說，

不是正文。所謂正文，便是韓小姐的訂婚而已，韓小姐不是訂婚，何致引出此一場平地風波呢。」鄭上青領首至再，表示佩服道：「魏小姐之傅，甚有見地，可是我們不知道韓小姐的訂婚，是否可以打退呢。現在，這是他們離合最大關鍵了。」魏小姐道：「怎麼不可以打退呢？我不是說的明白。他們的八字，拿到算命先生那兒去了麼？現在八字是合好了，並且是拿去香港了。」鄭上青猛省道：「啊！那一定是八字合得不好，拿到香港，爲的又是甚麼？」魏小姐道：「拿到香港，目的無非有待孔尙德的家長解決。孔尙德家長遠在香港，不能北來，他們一在乎，可就完了。這裏的韓小姐，再一堅決表示反對，她母親因爲迷信八字合的不佳，多半有吹台之望。孔尙德固然志在必得，他也當不住家鄉人的迷信反對。他再不甘休，韓小姐誓死力爭，非傅廣森不嫁，他還要她甚麼勁兒？他們完了，傅先生於是勝利了。」鄭上青聽了一個興致無窮，說道：「魏小姐一說，其中尙有這多關係，我們一點想不到。如此說來，我們的傅先生五行有救，倘得重續舊好，這般做去，不外乎出之魏小姐所賜了。」魏小姐笑道：「我這人，天生的愛管閒事，不在乎別的，沒有許多說的，現在惟有看那傅廣森先生是不是真心實意，想要韓小姐，而可是交交朋友，就算完了呢？」鄭上青斷然的道：「據我看，傅先生，的確是真心實意的，想要那韓小姐，這決不是率爾而言，是有證據的。傅先生不想要那韓小姐，他何致決絕至此呢？」魏小姐笑道：「此亦不得謂爲必然！豈不聞古人俗語，『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們又沒有鑽到傅先生的肚皮裏去，知道傅先生

是何如人？安着甚麼心呢？」鄭上青道：「可是，我們怎樣才知鄭先生的真心呢？這又有待討論了。」魏小姐道：「要知道傅先生真心，必須仰仗鄭先生了。鄭先生是他的好朋友，素不隔心，又在一室辦公，必易知其究竟。請你留意他的言行，不時的報告我知道。一方面我將韓小姐這邊的進行情形，隨時留意，也和你交換一二。我們做起這情報的工作來便了。」鄭上青笑着應允道：「這也是一種有價值工作。我們能有所成，在他們的生活史上，也可佔它一頁了。」魏小姐笑了聲道：「慚愧的很！我們居然在情場裏，幹起特殊工作來了。」鄭上青和魏小姐說到這一層次，使他差堪自慰，其快樂，難以形容，因也笑道：「我們這工作，是極有價值的。我是沒有關係，隨時隨地，皆能報命。魏小姐是一位畫家，每天免不掉去圖畫學校，真是辛苦了。」魏小姐笑道：「我們校裏去不去，也不相干。」鄭上青道：「是！聽說貴校的校長不大認真，本來藝術是興趣為重的，自由為第一，上課不上課無關，重要的是在於多作多畫。」魏小姐笑道：「我上這家學校，無非名義而已。校長聲言，他沒有兒子，誰從他習畫，他也不吝惜傳授真學，以為承繼，其實他沒有多大本領，我的畫，也非得他真傳，全是家塾老師所授，畫的不好也還要得！祇於胆大臉皮厚罷了，」鄭上青笑道：「您太客氣！幾時您為我畫一張扇面可好？」魏小姐笑道：「你若喜歡，我一個人不好，湊上我們十位女同學，大家畫上一張集錦扇面，作為奉送，你看好不好？」鄭上青先是一喜，後來又是一笑道：「不，我要魏小姐一個人畫的，人多了，沒有意思，那要畫多少天呢？」魏小姐

笑道：「等着罷！不定成不成呢！我們看着辦好了！」鄒上青含糊着，說過謝謝，他們上菜進餐，吃過飯了，魏小姐取她的皮包惠鈔，鄒上青讓是來不及，他徒自不安道：「這可不好！那有破費魏小姐的道理？」魏小姐祇自笑笑無語，他們的一餐，就此圓滿的完了，臨別，鄒上青爲她叫洋車，送她回去，然後他回衙門，不動聲色，從旁刺探傅廣森的眞意，傅廣森絕口不談韓有香，他祇是提筆的一味寫文章，說道：「上青，你別和我多說話，我要罵女人了，我寫文章，發表出去，非罵女人不能出氣，我法定從此和女人做一個冤家對頭，勢不兩立，」鄒上青見傅廣森度起創作的生活來，他不敢打攪他的文思，笑一笑完了，這樣過去三兩天，鄒上青的刺探，未曾得有結果，那魏小姐的電話却打來了，她笑問道：「鄒上青，那件事情，可曾有些成績？」鄒上青道：「沒有呢，那韓小姐怎麼樣了？」魏小姐笑道：「你那邊沒有消息，我這裏幸不辱，却命一點點，你還是晌午來亞北，我們見面詳談好不好？」鄒上青喜極道：「好呀，你在亞北等我，我十二點來，一定一定。」魏小姐道：「不，我也許去的稍晚一些，因爲，我還有事情沒有辦罷，」鄒上青道：「不相干，我去早了等你，不見不散就是了，」魏小姐也不回言，格的聲響，電話是掛上了，鄒上青待到下衙門，直來亞北一看，果然魏小姐此次並未先到，鄒上青一個人在臨窗一間雅座佔據了隔窗外望，殷殷切盼着魏小姐到來。等過五六分鐘，那魏小姐如每次前來，該當自南而北，此番大大出於意外，她却是坐了一輛飛快洋車，從北馳來。她臉上特爲戴起一具黑玻璃眼鏡

·遮起兩隻秋水妙目，不是鄭上青，還真是看不出來是魏小姐。鄭上青急忙推開窗子，抬手作一招呼，那魏小姐來到亞北門外，也正抬頭上望，洋車便站住了。她見鄭上青在那兒相候，不禁笑了一笑。回頭又向後操着她的一口軟軟的蘇白，說道：「韓，耐阿是看見？鄭在樓浪哉。」這句話，鄭上青在樓上始才看出魏小姐的洋車後還跟着一輛洋車。那洋車上坐的一位，乃是韓有香韓小姐。鄭上青連忙叫道：「韓小姐也來了！快請上來，連魏小姐一同請上來。」那魏小姐韓有香二人並不顧及他在樓上叫喊，她們唧唧啾啾，祇顧一氣的談她們的蘇州話。談得慢了，鄭上青聽出幾句。談得快了，鄭上青直和聾子一樣，聽不出半句話來。他實在急了，一回身跑下樓，出來看她們進來不進來。那魏小姐正說着一句甚麼：「耐格事體，交關弗寫意！」韓有香笑道：「唔個事體弗寫意，耐格事體看看成功哉！吟辰光吃吃耐和鄭格喜酒也好？」幾句話，惹得魏小姐怔怔而笑。她道：「你好，我替你辦事，你心裏不痛快，反來尋起我的開心麼？」韓有香也在一笑中，催着軍夫駛開去了。鄭上青聽不出她們前兩句，是甚麼話，祇有最後魏小姐說的京白，他聽懂了。又見韓有香驅車離開，他甚是不解。趕緊笑道：「魏小姐，你這是從那裏來？韓小姐何以進門不入？她從來不會這樣的呀！」魏小姐已經和韓有香舉手作別了，她始才願得回頭招呼鄭上青一下。笑道：「不要管她了！她已經是快訂婚的人了。行動等等，自然不得不謹慎一二。她是比不得黃們了。走了，我們正在上樓談話。你來了多久？」鄭上青笑道：「我來的到是不久。你是怎麼和韓小姐走在一

起的？我是沒有想到的呀！」魏小姐一跳下車道：「不用說了，我們上樓去，詳詳細細的再談。這裏面神秘不可測的怪事情忒多，不是一言能盡！」鄧上青答應，相她走上樓來，車錢教夥計開發了。魏小姐進來雅座坐下，鄧上青當然先以張羅茶點爲上。笑道：「魏小姐，請看一看，今天的菜日如何？有甚麼可以點換的？」魏小姐祇取出一盒香烟，燃着一枝，噓溜溜的，一陣狂吸，說道：「算了！今天我是吃不下去的。對不起，你一個人吃，我做一個旁觀者好了。」鄧上青不料她又客氣至此，登時奇怪道：「魏小姐因何吃不下去呢？」魏小姐吸着一枝香煙道：「你不用管，一會告訴你好了，你自己要你的，無庸客氣的。」鄧上青道：「西餐不用，那麼點心呢？」魏小姐搖頭笑道：「點心也不用了。」鄧上青不要一耍花樣了。他把菜目一推道：「好；如此，我們誰也不要吃，誰也不用吃了。」魏小姐見他不吃，居心何忍？乃笑道：「你不要急！我來陪你一杯咖啡，一份牛奶麵包好了。」鄧上青道：「這才是對呀！不然的話，我們枯乾的對坐，還說甚麼話呢？」魏小姐一笑，她親自叫進夥計來，要了一份牛奶麵包。又笑着搖一搖頭道：「我今天不但很累，並且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實在太大了。我不能不忍受着，而致吃不下東西，我這是第一次遭受此等的變故。我真想不到天下的事，竟這樣的靠不住。我素常爲人，非常積極，這以後怕要一轉而爲消極了。」鄧上青道：「魏小姐有何不愜意之處？告訴我聽聽，使我也多知道一點，我想魏小姐這人，難道還有人給你難堪不成？」魏小姐笑道：「雖然不是甚麼個人的難堪，可是，朋友的事，

即是我自己的事，我不能不把朋友，看如我自己一樣。我因為這樣，所以受到一個絕大的打擊！」鄭上青道：「甚麼打擊呢？」魏小姐微微笑道：「提起這打擊，不是出諸別人，實乃是出於你的好朋友，傅廣森先生所賜。」鄭上青訝然道：「此話怎講呢？莫不成你們剛才一路同行，是和傅廣森見過面來？那也不能呀！鄭先生一天和我在一處，他寸步未離，焉有分身術，出來見你們？這就不對了！」魏小姐笑道：「我固然見他本人，實在的說，我已洵見他的肺腑了。我是一個笨伯，也該知道他和韓小姐相交，原來沒有下場頭的，那麼我又何必多此一舉？我這次幾乎鑄成大錯。後悔不及。」鄭上青道：「這樣說我們的打算，要根本推翻了！我們對於傅韓二位的熱誠，都算白費了！」魏小姐冷笑道：「我們可不算白費，想我們做事，不可消一經損一經。又道是此顧不能失敗。總求四平八穩，而面相合的爲對。讓我們便做傷天害理大缺其德之事，我們將來也有子孫，可不能夠，我們不能祇求我們寫意了，而對不起一個人。」鄭上青道：「對不起那一個人呢？」魏小姐說至此間，要笑也笑不上來。她忍了幾忍，幸而不當筵而涕。祇是說道：「對不起一位二十五歲的婦人，並且連帶着，也對不起她的五個男男女女的小孩子！」鄭上青大爲吃驚道：「這是從何說起？那裏來的二十五歲婦人？又那裏來向五個男男女女小孩子？」魏小姐哼了一聲道：「那裏來的婦人小孩子？那是傅廣森先生的寶眷呀！」鄭上青大驚道：「傅先生是一個已經結婚的人了？我怎麼始始終終，一點點也不知道？」魏小姐道：「你一點點也不知道？」鄭上青道：「當然！他瞞

得我好結實！我真是一點點也不知道！魏小姐笑道：「那麼你今天也可以多知道一點，總算是給你知道了。」鄭上青如入五里霧中，一些兒夢想不到，有此等事。他笑道：「這倒好了！應了你那兩句，甚麼「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了。」而今而後我知道相人最難，不易知道一個人的究竟了。」魏小姐笑道：「可不是麼！」鄭上青想了一想，覺得有些不對。不禁又問道：「然而魏小姐，這是何人報告給你的呢？你這是聽誰說的？准可靠得住麼？」魏小姐笑道：「我這個人從來不聽過耳之言，不信傳聞之誤。這本是鐵案如山，不容人更易。任是神仙，也瞞避不來。豈不聞耳聽爲虛，眼見是實？」鄭上青又驚又奇的道：「你見着那傅廣森的太太和家裏的小孩子了？」魏小姐道：「雖然未曾見過。可也和見了差不多。這是我從當地警察派出所，親自打聽來的。那戶籍警並且親自取戶籍冊子，給我看了，我才知道的。如果竟從空口裏說出自話，任憑何人，我也是不大相信。我是一個明白人，焉能做那荒的事？我這是剛從派出所來呢！」鄭上青聽得恍然大悟，知道百口莫辯，真乃鐵案如山了！他笑了一笑，不由佩服魏小姐的英明果斷。說道：「這就罷了，我以爲從何而知？原來這是一種辦特務的法子！當然，此乃鐵案如山，不容更易。傅廣森先生的家庭，原來如此。我到今天，也才明白了。」魏小姐笑道：「所以我說，現在的人心叵測。不可推敲。以傅先生那等誠懇之人，尚且不免，何況一般庸碌之輩，這無非是一個教訓。這種打緊，對於一個人精神上的損失，真個不可以數目計了。」鄭上青爲之噤然，良久，才道：「魏小姐是和韓小姐一塊

兒去的了？」魏小姐點了一點頭道：「沒有她，我一個人怎麼能去？她本是還在害羞，不肯去，是我勸她想開一點。這是一件終身大事，不是可以輕視。我們看傅先生的爲人，真是無一不好，無一不如意。魏小姐若是嫁一百個孔尙德，也不如一個傅廣森。又何況傅廣森情見乎色，義見乎情，那樣的用心。所以我們以爲莫若孤注一擲，到底明瞭明瞭，證明誰是最忠實的人。想不到一目了然，居然演變至這一段落。現在沒有別的可說，惟有聽憑恐尙德那邊的進行，我們傅先生這邊是真無望了。」鄧上青有感而言道：「這一說，韓小姐對於傅廣森先生，是真上壤！我們爲他們未能全始全終，惟有表示遺憾！」韓小姐笑道：「這也不一定是遺憾！有此一來，多知道一個人，多知道一點事，豈不甚好？至於韓小姐對於傅先生是好是歹，先且不談。並且事成過去，也就無須再論，我們祇當作沒有這回事一般，從今以後，忘了它不提它，那才是最妙了！」鄧上青道：「我想不到傅廣森先生是結過婚，並且有着許多子女的。那麼他的心理，也大有研究之價值。他和韓小姐相交，並不止於友誼，目的在於甚麼？我們實在不曉。莫非他家庭不合意，他想在第一家庭以外，組織第二家庭？」魏小姐笑道：「那就是法律之所不許，人情之所不容了。傅先生是一個明白人，不會那樣拙笨的。」鄧上青笑道：「自然，韓小姐答應不答應，還是一個問題。此外別無可以研究之價值。便是傅廣森對待韓小姐之決絕，也未嘗不是有此因爲。他知韓小姐若一訂婚，即時必要吹台，否則將來穿房入屋，婦女家庭來往，秘密也是一樣揭穿。與其失敗於後，何如絕裂於先。他們於是各走極端

端，亞北四進四出，終於分袂了。我們若想他們那一天的經歷，必然酸辛備嘗，極盡哀感頑艷，我們拋去道德法律不談，專就愛情至上而言，他們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差不多羅敷有夫，誠然可謂一雙可憐蟲，夠人流淚太息了。」魏小姐長喘氣道：「他們就是可憐蟲，我們處於今日，也是可憐不來的，天下可憐的人多着呢，安得一一而可憐之？我勸你不要貓哭耗子，在那兒假慈悲了。」鄭上青笑道：「我那兒敢比魏小姐呢？魏小姐是一位見解明瞭，思想透澈的人。我們是腦筋簡單的，祇覺其可悲，不覺其可哂，便是魏小姐方才提到對不起一個人的時節，大概自己還不知道，他幾乎掉下眼淚，眼圈兒都紅了。」魏小姐勉強掙扎着笑道：「那兒的話呢？沒有的事！」鄭上青怕她難為情他笑笑無語，不便再提。兩人要的西餐和點心上來，各自吃着，隨便天南地北，談了一會話，鄭上青該上班的時候到了。他不能不去，取錢惠賍，和魏小姐出來。他笑道：「我們以後希望常常見面。我們不要因為傅廣森韓小姐二人之事，沒有指望，我們就也連帶遭受影響了。我這個人和傅廣森先生是不同的，希望魏小姐不要一概而論。」魏小姐笑道：「是呀！我也許將來有的事情，要麻煩你的，有功夫，打電話給你好了。」鄭上青笑應兩聲，他們雇上洋車，各奔前途的分手了。那鄭上青此番回來，便和往日不同，謹言慎行，目不邪視，分外的老實。傅廣森那裏知道就這裏呢！他低頭工作，顧不及別人，筆下如春蠶食葉，完全寫的文藝稿件，那知道他要寫些甚麼，心裏才痛快。轉眼四五天了，鄭上青盼着魏小姐的電話來，些的電話徧徧老不來。實在悶不

住了，鄧上青記得魏小姐家裏的電話號碼，因為傅廣森和韓有香在熱烈的時候，曾經利用過她家的電話，今番他忍耐不住，有一天，忽然冒着胆子，去別的電話旁，叫來魏宅電話，問道：「勞駕，魏小姐在家沒有？」魏宅接電話的，是一個老媽子，她非常乖巧伶俐，聽了不答覆魏小姐在不在，先問道：「你是那兒？」鄧上青道：「你不用問了。你對她一提，她就知道，她若在家，你叫他來接，不就完了！」那老媽子回答的更妙了。她笑道：「那不行啊！您不說住址，也要提一個姓名不是？不說是誰來的，她不來接，那和不打電話一樣？我們不能碰她這釘子呀！」鄧上青道：「你就說是鄧上青。」老媽子念念叨叨，記住鄧上青，去了一去，回來大大咧咧的。却道：「沒有在家，出去了。」鄧上青道：「出去，到那兒去了？」老媽子答道：「她甚麼時候在家呢？」老媽子道：「不一定。」鄧上青道：「她大約甚麼時候回來呢？」老媽子道：「沒一定。」鄧上青問了一個糊裏糊塗，不得要領，他只得罷了。這次電話打過，再接再連打過兩三次電話，不拘上午下午，在何時間，所得皆是如此，鄧上青的確煩了。他想這是甚麼緣故呢？莫不成魏小姐現在不樂意理我了？她所以理我，目的只在於韓有香之事麼？韓有香之事不成問題，他立刻也和我決絕了？那麼這明明的她她利用我了，而我呢？豈不成功一個傻瓜了？這是實不甘心的必要尋出一個究竟來才好，他知道韓有香未到實踐訂婚，本人仍在那女子中學裏教書，特意打過一次電話去，試試是不是她也不接電話了？不想韓有香出乎意外，她坦然的，來接這電話，笑道：「是上青麼？老沒有見了

，「鄧上青先談談那天未及談話，很是抱歉，隨後便笑道：「魏小姐你們這幾天見了沒有？」韓有香笑道：「我們也老沒有見着，她和你常見麼？你們二人聽說常在一起，對麼？」鄧上青笑道：「沒有！沒有！我們這幾天一次也沒有見到，她從那天，在亞北一去，我們就沒有再見，」韓有香笑道：「怎麼未有見面呢？我以為你們不斷的見面呢，我看你們兩個人，好像很不錯，」鄧上青笑道：「我的希望，是常和她見面了，可是她不和我見面，也是枉然，並且她近來，連我的電話也不接了，韓有香笑道：「不能罷？」鄧上青道：「事實俱在，怎麼不能呢？」韓有香道，「我不致於，鄧上青道：「可是已經如此了，韓小姐看我應該怎樣呢？我是不是可以和魏小姐作一做朋友？」韓有香笑道：「那又怎見得不可以，不過，看你怎樣去做罷了，」鄧上青意思想不到，在電話裏談話，如此方便，甚麼話也都說了，因笑道：「韓小姐想一個好法子，怎樣能教魏小姐對於我好一點才好？」韓有香笑道：「那好辦！我教她快快打電話給你，有甚麼話，你們自己去說，不就完了麼？」鄧上青大喜道：「那趕情好了，我們多虧韓小姐了，韓小姐替我們幫忙，我們感謝不盡，」韓有香笑道：「少說我們罷。留着將來再說不遲。別叫人聽着肉麻了。」鄧上青笑了一笑，死心塌地，打完電話，祇待魏小姐電話來。安知又等了兩天，仍未見她有電話來，鄧上青急不可當，這一回不打電話了，他獨自騎着一輛自行車，直奔韓有香家裏來。他的意思是打電話既不可恃，莫若痛快的去韓有香家裏來，索性談它一個結果，這一天剛好是禮拜日，韓有香不上學校，必然是在家的，此來不會撲空，果然

他騎車才進胡同口，便看見韓有香和她的小弟弟坐着一輛洋車，也正回來。鄭上青一見，暗忖慚愧，幸虧來得正好，否則禮拜天也見不着了。笑着，邁腿下車道：「韓小姐，你原來出門了。我以爲你定然在家，誰想你還是出去了。你幸而回來的不早不晚，正赶上我到來。我和你說幾句話可以麼？」韓有香看見鄭上青，她笑微微的，點一點頭。說道：「鄭，你找我來了。我以爲我的舊日朋友，多不理我了。沒有想到還有一個你打電話，到我家來找我。我們有甚麼話，去我們家裏去說。我這是因爲困悶無聊，帶着小弟弟去，看一看早場電影。片子又沒有意思，膩味死了。」鄭上青騎車後跟，隨她走回家去。說道：「小姐真是高興，比不了。禮拜天還有那好的興致去看電影。我這裏糊糊塗塗，幾乎把一個禮拜天都忘了。我可是並不會忘掉老朋友，尤其是韓小姐。韓小姐你的家裏方便不方便，可以進去麼？」韓有香笑道：「方便，方便。我母親他們全出門了。家裏只有老媽子等下人，你的好意，我惟有謝謝，衷心感激了。」說話之間，家門到了。韓有香下車，領着小弟弟，讓他進去，鄭上青推車進門，去書房裏一坐，韓有香叫老媽子。爲他張羅烟茶。鄭上青問道：「你們太太上那兒去了？」老媽子望了韓有香一眼微微笑着道：「她是去大媒那兒，定放小定的日子去了。」韓有香急忙使過眼色去，那已來不及，老媽子都說了。鄭上青笑道：「啊！呀！放小定，就是訂婚呀！韓小姐你的事情急韓直下，原來現在要決定了。」韓有香笑道：「你不要聽老媽子的，老媽子是隨便瞎說，她不知道的。」鄭上青笑道：「這還瞞我道？」老媽子出去了。

韓有香道：「這東西，多說話。」鄭上青低聲道：「那麼是決定了？」孔尚德那邊，又怎麼樣呢？」韓有香通紅着一張臉道：「他不過看着預備，恨不得立刻結婚才好。我們預定下禮拜天，在他家訂婚，不久，將要結婚。他現在預備很忙，沒有問題的。我一訂婚，即不在學校，辭職家居了。」鄭上青笑道：「這可是大喜了。我在這時候，想起當初我們「三人行」來，不禁感慨系之。」韓有香低聲道：「那又有何辦法呢？都怨傅廣森先生一個人罷了。」鄭上青道：「真是！傅先生太不會辦。他若會辦，不致今天。我們想到此層，也是徒喚奈何。」韓有香淚影溶溶，說道：「我們不提這個，該當說一說痛快的事情了。你這幾天，見到魏小姐了？」鄭上青見她提到魏小姐，不由悽然道：「我那裏見到她呢？簡直的連電話也沒有了。她打給我電話都不肯，何言見面？她大概是不樂意和我交友，她要吹了。」韓有香道：「有這樣的事？她經我疏導以後，說是准有電話給你，為何反沒有了呢？我真不大明白！」鄭上青道：「我若不是爲的此事。今天不致巴巴跑來府上。我的跑來，便是你我研究一研究，是不是我沒有資格做魏小姐的朋友，使得她看不起我，不樂意理我。或者另有其他原因？我是不願意強人所難，如果她實在不高興我，我又何必苦苦相求？天下何處不能交朋友？」韓有香笑了一笑道：「話不是如此說法。想那魏小姐對你，不是別人所可比擬。你們中間，日子不多，她能夠和你坐在雅座內，二人吃飯啜茶，這已經是很難得了。你祇是好好的做去，既她知道你的人格，求她賞賜你一點愛，不是難事，我這次念在你往日出力之上，不能不

管，我決定馬上派小弟弟喚了她來，你們在我家見面。事到如今，我若不出力，無人給你出力了。你請等着她來。」鄭上青大悅道：「她現在可以在家麼？」韓有香道：「今天是禮拜，她不在家，又去那裏？並且現在正午才過，她起來未久，萬不會老早出門。我一叫她，她一定來」。說罷。叫進小弟弟，令他去不遠的後胡同，叫那魏小姐快來，有事相談，不要說鄭先生在這裏。小弟弟跳着走了。鄭上青不勝感謝道：「韓小姐對我，恩重如山，我一輩子也不能忘的。」韓有香笑道：「這有甚麼，無非彼此幫忙罷了。等等她來了，看見你在此，定是驚異。你不要多說話，我三言兩語，必能使她道出真情。我是知道她的脾氣了。」鄭上青諾諾答應。果然，小弟弟去之不久，那外面高跟鞋一陣響，小弟弟來報道：「魏姐來了，魏姐來了。」韓有香聞聽，看一看鄭上青，以目示意，令他不要響。鄭上青的一顆心，七上八下的，打起吊桶來。那魏小姐穿了一件素淡無比的毛質旗袍，罩着一件皮領大衣，盈盈的走進來。忽見鄭上青也在此地，她不禁一驚。神情便不那麼安閒自在了。她故作不覺，祇朝那韓有香笑道：「伯母又出門了？你幹麼叫了我來？我一點兒功夫也沒有呢。韓有香笑道：「你沒有功夫，也要前來。有功夫，自然更不能不來了。你看看，誰在這兒呢？幹麼又叫了你來？你自己還不明白？」魏小姐於是又對鄭上青點了一點頭，笑道：「你也在這兒呢！」又答那韓有香道：「我不明白呀！鄭先生在這兒，又有甚麼事呢？」韓有香笑道：「我知你不明白，也不問你了。你這人，心裏透明鏡一樣，有何不明白？無非裝糊塗罷了！你看，鄭先生在這裏了。他給你的熱誠，

不算不大，他請你打電話，常常的希望看見你，你怎麼一概置之不理了呢？請你解釋解釋罷！」魏小姐耳聽韓有香的說話，眼看鄭上青的表情，末了，她恨恨於色，重重看了鄭上青一眼。說道：「這是甚麼話呢？我這兩天，實在沒有功夫。我家的那位教書的老先生，他又上班了。每天不能睡早覺，一早起來，無非四書五經，逼我上課。午後我又時常練習繪畫，沒有片刻的清閒，我那兒有功夫出來？我連打電話的功夫，也沒有了。」韓有香道：「能夠這樣麼？」魏小姐道：「怎麼不是這樣呢？你不信，可以去問我家的上下人等，沒有人不知道。」韓有香笑道：「不然罷？魏小姐你無論如何的忙，禮拜總沒有多少事的。不出來，打電話，也不是不可以。我明白，這其中定有難言之隱。我想是鄭先生不一定在言語，在行動方面，把你得罪了。以致你不高興和他往來。現在鄭上青本人在此，無多話說。教他恭恭敬敬的向你陪上一個不是，也就是了。你們二人從此和和氣氣，老老實實，不要再相記挂，那是我希望的。你們來，上青，你給魏小姐鞠一個躬就完了。」韓有香一邊說，魏小姐一邊搖頭道：「說不對不對！誰完了，鄭上青依言，站立當地，鞠了一個躬。笑道：「魏小姐，您多原諒，多關照。」魏小姐躲之不及，還禮又不好，她只得實受了。說道：「這是那裏說起？全是韓小姐在內做怪，我倒成了小人了。」韓有香笑道：「你們別怪我，我是好意的幫你們，可不是挑撥你們的感情。你們沒有衝突，沒有和美。越鬧小脾氣，才越彼此要好。不過你們也該諒解你們朋友的苦衷。不要教她爲你們太作難了，」魏小姐氣得要打韓有香，韓有香躲去一

邊，笑嘻嘻的不住陪罪失言，魏小姐無奈笑道：「教我天天出來，我可不能，若說是打電話，早起在七八點鐘，家中上下人等未起床，那倒可以。或者更可以特別的延長，多談一談。然而，也看我有沒有時間了。總之，上青，你不應該讓我過不去。你也該爲我設想一設想才好。」鄭上青答應道：「是的，我記住了。」上午七八點鐘，可以打電話，我記住了。」魏小姐好笑道：「德行！答應你，你又得意了！你還着急麼？」鄭上青笑道：「不着急了，不着急了。」韓有香笑道：「不着急，沒有別的。鄭先生好好的，請一回客，事情就沒有有了。」鄭上青連忙應道：「我請客，我請客。小姐的高興，我怎敢不遵？何況又正是一個禮拜天」，魏小姐笑道：「你別說了。你以爲韓小姐還像我們似的，出入那樣自由？她明後天，說不定便要退職家居，留待人家的準日子到來，她就是人家的人了。她是比不得我們的喲！」韓有香紅漲着臉子，笑着不依道：「我不信。我不信。我才不聽你們的。你們越說我越要出去。隨便去那兒，我全不在乎，一概不欠賬。」魏小姐笑道：「你倒想讓我陪你去呢？你讓我陪你去，我也沒有功夫，回去還有事做，我走了。」鄭上青笑道：「魏小姐怎麼走了呢？我們說好了，是我請客。你爲何走了？」魏小姐笑道：「對不起，我家中還有事做，現在不能不走，明天上午，我等你的電話就完了。」說罷，她不再多言，和韓有香拉着手，一出一送的，她們把鄭上青蹲在屋裏，先雙雙的出去了。鄭上青祇說得一句：「魏小姐走好！」魏小姐便已笑語啁啾的，和韓有香出去大門外了。韓有香送着魏小姐回來，鄭上青也已收拾着要走了。

路了，他道：『謝謝小姐的費心，我想有這一次波折，魏小姐她不好意思的，對我拒絕了。』

『韓有香笑道：『此亦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今天的一關過去，且看明天你們打電話的結果了。』鄭上青答應了，又謝過她的麻煩，推着自行車出來，上車走了。鄭上青回來，第二天禮拜一，上衙門，特別提前，七點鐘以前便到了。到衙門第一件事，抓起電話耳機，先叫魏宅的電話。叫通了，一找魏小姐說電話，魏小姐果然如約而至。但聽她笑道：『嗚！先生，真早哇！我這才剛出被窩，剛起來，你的電話就來了。倒是不失信，怪難為你的。』鄭上青笑道：『難為甚麼？我只恨現在的電話，不曾進步到傳影的實現。我打電話，也是聞其聲不見其人。看不着你剛起來，你的樣兒，我抱恨極了。』魏小姐笑道：『我剛起來的樣兒，有甚麼好看？我告訴你：我現在和蓬頭鬼似的，又好像一個撓頭獅子，一腦袋頭髮，完全沒有梳一梳攏一攏。我的一件衣服是披在身上的，連鈕子也不會扣一扣。我的兩隻腳，襪子也沒有穿，只拖着一雙鞋。我這還像樣子麼？我是見不得人的呀！』鄭上青笑道：『這就够醜了。留神有人私入你小姐的閨，偷照起你小姐的攝影來，那還了得？這是不許別人看見的呀！』魏小姐道：『呸！誰敢偷照我的像？上一回在北海公園，有一個人，據說他還是新聞記者，一定要照我的像，給我聲明他再麻煩，我便叫警察來，他嚇得不敢了。』鄭上青笑道：『好的很！你不知我也是一半新聞記者麼？你這明明時當着矮人說短話了。』魏小姐笑道：『喲！幸虧我沒有說別的。否則那還了得，我問你，你們在昨天我走後，又說些甚麼？』

「鄭上青笑道：沒有說甚麼，無非我向她致謝罷了。」魏小姐哼了一哼道：「你們是勝利了，那韓小姐是一個快要結婚的人了，沒有看見過，這樣愛管閒事！」鄭上青笑道：「這也難怪她呀！魏小姐怎麼管那傅廣森先生的事來呢？可以管傅先生，便不見得人家不來管鄭先生。這兩件事，正相彷彿。」魏小姐嬌罵他一聲討厭，不用理我！鄭上青笑道：「韓小姐的喜期呢？她是下禮拜結婚，我知道了。她的結婚，又在幾時，我聽魏小姐的口氣，彷彿也快了。」魏小姐說不知道，經不住鄭上青問之再三，她才笑道：「討厭鬼，偏愛打聽這個，就算是不出兩個月，頂晚在春天，也就辦了。你放心了罷？」鄭上青笑道：「我知道了。」他說到這裏，鼻孔裏忽衝進一陣十四號香烟的氣味來，急回頭看，却見那傅廣森先生站立身後，微微的笑着，那光景是來了不只一會了。他吃了一驚，慌忙點頭招呼。恰巧那耳機內的魏小姐也正笑道：「上青，聊的不少了！明天見罷」，鄭上青樂得唯唯答應，放下電話耳機，裝做並無其事，埋首工作，一律照常。然而那傅廣森是一個眼睛不揉沙子的，甚麼事情他看不出來？又何況也聽着幾句，知道這是不容忽視的。所以他在午飯時間，特意拉着鄭上青，笑道：「上青，你先不要走，我請你，我們兩個人一起吃飯。」說着，寫下條子去，叫來兩菜一湯和鄭上青一同吃着午飯。鄭上青知道有事，他先問道：「傅先生你有話說麼？」傅廣森笑道：「我本沒有話說，可是，你一問我，我忽然想起句話來了。你今天上午，最早的，那是給誰打電話呢？希望你告訴我，」鄭上青笑道：「那不是別人，實在是一個報界的朋

友，「傅廣森猛然間，一拍案桌，那桌上的杯碟，都震動得響起來，他大聲道：『上青，你不用瞞我，我已經知道了，你還是和那韓小姐魏小姐等人。私通消息，這話對不對？』」鄭上青吃驚道：「我沒有和她們通消息，你不要錯怪我呀！」鄭廣森冷笑道：「你沒有和她們通消息，誰和她們通消息？你們通消息，並且早已不是一天了。你快將她們的近况說來，免得我們有碍私交。」鄭上青陪笑道：「她們的近况，無何可言。無非她們大致平安罷了，總而言之，韓小姐下禮拜就訂婚了，訂婚不久，即時結婚，決不出去兩個月。這是我聽別人說的，告訴你，也算消息麼？」傅廣森廢然嘆了口氣，說道：「提她們做甚麼呢？我們不提她們了，我又忘掉我的信條，我從此不提她們了。」鄭上青心說：我沒有提她們呀！誰又提她們了？這一頓午飯吃過去，鄭上青不大介意，傅廣森却留上心了。他想鄭上青這傢伙，別是另有所圖，乘機而入，他要和韓小姐或是魏小姐進步進步，入腿入腿？那也就足夠討厭的了。因之他無早或晚，隨時隨地，留意起他的電話來了。這一天，他老早的上衙門，又聽見鄭上青在隔壁別的辦公桌上打電話，聽得他笑道：「晚上六點鐘下衙門，還是亞北見面好了。韓小姐的事完了，我們的事不要半途而廢。我還有好多話，要和魏小姐說。魏小姐千萬早去。」這話說完，他放下耳機出來，傅廣森也故作不覺，大大方方，進辦公室辦公去了。晚上，傅廣森可就留上心，看着鄭上青出去，他也跟着出來。兩人前後脚，到了亞北。鄭上青一上樓，魏小姐便迎上來道：「了不得！你爲何把傅先生引了來？傅先生後面跟你來了。我在樓

窗內，看得明白，他也快到了。」鄭上青大驚道：「真的！傅先生來了！」魏小我道：「不是，傅先生來了！我們還是不見他的好，快躲起來！」鄭上青道：「走，我們躲去樓梯西邊忍一會，他來，我們一下樓梯就走了。」說罷，他和魏小姐雙雙避入樓梯西邊，廚房外去。樓梯一響，傅廣森單人獨驢，業已走着上來。他上來，目不他瞬，一直的奔向東邊散座雅座一帶而去。鄭上青借他乍一上樓，神不他屬，他和魏小姐輕輕下樓，神不知鬼不覺，翩然逃出門外。鄭上青笑了一笑道：「好險！好險！我們幾乎給他吃在內面，真是厲害極了。」

「魏小姐道：「我們還是去甚麼地方吃茶點麼？」鄭上青笑道：「中華，英林，那都可以。再不然，還有豆乳社。」魏小姐笑道：「不然，不然！傅先生既可來亞北，你說的中華英林他又何嘗不能去呢？路途不遠，一舉足之勞，他就到了。那我們豈不是既出龍潭，又入虎穴，大大的不自在，依我看來，我們今天的茶點，可以不吃，我要回家去了。」鄭上青吸了一口涼氣道：「那如何能行？我們已經出來，並且我們已經見面了。我們今天好好的一局，不要給人攪散了呀！我們必須有始有終，莫要白白的奔波才好。」魏小姐道：「那你說我們到那兒去？中華，英林，完全不成，豆乳社同在這條街上，自然更是不適用了。我們除掉這些家，要到那兒去呢？我也沒有主意了。」鄭上青想了又想，忽然笑道：「我們每次見面，總以在西單牌樓一帶的爲多。其實，我們也太固執了。我們又不是離開這一帶，不能見面。我們何妨換它一個地方，改到東城去。似乎也沒有甚麼不可以？」魏小姐笑道：「改在東城

的那裏呢？東城就沒有合適的咖啡館。東單牌樓的咖啡館，祇有滋心園一家。他們南號有雅座，也沒有西城好。我們去着，那也不大方便。」鄒上青笑道：「我的目標，不在東單牌樓。我以為東安市場裏，也有不少家咖啡館，他們的設備，並且比較西城有過之無不及。而且出賣的茶點，也和西城不能一樣，高出多多呢。」魏小姐笑道：「我不願意去東安市場，我們常在五芳齋。大鴻樓，或新泰和吃便飯，到處儘是熟人，那不大好，」鄒上青笑道：「奇怪極了！我們並不是沒有在東安市場裏走過，吃飯吃茶點，我們也不是沒有做過，為何我們現在倒怕起熟人來了？」魏小姐笑道：「現在和從前不一樣了，從前是大家在一處，起碼四五個人，那是無何關係的。現在不然了，祇有我你兩個人在一起，走在人多之處，好像給人看了，要惹品議？我們不得不避諱一點。因為舌頭底下，是能夠壓死人的。」鄒上青見魏小姐顧慮甚多，他不禁躊躇道：「如此說來，我們祇好不去了麼？」魏小姐笑道：「瞧你急得這樣兒！事到如今，問你要正經主意，我倒沒有辦法了。你聽我的，你就是約我去東安市場，我也可以捨命陪君子，陪了你去。誰教我今天已經出來了？不過一節，你要依從我一個條件。」鄒上青喜得是魏小姐的口氣鬆動，大有轉機了。連忙笑道：「魏小姐但肯惠允，慢說一個條件，就是一百個，我也可以依從的。」魏小姐笑道：「這條條件極其簡單，就是我們一塊兒進去東安市場，你要遠遠的跟隨我，一不要和我談話，二不要和我並肩，直到咖啡館，我進去一會，才可以你進去。你能答應照理，我就去了。」鄒上青道：「這是因為甚麼呢？」

「魏小姐笑道：『免得別人的物議呀！』鄭上青答應道：『好，我依你，我們走罷。』魏小姐抬頭一望，說道：『好！我們說着話，快走來單牌樓了。那麼我們雇車。』鄭上青才待叫車，忽一眼看見那傅廣森先生又從北走來。天色雖然昏黑了，可是街燈極亮，遠遠可以看得清楚。他慌了道：『傅先生來了，我們躲起來。快鑽小胡同。』魏小姐也吃了一驚，急和鄭上青躲進一條路西的胡同，黑影裏，遮起身體來。一面又偷眼外窺，那傅廣森原來一個人進入英林去了，魏小姐笑了一聲道：『上青！你看如何？我沒有說在後頭，傅先生出了亞北，又進英林，幸虧我們沒有去別家，這一定是亞北的夥計告訴他了。我們不要出去大街，即在小胡同裏雇上洋車，快去東安市場罷。』鄭上青也自着忙，立刻在胡同內雇來兩輛飛快的洋車，坐上直趨東安市場。洋車跑去西單牌樓進東，他二人的心放下了。魏小姐却又翻新花樣，她囑咐鄭上青的洋車，在前面走，她的洋車在後跟隨，一雙男女出門，女前男後的慣例。鄭上青又自不解道：『這又是甚麼意思？』魏小姐道：『我願意，你不用管了。』鄭上青實在一想，也知道這又是她躲避物議的行動之一種，所以他一笑而已，不究情了。洋車馳來東安市場，晚上正在熱鬧，二人下車，按照約定，一前一後，魏小姐直直的，奔到美香村的樓上來。魏小姐上來，猶未有何發現，及至鄭上青一上來，那就壞了。夥計迎頭先報告道：『鄭先生，您可來了！電話找您兩回咧。不知是那兒來的，祇一味的打聽您來了沒有？我們答覆他沒有來，他還不大相信。鄭先生，您說這可是誰呢？鄭上青聽了道：『這可是誰呢？我

不知道。以後凡是有人找我，你一概不要告訴他實情。就說我一向沒有來，那就好了。多給小費，聽見沒有。」夥計答應聽見了。鄧上青又走來雅座內一看，魏小姐高踞一席，業已要了兩杯檸檬茶，連鄧上青的也有了。鄧上青道：「了不得；小姐！不要在這裏吃茶點了。這裏也不是久留之地，傅先生又來電話找我了！一定是傅先生，不然，誰能往這裏打電話找我呢？我們快快的走罷，不要多坐了。」魏小姐道：「有這樣的事！我們可真快成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我們去那兒呢？」鄧上青道：「這裏不大惹人注目，生疏的地點，頭道街有一家奶茶舖，那是豐盛公，不是我們常去，而爲人家所想不到。可就是沒有雅座，不知魏小姐能不能屈尊呢？」魏小姐笑道：「我們竟吃茶點，也不像話。你可知我是一個沒有吃飯的人，你呢？大概也還沒有吃晚飯。我們在此不能逗留，不如索性去吃晚飯，來得痛快。你看如何？」鄧上青道：「就是呢！我想飯館子裏，大鴻樓，五芳齋，新泰和，我們是常去的，別人也不是想不到。我們不如前去換一個地點，去潤明樓，北方飯館，出乎別人意料之外，你看怎樣呢？」魏小姐笑道：「那樣也好！潤明樓的軟炸裏肌很好，我們去領教一下。」商量好了，鄧上青付過吃茶費用，二人臨出來，鄧上青又囑咐別人來問，千萬答說未來，把夥計打點好了。潤明樓離着不遠，二人急速去雅座，估據一間屋子，隨意便飯。魏小姐想到今晚之跑東跑西，着實可笑。不由問道：「上青，那傅先生從何而知我們今天見面呢？這一層，我們是要檢討一下的，不要我們以後，每次如此奔波，那就無有意味了。」鄧上青笑了一

笑道：「我也知道，是打電話給他聽見了。我們從此打電話，愈早愈好，最妙是在六點七點，提前一個小時。則我保險，再沒有這次的弊病了。」魏小姐微微笑道：「原來這樣，不是你告訴他的，那就放心了。」鄧上青急了道：「我瘋了麼？除非我不想和魏小姐見面了。」魏小姐笑笑，無話可說了。這一晚上，飯後出來東安市場，天空月明如鏡，滿街碧蔭蔭的，一派肅靜氣象。雖是冬天，却不甚寒冷，溜起大街來，分外合宜。魏小姐攔住鄧上青不要去雇車，她道：「我們在街上走一走罷，先不必雇車了。」鄧上青笑道：「我怕的是小姐回家太晚了。小姐不怕晚，何必回家雇車？我們溜盪一下馬路，正合我意，求之不得！」魏小姐笑道：「不用費話了，走罷！」兩人沿東安門大街走下來，北池子，故宮大馬路，一轉眼，北海前門也過了，這一晚，大街上的車輛，不如白晝之亂雜。冷靜的馬路上，間或有一兩輛車衝過。突破空氣，但是這是一剎那的，不轉瞬，又寂靜了。鄧上青和魏小姐在這環境裏，徐徐的並肩慢步，喁喁清談，可以說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幸運，以前他雖然知魏小姐以外的二人，有個不錯，可是那些人俱是俗子凡夫，何曾又有機會，領略這種風趣。鄧上青今天一和魏小姐賤此黑夜長街，始才發覺魏小姐雅人深致。不是她，誰能有這般妙趣？因之他的顆心，幾幾乎爲魏小姐所化，亦步亦趨，恭順極了。這一晚上，跑東跑西，固是吃盡奔波之苦，然而不有方寸，何來現在？所以鄧上青不但並不埋怨別人，反而非常感激傅廣森，不是他，自己那裏來得如許清福消受呢？兩個人走過圖書館，眼看西安門大街到了。魏小姐才從

沉悶中，吐出一句分別的話來道：「不早了！天也起風了！一會恐怕更要涼了。我們身上的衣服，穿的都不多，彼此皆要當心一二。况且走的路，也不少了。我們明天早起，打電話再談好麼？」鄭上青得此已足自慰，他又何敢不遵？因笑道：「那要我給魏小姐雇車了？」魏小姐道：「你看前邊有車沒有？」話未說完，前邊倒沒有車輛，後邊却有人答言了。說道：「二位要車麼？我們正好兩個人，順腳兒帶回去。」魏小姐吃了一驚，回頭一看，果然兩輛空洋車跟在後面，燈火熒熒，料想跟了不只一刻了。她笑道：「好了。我先坐上，你拉我回去。」說着，她回身上車，洋車一輛拉起她來走了。鄭上青不想雇起車來。黑夜之間，如此容易，及見那洋車原來是特意跟着走來的，他也笑了，忙也坐上一輛回家。這一晚之快樂，畢生所未有，鄭上青委實夜不安寢，思尋了一個整夜。第二天到衙門特別提前，六點來鐘就到了。電話打通了，一問魏小姐，老媽子的回答，說道：「我們的小姐昨天回來就病了！她的衣服穿薄了，夜裏太涼，凍着一點。你等我去問她，接電話不接。」鄭上青一聽大驚，忙道：「你快請她來，我問她好一點沒有。」老媽子去了，半天，那邊有人剛一答言，鄭上青便道：「你瞧是不是？我大不會體諒人了。昨夜不是你說，我真想不起來，如今果然衣服太薄，你病了。你吃了甚麼藥了？」鄭上青一口氣的說來，冷不防那邊的人格格笑起來道：「鄭先生不要說了。我不是小姐，我還是老媽子，我們的小姐沒有來呢。」鄭上青血心熱胆，吃了一個無趣，由不得氣了道：「你們的小姐呢？她怎麼不來？」那老媽子道：「我不是說

過了麼？她着涼了，身體不爽，不定來不來，要我去問問。現在我去問了，她吃下藥去；剛剛睡下，不能叫她起來，你等晚上再來電話還不行麼？」鄭上青聽了，無可如何，他答應晚上再來電話，放下耳機，心中不勝悶悶。傅廣森前來上班，兩人相見一點頭，若無其事。晚半天，傅廣森因有公事，必須出去辦理，他老早的走了。桌上的電話機鈴鈴的響起來。鄭上青抓起耳機一問，却是魏小姐來的。但聽她笑道：「上青，你早起來電話不能接，對不起。這會兒，我好一些了，可以給你打電話。我們過去三五天，再打電話罷，現在休養一休養，我的精神還不會復元哪。」鄭上青笑道：「是的，小姐的講話，我不敢不聽了。昨天不是小姐說，我們還是一味的往下躍盪，那可更壞了。現在請您養病要緊，不要惦記別的，好了，不是一樣的可以玩麼？」魏小姐笑着，罵了一聲都是你，我也沒法子，兩人談了一談，約下三天之後，再來電話，總算是沒有見面，電話却打了。三天之後，魏小姐如約打電話來，報告鄭上青，電話裏說她已好了。鄭上青大喜之下，問她要不要吃一吃病好的慶祝酒？自己可以請客，魏小姐笑道：「我那兒有功夫呢？這兩天，正爲韓小姐忙了。她再過幾天訂婚了，訂了婚，要買嫁粧，預備過年好去結婚，她現在已經開始籌備了。」鄭上青道：「怎麼樣忙呢？」魏小姐笑道：「年前買東西。不是便宜一些麼？她們這也見經濟的惟一辦法了。」鄭上青笑說比不了。他們電話是常常打的，偶爾十天一星期，也看一次面。彼此的交誼，日有進步。那韓小姐由訂婚以至於跟隨孔尙德去西北旅行一回，簡直已經是人家的人了。

光陰荏苒，陰歷新年將屆，那鄧上青在臘月底和傅廣森等人，因為辦公勞苦，領到上方不少獎金，互相大爲歡喜。一方面傅廣森握着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奉呈到鄧上青的面前。笑道：「上青，新年了，你該恭喜我，我的這本著作『情書專集』，又叫做『騙人的藝術』，已經出版了。現在奉送一本，以爲紀念。請你賜以不客氣的批評。」鄧上青展開一看，所謂情書專集，乃是自己和胡曼曼交好，所有胡曼曼的情書，他彙集一起，分出一二三四等號，全文披露，每封信後，附加按語，冷諷熱嘲，無微不至。無非刻薄胡曼曼朝秦暮楚之無良。又名「騙人的藝術」也是所指爲此。鄧上青拜讀之下，不由面目紅漲，笑道：「何必！你這又是多此一舉了。」傅廣森笑了一笑，不作理會。不過他這一本書發行出去，銷行廣大，衝破文壇一時冷靜的空氣，儼然便是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同時，羅道夫的著作小說稿「最大的報酬」，也殺青出版了。羅道夫一枝筆更是尖酸，刻薄，入木三分。形容得淋漓盡致，繪影繪聲。這本「最大的報酬」和「騙人的藝術」同時發行，在出版界中。給予著作界的衝動，實非淺鮮。傅廣森羅道夫二人，由此竟在文學界享起盛名來。鄧上青和魏小姐呢，却也由此日益親密了。欲知新年前後，又有甚麼事故發生？請閱下回。

。第二集終。

北京遊尾

二六四

！翻印！

版權		所有
----	--	----

！必究！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出版

北京明星 第二集

實價國幣壹圓（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者 李 勳 風

發行者 華 龍 印 書 館
北京宣外張相公廟十三號

印刷者 華 龍 印 書 館
北京宣外張相公廟十三號

全國各書店均有代售

0305'

